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四號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一日初版

編輯者 楊潤餘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三八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勿過長
二 投寄之稿望用毛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 文中如須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精確之圖點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並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未登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酌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酬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酬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第五三八號婦女雜誌社
敬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時期	冊數	書價	郵費 國內	郵費 國外
零售	每冊		大洋二角	二分	一角三分
預定	全年	十二	二元四角	一	二元四角另加郵費一元[illegible]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減半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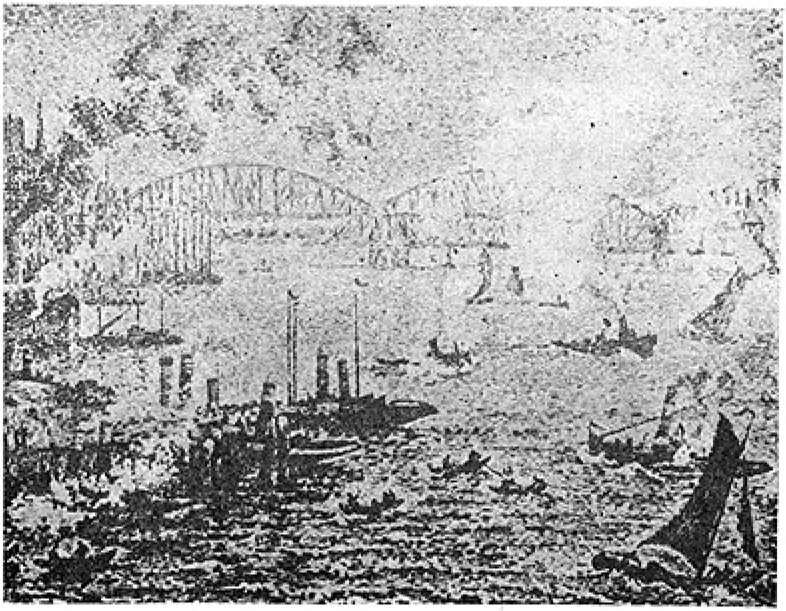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封面及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六元	三十二元	
上等	圖畫中、正文前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十七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八元	廿四元	十五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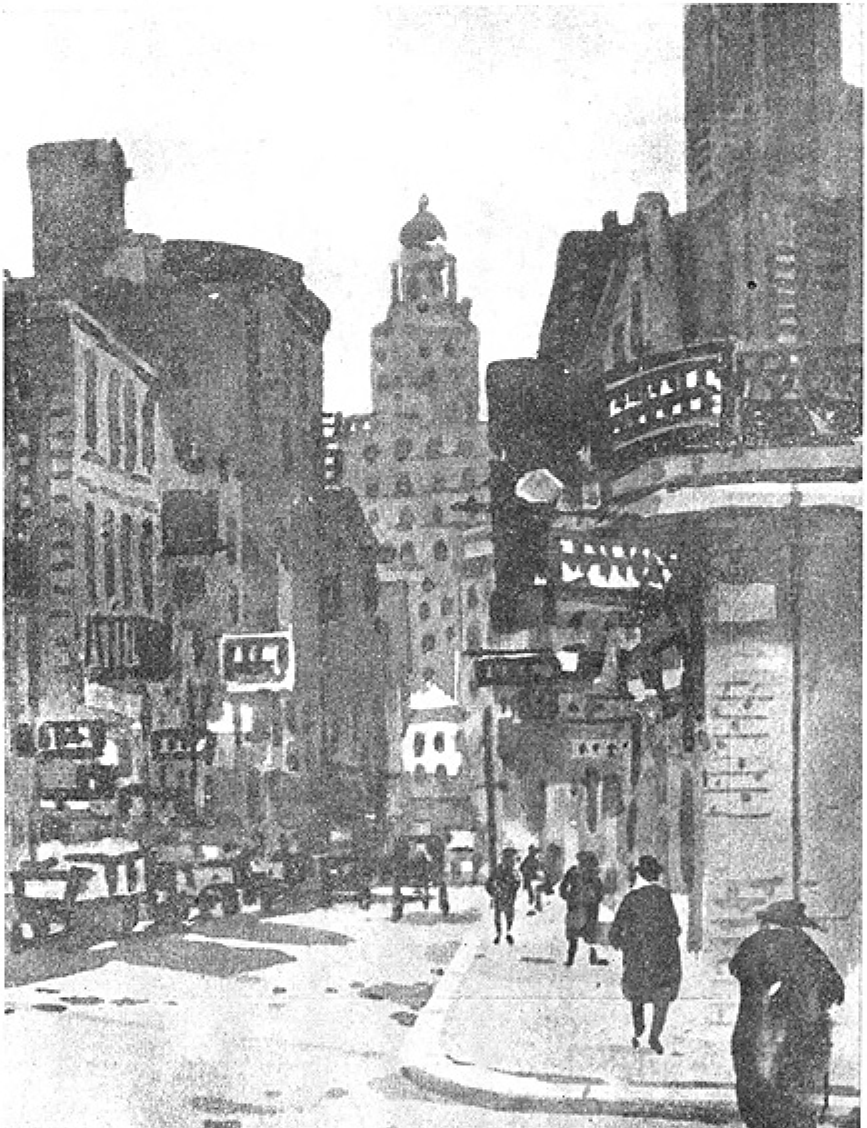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㊀定單號數㊁定戶姓名㊂在何處定㊃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聖母戴冠（第一例）　　波的契利作



風景（第二例）　　西湼克作



紐奥倫斯之街（第三例）　　　三宅克巳作



竇尙袁夫人肖像〔第四例〕　　竇尙袁作

持扇子的女子（第五例）



洛朗賞作



橋（第六例） 芳寧格留作

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四號

中國婦女的過去和將來……達　心……二
產業合理化與婦女問題（續）……楊東蓴……一一
希里納女士的「婦女與勞動」……金仲華……一七
遺失（小說）……潤　餘……二七
為婦女們談繪畫的看法……豐子愷……三三
徵文當選　女教師的話
靈魂的歸宿……陳任箴……四九
對於兒童教育的一點經驗談……周鈍若……五一
精神的安慰……愛　瑾……五三
這是我所感到的一點……憶　夢……五四

臙脂攻……黃石……五五
本社啓事（一）……六三
婦女談藪
朝鮮的婦人運動……綺雨……六五
美國最大的離婚市里諾……仲華……七〇
瑞典婚姻法的特色……仲華……七三
墨西哥的婦女……仲華……七五
本社啓事（二）……七七
安耆的死（小說）……倪宛仙……七九
徵文當選　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
母親的第一課……王春翠……八四
爸爸的公餘工作……江愛綸……八五
一個最低限度的教養計畫……光燁……八六
母親的心……鈍若……八九
我們的小天使……伍正英……九〇
心病（長篇小說）（續）……李健吾……九二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一一一
姙娠期中的疾病和其他異常……程瀚章……一一三
醫事衛生顧問……程瀚章……一一九


婦女雑誌 四月号

中國婦女的過去和將來

達心

緒論——古代的婦女生活——近代的婦女生活——婦女問題的糾纏——中國婦女將來如何

一　總論

過去的世界完全是男子的世界，過去的歷史完全是男子的歷史。婦女的地位，無論在社會，在國家，在家庭，都和奴隸或機械差不多。男子可以任意呼使婦女，擺佈婦女，玩弄婦女，生殺婦女，不許她們有自由的行動，獨立的人格。婦女老早就失了自覺，失了經濟力，失了教育權，只好完全仰賴男子，絕對服從男子，甚至忘了本性，忍心自欺同性，自殘同類。這種悽苦偏枯無情害理的生活竟已經過幾千百年，直至今日，還沒有人揭開這慘劇的黑幕，還沒有人打破這萬惡的局面。這眞是人類的羞恥，尤其是婦女的大辱。

女性中心說儘管高唱入雲，女性之痛苦如故；女權運動者儘管舌敝唇焦，女權之低落如故；資本主義儘管發達，婦女之被玩弄益甚；社會主義儘管進展，婦女之被壓迫仍未稍輕；自由平等祇是男子鬭爭的口號，眞正的自由平等男子並未給予婦女；文藝科學祇是男子專利的貨物，教育的同等機會，婦女並未得到十一。總說句話，近代的婦女生活，還不是合於眞理的生活。

男子是人，婦女也是人。既同是人，便應同過人的生活，同享人的幸福；不應祇許男子做人，不許婦女做人。理論雖是如此，事實却大不然。世上多少權利，被男子獨佔，不容婦女過問。婦女多少幸福，被男子剝奪，不容婦女享受。這筆糊塗賬，因爲婦女各個都被她的親屬男子蒙混過去，從來不曾算過，所以婦女們的自覺至今不曾醒來。如果有人淸算一下，婦女們應該可以淸醒了。

男子所以戰勝婦女，在最初的社會，大約是體力超過婦女，可以克服婦女的緣故。其後家庭制度漸漸成立，婦女便把自由平等喪失了，終身拘囚於家庭裏面，沒有機會得到知識，所以智力也就一天一天不如男子。又因地位的不同，知識的不足，不能經營生計，只好依賴男子，所以男子便利用他的經濟權力，益發抬高他的地位，充實他的知識，而婦女的權利幸福便益發被男子侵略，剝奪。這樣，婦女的地位便一天比一天低落，直至於今日。

女權運動的曙光，應該推源於產業革命。自從蒸汽機發明之後，男子的體力已不足恃，男子能做的事業婦女無不能做了。男子唯一的特

見已經消失，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體力可勝一切的世界，而是智力可勝一切的世界了。論理，婦女們應該可以乘時而起，平分男子所做的事業，收回原有的自由平等權利幸福。但是，爲什麼物質文明已經發達，科學知識已經普遍的今日，婦女們仍舊關在家裏，跟着丈夫，旣不曾做出男子同樣的事業來，又不能獲得男子同樣的地位呢？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更沒有人能夠解答。

據我的觀察，據我的研究，這完全因爲男子灑藉幾千百年的社會組織，仍舊極力把握着他們獨優的教育權，獨有的經濟權，不肯完全平分給婦女們的緣故。還有一點原因，便是婦女們還不能自覺，仍舊在自相壓迫，自相殘殺的緣故。而婦女所以不能自覺，又是因爲教育不能平等，以致知識不能充足的緣故。所以我們婦女如果要恢復我們意志的自由，地位的平等，就應該速醒，應該努力從男子手中奪回教育權和經濟權。我敢斷言，婦女得到眞實的教育平等，經濟自由以後，經過相當的期間，不但男女的地位，知識等項可獲眞實的平等，而且男子能做的事業婦女無不能做。到了那時，人類社會方纔是健全完善的社會。

爲清算男子侵略婦女的自由平等，剝奪婦女的權利幸福的糊塗賬起見，爲使現代的婦女明瞭過去的婦女備受種種痛苦種種恥辱起見，我們不能不有詳細眞實的敍述。爲使婦女們自覺她們失敗於男子的原由起見，爲使婦女自知當前急應如何努力起見，我們不能不發石破天驚的議論。

婦女們！請你們看了不要生氣！一個病人若不知她的病在何處，又不肯服苦口的良藥，那麼祇好趕快預備壽終正寢吧！假如我說的話，恰好搔着癢處，請你們不要發笑。假如看了這文，覺得面熱耳熱，請你們不要發怒。

男子們，你們看了亦不要生氣！因爲婦女佔人類的半數，這一半的能力福利和那一半相差太遠，決不是健全社會的良好現象，於你們男子也沒有什麼眞正好處。你們不要怕！婦女獲得自由平等之後，你們的前途只有日見光明，生活只有日見舒服，決不會使你們吃虧的。假如我這裏說的話有罵着了你們祖宗或你們自己之處，請你們要原諒我。因爲我根據的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並不瞎造謠言；而且我的用意是爲得要人類生活益發舒服，社會組織益發健全，決不是貪圖婦女片面的權利的；而且你們過去的罪惡乃是社會的和歷史的，並不是個人的，亦不是人人都有。倘使你們而今而後，能夠改變從前的習慣，允許而且扶助婦女們獲得教育平等權和經濟自由權，不復摧殘婦女的體力，蒙蔽婦女的自覺，那麼，你們也可以同登福地，共上天堂了。

爲行文的方便起見，我只就我一己的心得發揮，不想牽引別人一句話。爲事實的緊要起見，我只就我們中國的情形討論，不想牽涉到世界去。

二　古代的婦女生活

過去和將來的新解　時間是只有過去和將來的，絕對沒有什麼

現在所謂現在也者，不過是爲說話或做文的最便起見分割當前最近的一部分的過去和一部分的將來而名之曰現在而已。例如說我現在做文，其實我已經寫好的便是過去的，未曾寫的便是將來的，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爲事實的需要起見，不能不分割從開始寫題目之時至篇末落筆之頃勉强說是我現在做文。所以我這篇文章只講婦女的過去生活如何，將來應當如何，不說現在如何。

我想人類若能明白時間沒有現在，也許有點好處。譬如有許多人在做不好的事，不肯改過，常常推說我現在做做不妨，將來必可改善。又如有許多人吃盡艱苦，不想努力，常常推說我現在吃苦不要緊，將來總有好處。這都因不明白時不我留的道理，沒有想到現在即是將來，現在不努力，不改過，即是將來不努力，不改過。尤其是一般婦女大半都有這種毛病，不懂這個道理。假使明白了，前途始有希望。

古代和近代的分割　時間是繼續着像流水一樣，分割不斷的。歷史書上分時代爲上古中古近代及現代，不過是不得已的辦法，勉强起個名詞。我們現在講中國的婦女生活，亦想勉强的分爲古代和近代二段，把清朝道光時代開放海禁這件事做個界限。從那時代以前，中國歷代都是閉關自守，夜郎自大，雖說漢唐曾通西域，蒙古曾征歐洲，政治宗教文化學術都免不了受外來的影響，但和婦女的生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所以自有史以來，婦女生成就被男子支配。社會組織儘管改變，統治階級儘管更易，而婦女始終就生活於男子的極端束縛，極端干涉之下，不曾有絲毫的改良，絲毫的進化。所以道光以前，儘可說之爲古代。自從五口通商以後，西洋的教徒和商賈帶着西式的文化深入內地，中國婦女方纔知道除了她們的生活形式以外，還有一種生活形式。其後，中國男子有一二先覺，爲救補強國起見，大呼興女學，不纏足，中國婦女方纔從夢中漸漸驚醒，經過了數十年之演化，方纔形成現在這樣生活。雖然這樣生活仍舊和古代差不多，但總算改變了少許。所以近九十年勉强可以叫做近代。

男尊女卑的由來　原始的社會大約曾經有過母系時代，也許和現在的西藏社會相差不遠。母系時代的女性地位當然比男性高，權力當然比男性大。但那時代的社會組織，現在還不容易確實斷定是個什麼樣子；人類何以由母系變爲父系，女尊男卑何以變做男尊女卑，現在也很難考定是個什麼原因。據我的意見，原始社會只有合羣的需要，沒有家庭的制度，女性體格的健壯和男性無異，女性才智的聰明和男性也差不多，男性能做的事女性也能做，所以男女的地位非常平等，結合非常自由；而人生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母權當然較高。後來因爲社會漸漸進化，由漁獵而游牧而農業，由巢穴而帳幕而宮室，什麼事都由簡單變爲複雜，由流動變爲固定；於是不能不分工，不能不合作，不能不有固定的家庭制度及夫妻組織去經營生活了。家庭制度成立以後，爲育兒和看家的方便起見，女性不能不在家裏做事，不能不讓男性去外面做活計了。久而久之，女性的體格因少勤而一天弱似一天，漸漸不能抵抗

外侮，只好完全依賴男性的保護。久而久之，女性的聰明才智也因少用而一天不如一天，漸漸不能自謀生計，只好完全依賴男性的給養。因此婦女的地位自然一天一天低落下去。母系時代便逐漸變成父系時代了。所以我們推究男尊女卑的由來，不能不尋源於家庭制度的成立。

三種權力的喪失

人類的生存，有賴於三種力素：一是體力，二是智力，三是經濟力。從這三種力素的強弱，可以判別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盛衰。

在最初的社會，不是體力強壯的人，不能和禽獸及自然環境競存，所以婦女的體力，因有男子同樣的鍛鍊機會而能夠和男子平均發達。自家庭制度形成以後，婦女這種機會便喪失了，體力只有日就於弱。後來宗法社會日益凝固，禮教的牢獄和容飾的陷阱日益齊備；婦女們不知不覺的被男性誘惑或強迫，日事鉛華，以圖美貌；甚至不惜損傷肢體，以冀寵幸；把固有的健壯體格和強大魄力毀棄無餘，任憑男性的玩弄和壓迫，以至於近代。不但體力已大衰弱，而且鍛鍊體力的權利也已喪失了。

其次，家庭制度成立以後，女性可以在家享受男性由外面得來的生活品，家裏瑣事又無須用多大的聰明才能去料理。不比從前在原始社會時，須同男子一樣，用種種方法去經營生計了。所以就沒有機會去增長知識，培植能力。一方面男子因須獨立謀生之故，益發增益其所不能，研究其所不知，傳之子孫，日有進步。女性則因宗法繼承，用男棄女之故，無由獲得男子之知識，祇有終老閨閫，百年如一日，任憑男性的支配和欺騙。久而久之，視如當然。知識既永由男性私相傳授，女性的智力便因不能享受平等教育權而日益薄弱了。社會上多少事業，女性便沒有機會去幹了。

復次，經濟權力的喪失，尤其是婦女一切痛苦的根源。家庭制度初成的時候，女性貪圖一時的便宜，安享男子的賜與，不復和從前一樣，自食其力，這便種下了經濟力喪失的惡因。因為男性既盡了生產的義務，便有支配的權利。女性既失了生產的能力，就不能不受男子的支配。社會狀況一天一天發達，經濟組織一天一天複雜，男性的生活也一天一天舒服，權力也一天一天高漲。女性早就失了掌握經濟的大權，沒有運用經濟的能力，最多只能做小生產事業的助手，除了屈服於男性，相依為生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既依男子以為生，怎麼不會吃男子的虧呢？

三大權力喪失之後，女性便失了獨立的人格，失了自立的能力，失了同性的聯絡，失了向上的機會，只好聽天由命，終身做個男性的奴隸或用具了。一切物質文明，精神事業，統通由男性發明，繼遞，統通由男性享受，運用。於是過去的光榮，過去的歡樂，完全是男性戰利品。縱有一二傑出的婦女能夠得到特殊的機會，做出男性的事業，享受男性的福利，也不過曇花一現，旋歸消滅，不能持續於後。大部分的女性都沒有絲毫表現。過去的婦女生活幾乎完全是痛苦和勞碌的生活。

婦女自覺的忘失

婦女受男子豢養既久，漸漸感激男性的恩情，

忘失同性的聯絡。久而久之，甚至幫助男性以壓迫同性，更甚至爲男性所不爲，慘酷地欺虐同性。少數地位較高的婦女，一方面固然被男性欺壓，一方面却有更卑弱的婦女供她的凌磨。大多數處境卑下的婦女，則呻吟於雙重壓迫之下，欲訴無從，永無翻身之日。而且以後人人都已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於是婦女生活的痛苦，就只有日見加重了。婦女既已忘記她們有獨立的人格，所以只知依附男子，謟媚男子，甚至不惜斲傷自己的身體去博他們的歡心。她們只要嫁得金閨夫壻，便安享榮華，不管別的了。像這樣下去，婦女的地位能夠不日見墮落嗎？

古代多數婦女的日常生活　男子造作的婦女格言有「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之語。這最足以表示古代婦女在知識缺乏及經濟壓迫下的日常生活的大綱。因爲女子不能獲得完善的教育，繼承雙親的遺產，婦人不能發揮聰明的才智，管掌夫家的財產之故，一生都只好仰賴男性的豢養，絲毫沒有自立的能力，自由的意志。未嫁以前，不過學些針黹女紅的本領，做些洗衫燒飯的工夫。既嫁以後，做的還不過這一套，祇是把服侍父兄的責任改做服侍翁姑夫子而已。生子以後，加上育兒的任務。生孫以後，再加上撫孫的任務。農家常要下田做工，織室常要上機織布。工作是繁雜瑣碎，永無清了之時。天天如是，年年如是，直至死後，方可休息。過去數萬年的婦女就這樣的過去了。她們唯一的功績祇是維持人類的生存繼續。此外對於文化也許有許多貢獻，但不很爲後世所知。所有的文化都似乎屬於男子的。她們對於男子祇有服從，輔助，不曾獨立的做出事業來。她們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說不上什麼貢獻。她們在家庭中是盡了輔助生產的責任，不曾享受支配消費的權利。她們的衣食住都靠男子隨時施與，不能自由獲得。她們不能知識男子所能知識的事物，到處都吃男子的虧。她們的身體多數是衰弱的，而且一定比男子衰老得早，沒有法子保持自身的健壯的。男子的文化日見進步，享受文化的利益的也多是男子；婦女縱有萬一得沾其餘利，但大多數是度着困難悲愁的日子，不曾舒服過。

婚配制度的束縛　婚配本是男女平等的權利，但有史以來的制度，就只許男子有選擇和離棄的自由，不許女子有絲毫反抗。男子有種種理由把多數女子娶進門來，又有種種理由把妻妾遣出門去。女子未嫁以前，只是預備怎樣可以做妻媳；既嫁以後，只是實習怎樣可以討丈夫和其家人的歡心。命運好的，勉強可以挨過一世。命運壞的，無論嫁得怎樣醜惡愚鄙的丈夫，無論受盡怎樣殘酷刻薄的待遇，也只有茹苦含辛，飲恨以歿，不要想有伸眉吐氣的時候。倘若你生成是不漂亮的，又嫁得一個愛漂亮的丈夫，那麼你這生休想有幸福了。倘若你未嫁即已喪失了未婚夫，而又生在禮教之家，那麼你這生休想有丈夫了，甚至休想有生命了。總之，過去的婚配制度，完全是有利於男性的，絲毫沒有顧到女性的福利。

因爲養女至長成，須費很多金錢的緣故，所以嫁女必索聘禮，以償其損失，而有所謂納幣納采的禮節。這種是實賣婚的殘影有把女子看

作貨物的嫌疑。一方因此禮節，使貧寒之家，不能及時娶婦，或在幼年即行婚嫁，或逾婚齡猶未婚嫁。在婦女固因此蒙受無數的痛苦，在男子也因此感覺極大的困難，致有搶親入贅租妻及終身鰥寡等事實發生。

大家庭制度的壓迫　家庭本因合羣謀生的需要而成立，對於人生大有益處。但沿用既久，組織不善，致使婦女無時不吃這種制度的虧。做主婦的也許稍微自由點，但責任較大，受勞受怨，永遠沒有愉快的時候，做女兒的也許比較舒服些，但織束閨中，有如豬豕。要想得到知識是很難的。做媳婦的生活最苦。上面有翁姑的高壓，下面有兒女的纏繞。難做的事大概都須她做，有什麼差錯大概都要她擔承。丈夫是不容易服侍的，一不當心，便要反目。銀錢是很難見面的，要吃沒得吃，要穿沒得穿，有病不敢求醫，有苦不敢宣揚。一旦不幸守寡，那更不用說，只有飲淚吞聲的分兒，人生的生趣剝奪盡了。這都是大家庭制度的遺孽。

片面道德的慘酷　最不合理的是片面道德，完全由男性規定，絕對要女性遵守。男子可以娶數女乃至數十數百，女子不能同時嫁二夫。妻死了夫可以張明較著的續弦，夫死了，妻要守節終身，縱有再醮的，也要在昏夜草草舉行，不能有正式的婚禮。男子可以不守貞節，隨便嫖妓蓄妾，女子要交朋結友也不能。男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女子無才便是德。無論怎樣講究道德的人家，差不多都有奴婢。無論怎樣哆揚道德的時代，到何處都有娼妓。嫂溺於水，援之以手，算是無禮。殉夫自盡，旌之以坊，算是節烈。總之，種種道德，大半是男子為保護他們的權利而造作的名詞，利於男子的便是道德，不利於男子的便不是道德。道德道德，不知害死了多少婦女！

偏利男性的謬說妄舉　只知保護男性既得權，不顧女性福利的謬說妄舉，多得不可以數計。謬說之最顯明的，莫如講究婦女的禮儀，貞操，容飾諸端。同樣的事業，男性可做，女性不可做。同樣的規則，女性要遵守，男性可不遵守。同樣的身體，男性可以蓬頭垢面，女性必須修飾打扮。合男子的意思的便叫做是，不合的便叫做非，並沒有同一的真理。妄舉之最顯著的，莫如強迫婦女去殉葬，殉節，纏足，穿耳，束胸，細腰，溺女，守寡諸端。祇要於男子有利，無論如何犧牲婦女都不在意。在他們還有許多貌似正大的理由要這麼幹，在女性是莫名其妙，祇有服從。其實若用真理去評判一下，他們叫婦女做的事，沒有一件是合理的，沒有一件不是自私自利的。

苛責女性的違義害理　男性從不肯給予女性以教育權和經濟權，却常常呵責婦女無識無能，甚至垂誡後裔，勿聽婦言。男性畜妾嫖妓，女性若干涉他，便被號曰妬。男性寵献妖冶，女性若不打扮好，便被號曰醜。婦女才智無所用，鬱鬱寡歡，便得婦性陰狠之證。婦女情愛無所施，偶爾衝動，便有婦性好淫之譏。一二傑出的婦人曾經謀操政治，而未有良效，便有女主聽政之戒。一二才女嫁得如意郎君，偶擺他故，中道仳離，便有紅顏薄命之詞。飲淚吞聲，叫做善泣。多能好動，叫做兇悍。最可怪的，暴君多畜女子，妄備不之責，反稱女子為難養。自古以來，無論何書，都有辟

謗女性，枉誣女性的話，但十分之九是毫無理由的。

貴族統治下的摧殘　貴族是什麼時代都有的？我們知道政體儘管變更，貴族是前仆後起，不曾消滅過。而在貴族統治下的婦女，是任憑貴族蹂躪生殺的。最高的帝王宮中，照例是軟禁着數千乃至萬餘的美女，都是從百姓家裏挑選進去的，除了少數隨時供給帝王的姦淫外，大多數都老死深宮，悽慘度過一生。次一等的官吏軍閥以及富豪之類，莫不妙選嬪妾，肆其獸慾。用得着時，只是與玩物的價值差不多；用不着的，便糞土不如，或殺或囚，或贈或貶，雖位至皇后也不可免的。尤其可笑的，他們一面極力摧殘婦女的貞操，剝奪婦女的幸福；一面卻用旌表來褒揚守貞殉節的婦女，又用封贈來榮耀大官小吏的妻母。這樣欺騙矛盾的行為已實行了數千年，婦女還不曾反對過或拒絕過。

暴徒蠢動下的肆虐　婦女在太平時代吃盡男性的虧，還不算數，到了民生凋疲，盜匪蜂起的時候，尤其要遭毒很的厄運。歷史家只知記載朝代的變換，歌頌新朝的興隆。誰亦沒有明白這一變換之下，不知有幾千萬的婦女備受惡徒悍賊的淫辱玩弄，幾百萬的婦女慘遭流氓兇卒的擄掠殺戮，而尤可痛心的，新朝的帝王將相便是前朝變亂時的叛兵土匪，他們誰不曾淫人的婦女，殺人的夫父？及至功成事定，昔時的暴徒今皆佔在高位，被他們淫擄而苟全一命的婦女都變做他們的妻妾奴婢，而她們只能傷心飲泣，誰敢作聲？及至開館修史，執筆的史官都是他們豢養的走狗，欲保祿位，誰敢記載婦女的慘遇？但這樣暴虐的事實，他們縱欲掩飾也終不能我們只要細心考察一切著作，字裏行間，便有許多痕跡可尋。不說別的，只要根究那些開國之君的后妃是什麼出身，從什麼地方得來，便可知道了。

慈母辛勞的枉費　幾十萬年來的男子常因爭權爭利而起戰爭，每次戰爭不知要殺傷幾多人，這些人不知費了幾許慈母的心血氣力纔得成丁，這些慈母不知為了哭子而掉了幾許眼淚。可憐自十月懷孕，三年哺乳，茹辛受苦，撫養成人，談何容易？而一頓刀兵，萬頭落地，竟無人顧念及此？男子獸性未除，智力不進，豈非最可痛心的事？此外，尚有許多男子，不自保重，輕陷刑律的，又有一種妄男子，自私自利，不愛尊親的，辜負母恩，亦屬不少。另一方面女子常因不能享受繼承權的緣故，對於生母多半冷淡不親；又因沒有經濟力的緣故，對於生母多半不能孝養；因此常有許多老母失恃無依，淹遲至死的。所以過去的慈母簡直是勞而無功。

慢性的摧殘　婦女體力的衰弱，固然由於和男子的職務各異之故。但積弱至此，亦由於男子有意摧殘。男子在國在家皆居統治之位，有玩弄婦女肆慾行樂的權利，故用種種方法，鼓勵婦女或強迫婦女作種種美容貌，嬌豔儀的動作。於是面敷脂粉，首戴簪纓，耳穿珥，手帶環，腰細如柳，腳尖如筍，無一不以損傷婦女的身體，減低婦女的反抗力為手段，而達其玩弄的目的。婦女受其戲弄，忘失本性，相率從風，以男子所謂美為美，不惜折肢穿肉以博男子的恩愛。而一般文丐又出其濫調詩文，舖

張歌頌，以蒙蔽婦女的自覺。遂使婦女蒙垢裹傷，以至今日，猶在夢中。

無形的戕殺　男性獨佔過去的文化，獨負人類的經濟，自詡文明豐裕。其實若仔細考察，便可知其虛偽誇張。他們只知塗飾外表，不顧實際的寒苦。從一國而論，民窮財盡，天災人禍，無時不然，他們反點綴昇平，鋪張禮樂，窮兵黷武，建宮起陵。從一家而論，破屋瘠田，敝衣縮食，終身叫苦，他們反視為安貧，不事長進，謬稱儒道，禁錮婦女。在這種局面之下，婦女無時無地不啼飢號寒，多有消瘦至死的。即在承平時，生活亦皆困難。居室卑汚，設備簡陋，牛豕雞畜，空氣臭穢，寒無所避，暑無可蔭，這是最易發生疾病的。加之雜糧果腹，食不能飽，薄布蔽體，衣不能溫。但這種無形戕殺生命的事情，已是婦女的家常便飯，習見不常了。

體力衰弱後的惡果　婦女的體力衰弱以後，遇有沉重的東西或強暴的壓迫，就無力對付。在平時有許多事須男子幫助，有許多事被男子欺凌；在亂時不是任憑暴徒姦淫擄掠，便是閉戶自盡，投崖自殺，絕無反抗及獨立的能力。婦女本身既蒙莫大的痛苦，產生的子孫亦因而不健壯。多少慘事都由體弱發生，但人們還不明此理。

教育的不平等　在最初的社會，男女知識大致相等。後來男性求知的機會較多，漸漸造成統治地位，便索性把高等知識佔為己有，不給女性獲得。家庭的傳授，授男不授女。學校的講習，收男不收女。朝廷的考試，錄男不錄女。大而治國理民之道，小而持家謀生之方，都不讓女性知道。甚至女性要知道如何縫衣服，如何育嬰孩，亦沒有一個講授傳習的地方。男性所給予女性的知識，只是當前要她就做的事的一部分。女性所能獲得的知識，只是起居飲食工作的極簡易的極粗淺的方法。間或有少許男性居然肯教他的妻女讀書，也不過使她們知道怎樣服從他，做個賢妻孝女而已。而且這少許能夠讀點書的婦女，一知半解的食下男性禮教之毒，其痛苦的結果，或反甚於無知的。

經濟壓迫下的變態生活　男性既獲得經濟權，可以自由發揮經濟力，富裕的便會利用來恣意行樂，玩弄婦女，貧乏的便自墮下流，出賣婦女。於是婦女便由男子的擺佈而有三種變態生活：第一是妾，第二是婢，第三是妓。這三種人的生活是三位一體，可以由此至彼，循環相生的。她們做的都是很卑賤很汚穢很喪失人格的事情。一般同情於這種人的，大都憐憫她們的痛苦；其實痛苦的不僅她們，而她們並不十分痛苦。其中祇有婢的生活比較最苦，但也並不全是終身的。我們所恨的是這種變態生活，常常牽累家庭生活陷入不安和多事的悲境，因此益陷婦女全體於厄運。我們要明白的是這種變態生活是起原於婦女沒有經濟權力，倘若婦女能有經濟權力，便不致於有這種變態生活。

經濟壓迫下的殘忍舉動　男尊女卑，父母多重男輕女，其所以然之故，在男有用而女無用，男能生產而女不能生產。天下有半數人不生產，不能不窮。一家有半數不生產，不能不困。輾轉相因，婦女的厄運益甚。於是溺嬰棄嬰鬻女售妻之事，無論平時亂時，無論豐歉歉收，隨便何地都會發生。若遇災荒變亂，婦女是首當其衝，不是被賣就是被遺棄道

已經成爲慣例了。

自相摧殘的糊塗　婦女被男子壓迫已很難堪，卻又自相摧殘，不復同情互助，這尤是可痛心的事情。在家庭中，姑常是凌磨媳婦，主婦常是虐待奴婢，妻常是壓迫妾，母常是輕視女，姑嫂常是相欺，姊妹常是相忌，妯娌常是相爭，幼常詈老，老常呵幼，很少有同心合作，互相教導的。在社會中，三姑六婆又誘良爲奸，鴇婦則迫妓作賤；富婦只知多畜奴婢，享受榮華，不肯救孤恤寡；才婦只能吟弄詩文，盲從禮教，不知啓昧開愚。這大概因爲婦女依附男子已久，用不着同性互助的緣故。她們的智力既不能自覺，男子則更無覺悟她們的必要。

傑婦才女的橫被誣衊　過去的政治和學術，都由男性獨佔，女性僅能在特殊的機會中偶爾發揮她的才力，但其中已不少有成功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而這少許成功者每被男性誣以醜事，甚至死後還要被惡男子汚辱。歷史都是男子寫的，其中記了少許婦女的事大半都不可靠，因爲他們根本不瞭解婦女不同情婦女，所以或有意或無心，總免不了失實的紀載。我們若想在男子的著作中尋點眞實的婦女史料，是很難的，我們讀了男子的著作常常會起「古來才女無完人」及「無才便是德」之錯覺。在這男性獨佔統治權和著作權的局面下，不知埋沒了多少傑婦才女的善政和佳作。

總之，我們以上說的話，沒有一件不可以具體的事實去證明；但因行文的簡潔起見，不願去瑣述細舉。我們在男子的著作中已尋得了不少的婦女痛苦之史料，足以證明婦女從前的生活完全是黑暗的，悲慘的，非人的生活，我們現在替她們想來，都不免爲之心寒！只是當時她們在心靈上到底能感覺得多少，那自然又是一個問題了。古代婦女的生活既是如彼，但近代婦女生活的情形又如何？這是我們在下面想談到的。

（本節已完，本篇未完）

產業合理化與婦女問題（續第三號）

楊東蓴

四　合理化底結果

婦女勞動者底賃銀並生活費

自從產業合理化即機械化以後，婦女勞動底能率是和男子底能力相當的否？有時還要較男子勞動底能率爲好。但是婦女勞動者所得的賃銀，卻一般地要較男子勞動者所得的賃銀爲低下。據德國獨立勞動局底調查，則失業者在其解雇以前所得的賃銀數便如次表所示：（受調查者共計失業者一、五九三、〇〇〇人，其中有三一七、九八一人屬婦女。）

總計	男子勞動者	婦女勞動者
六馬克爲止	六・三三%	一・五〇%
六馬克至十二馬克爲止	二・〇〇%	一〇・〇〇%
十二馬克至二十馬克爲止	七・〇〇%	四二・〇〇%
二十馬克至三十馬克爲止	二三・〇〇%	三八・〇〇%
三十馬克至四十馬克爲止	三二・〇〇%	六・〇〇%
四十馬克至五十馬克爲止	二二・〇〇%	
五十馬克至六十馬克爲止	九・〇〇%	二・六〇%
六十馬克以上	四・〇〇%	

由上表看來，便知道婦女勞動者底半數，其賃銀都在二十馬克以下，而男子勞動者卻只有一三・三三%，其賃銀在二十馬克以下。

婦女並男子勞動者底賃銀既如此低下，那末他們又怎樣地生活呢？現在將史勒斯威格荷爾斯坦（Schleswig-Hollstein）地方，即德國生活費最低廉的地方底一位勞動者底生活預算表寫在下面，以見一般。

「我爲着我底家族，多少要過着像人的生活，每星期就必需如次的生活必需品：

四磅肉	五・二〇馬克
六個大麵包	二・七〇馬克
四磅人造牛油	三・二〇馬克
冷肉	五・〇〇馬克
三十磅馬鈴薯	一・八〇馬克
野菜	二・〇〇馬克
咖啡	一・二〇馬克
砂糖	一・〇五馬克

肉桂鹽蘇打、石鹼等	一・〇〇馬克
燃料	三・六〇馬克
電燈	一・〇〇馬克
房租	五・〇〇馬克
黨費、新聞紙、健康保險金	四・〇〇馬克
靴子	三・五〇馬克
襪子、準備品、衣服、及洗濯	五・〇〇馬克
紙煙	一・〇〇馬克
電車	一・八〇馬克
共計	四八・〇五馬克」

其在英國，根據一九二四年勞動部底調查，則以下六種產業每週間所得的賃銀便如下所示（以仙令爲單位）

	男子勞動者	婦女勞動者
紡織產業	五一・六	二一・七
塗漆工業	五一・六	二二・七
機械製造	五二・九	二六・一
電氣機械及裝置	五一・〇	二六・一
製紙工業	六九・一一	二七・四
木材工業	五二・六	二二・二

由上表所示，則婦女勞動者在上面六種產業中平均每星期所得賃銀爲二十五仙令。以這樣低下的賃銀，在今日倫敦的生活費——一九二四年底生活費比今日還要高——只以每星期所必需的食物而言，就不得不照下表去支付：

麵包	五・六仙令
馬鈴薯	一・九仙令
茶	一・〇仙令
牛乳	二・〇仙令
砂糖	一・〇仙令
人造牛油	一・一仙令
肉	五・三仙令
雞卵	一・九仙令
共計	一九・八仙令

由上表看來，二十五仙令的賃銀，其中對於食物一項就費去了二十仙令，而在倫敦要租一個小房間，至少每星期又要付去十仙令的租金。

最後，在美國，依照勞動局底統計，則二十三種產業中，婦女勞動者每星期底賃銀，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平均爲美金一七・四九元，男子不熟練勞動者爲二三・七五元，男子熟練勞動者爲三〇・八五元。婦女勞動者每星期底賃銀爲一七・四九元，看來似乎是很高，但是這裏面有兩個原因：第一，這個統計所表示的賃銀，是過於高了，其實據最近旅

行美國的德國勞動組合員底報告,則婦女勞動者大多數所得的賃銀,卻較這個統計所示的數目爲短少。即麻省最低賃銀委員會所列舉的,計砂糖產業中有全婦女勞動者底六二%,糖果產業中有全婦女勞動者底八九%,製紙產業中有全婦女勞動者底三九%,她們每星期底賃銀都不到美金九元。又在芝加哥地方,屬於匈牙利系統並斯拉夫系統的婦女,在洗濯店中,每星期可以獲得十元至十二元的賃銀,但勞動時間每日爲十點鐘,有時甚至超過十點鐘。第二,依照公署底計算,五人家族一星期中最低限度的生活費,常在四十元至五十元之間。可是在紐約城,一間房屋底租金每月就需要三十元。這就是說,多數婦女勞動者每一個月的所得,恰恰與每月底房金相當。從以上兩個理由看來,所以美國底婦女勞動者底賃銀,並不爲高,否,依生活費比例而論,還只能說是低下。

男子賃銀與婦女賃銀之間的相差

大戰中,因爲男子缺乏,在那使用着女子去從事軍需品生產,尙感覺着不足的時候,以及大戰後數年間,在各國勞動者底賃銀一般地下落的時候,男女與婦女勞動底賃銀的相差是很微弱的。據英國某一統計雜誌所載,男子賃銀及婦女賃銀之間的相差,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一年,其間的相差程度是如次表所示:

和男子賃銀相比較的婦女賃銀

	一九一四年	一九二一年
英國	二二%	四七%
法國	五二%	五九%
丹麥	四九%	五二%
瑞典	三四%	四八%

其在德國,大戰前婦女勞動者底賃銀,平均還不到男子賃銀底五〇%。大戰以後,婦女賃銀和男子賃銀的相差卻減少了。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婦女賃銀有一部分常在男子賃銀五三%至七五%之間。

其在美國,根據二十三個產業部門的勞動保護統計,則婦女賃銀對於男子賃銀的比率,在一九一四年爲五九%,在一九二一年爲六三%。

但是,近年來各國都呈現着一種和上面正相反對的傾向。這種傾向表現於企業家底口號上面,他們底口號是:『對於有作有爲的勞動者,要開拓一條自由的道路,要撤廢社會的賃銀,而制定能率的賃銀,這就是說,要使熟練者與不熟練者底賃銀的相差增大起來,要使男子與女子底賃銀的相差增大起來。』所以企業家底努力,就利用着勞動者底無知識,利用着勞動組合底消極性,更利用着勞動者間裂痕的深刻,來擴大這種賃銀間的相差。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杜林根(德國)底毛絲工場底婦女勞動者,在一九二三年所得的賃銀恰當於男子賃銀底七五%,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就只有男子賃銀底六〇%了。其在薩克遜,最下的男女賃銀與婦女賃銀間的相差,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

年，便增加了二〇%。

其在英國，也利用着這個口號，來降落婦女勞動者底賃銀。例如，當一九二四年八月電氣工業增加工資的時候，男子賃銀每星期增加了二·四仙令，青年賃銀每星期增加了一·八仙令，反之，婦女勞動者底賃銀，每星期卻只增加一·六仙令。在一九二四年一般工業都增加工資的時候，只有那些雇用婦女最多的工業如紡織工業及衣服工業等，對於婦女勞動者底賃銀，卻不外是一種通常的增加罷了。

婦女勞動者保護法

（一）用較長的勞動時間去代替短的勞動時間。

技術上的發明並勞動組織底合理化，在今日，造出了一種可能性，使企業家使用着少數勞動者與少數努力，在短的勞動時間中，去產出大量的生產品。如果企業家不是爲着自己底利潤來打算，卻是爲着社會上的需要來打算，那末這種改良底影響，便是減輕勞動者底勞動。但是，在現今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卻生出正相反對的現象。這就是說，伴着新機械底導入或不伴着新機械底導入的產業合理化，伴着連流勞動或不伴着連流勞動的產業合理化，在今日，其用意都在於去加增勞動者底緊張力，都在於在同一時間內去加增勞動力底支出，——這一點，對於婦女並少年，尤其厲害。所以企業家爲着自己底利潤着想，都無不設法去延長勞動時間。

例如德國薩克遜的紡績工業，其勞動時間，每日就是九時間或十時間，甚或在十時間以上。德國事務員職業的勞動婦女，每星期多半在四十八時間以上。澳係底大工場，男子在工作八時間以後便可以回家，婦女卻要擔任着九時間的勞動。其在瑞士，據一九二四年底統計，則在本來屬於婦女的產業中，工作在八時間以上者，便如次所示：

棉花工業	全部勞動者底四六%
毛織物工業	全部勞動者底五〇%
刺繡	全部勞動者底八六%
其他工業	全部勞動者底六四%
衣服、化裝品及其他	全部勞動者底五七%

其在英國，也表現着同樣的情形，例如棉花、黃麻、製麻、洗濯、製靴、衣服、製襪以及製革工業等，要而言之，即在一切本來屬於婦女的產業裏面，婦女底勞動時間，都在四十八時間以上。據一九二四年英國勞動組合大會底報告，許多地方底紡織婦女勞動者，其每日勞動時間，多在十三時間以上。又據一九二五年職業監督官底報告，關於婦女勞動時間底延長，如次所示：『某個洋服工場，使用着十六歲的少女，一晚中都繼續地工作着，直至翌日午前，——即十八時間繼續地勞動着。某個鐵山工場，婦女勞動者底勞動時間，都是從早晨七時起至晚間十時爲止。某個飛行工場，四個婦女勞動者，三日間從事於六十三時間的勞動。』

其在奧國，則旅店業與飲食店業底婦女勞動者，其勞動時間，每週爲八十時間至百時間。其在美國，則依國際勞動局底統計，對於婦女的法律上所規定的每日最少休息時間，便如次所示：即有九省爲八時間，

有十二省爲九時間，有十七省爲十七時間，有一省爲十一時間。在其他各省，則婦女底勞動時間，更加漫無限制。一九二一年，製紙工業，男子勞動者底勞動時間每星期在四十八小時以上者占二六%，反之，婦女勞動者卻占六二%。又如一九二三年，紡織工業有四萬以上的少女，每星期底勞動時間都在六十時間以上，如果是十六歲以上的少女，在夜間還要繼續地勞動着。

（2）用母性榨取法去代替母性保護法　在某報上（一九二六年十月）有一段文章：『一位二十一歲的紡織婦女勞動者，已接近到分娩期。但是，她爲着賃銀底緣故，爲着生活底緣故，卻找不出金錢來去應付目前的急迫的需要，因此，她縱令是接近到分娩期，縱令是有健康上的危險，但是她不能不對於企業者要求允許她每日十六時間的勞動。』這或許是特殊的情況——但是，德國不是存有母性保護法麼？的確，德國有母性保護法，就是在其他各國也有同樣的母性保護法，例如，德國底婦女勞動者，在分娩前後，就有八星期的休假，在這個時期，她可以獲得療養金。然而，在事實上，這種不堅固的母性保護法，卻完全爲產業合理化所破壞了。例如，薩克遜底紡織工業，婦女勞動者底半數，在分娩的五日以前，還依舊要從事於勞動。又據提克斯拉夫勞動組合底報告，則從事紡織工作的婦女勞動者底流產數目，比那些不在工場作工的婦女要多十六倍。婦女勞動者只有三分之一，就經過着正常的分娩。又據德國紡織勞動組合底調查，在一一一〇人底紡結婦女勞動者中，只有三〇九人經過着通常的分娩。由這些實例看來，所以明文上所規定的母性保護法，卻因產業合理化底影響，反爲母性榨取法所代替了。

失業保護法

產業合理化並產業機械化底結果，一方面固然使用着賃銀低下的婦女勞動以代替賃銀高貴的男子勞動，但是，他方面因爲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底內在的必然的矛盾，婦女勞動者也和男子勞動者一樣有失業的危險。在德國，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便有二七四九六八人底被保護失業婦女，占全部被保護失業者底一八%。在柏林，一九二七年夏季，約有九萬底失業婦女勞動者，占全部失業者底三分之一以上。在英國，一九二七年十月末，在失業局業已登記的婦女勞動者，爲二七八九四八人，占全部失業者底一八%。婦女勞動者底失業，只以英德兩國而論，就占這般的多數，但是，所謂失業保護法，究竟是怎樣呢？關於這點，可以分作兩項來說：

（1）排除婦女底失業保護　排除婦女底失業保護所具的理由，就是說婦女們已有了養活她們的丈夫和父兄，所以她們沒有受保護的權利。尤其是在英國，如果二十五歲以下的少女底生活，歸她們底父母負擔時，她們便沒有受保護的權利。又如既婚的婦女勞動者，倘若她們底丈夫失業而受有失業保護金時，則她們自己就沒有受失業保護金底權利。又如婦女們因爲她們丈夫底賃銀不足而自己不能不攜帶着幼兒去尋找工作時，則當局者就因她們同時從事勞動同時就不能注意到幼兒底養育一種理由，去剝奪婦女們底失業保護法。另外還

有一種理由就是說婦女們所受的經濟的壓迫，不及男子們的重大，所以婦女們沒有受失業保護之必要。其在奧國，一九二五年夏季，政府覺提出一個法案，規定既婚的婦女沒有受失業保護底權利；這個法案雖說不曾得到贊同，但是企業家底處置，卻是根據這個法案底精神而來的。其在德國並荷蘭，婦女勞動者底失業保護法也是常被剝奪的。

（2）婦女底失業保護金低於男子底失業保護金。　只以德國為例，婦女勞動者底失業保護金，就只占有男子勞動者底失業保護金底三分之二，到現在，雖然規定了男女底失業保護金底平等，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據失業保護法底新法案來說，則以後失業者所應得的失業保護金，當以賃銀底多少為比例，卽規定通常的失業保護金占賃銀底四〇%，其家族具有多數的幼兒的失業保護金則占賃銀底五〇%或六〇%。但是，據國家勞動局底調查，則婦女勞動者從這新法案所得的利益仍較男子勞動者為弱，如次表所示：

	男子百人中	女子百人中
獲得較以前更多的保護金的人	七六・五五	三五・一四
獲得和以前相等的保護金的人	〇・七二	〇・七四
獲得較以前為少的保護金的人	二二・七二	六四・一二

五　婦女勞動組合

亞美利加新聞上這樣地說道『在許多本來不需要着婦女勞動的工場裏面，企業家使用着若干的婦女勞動者。這就是為着用這種方法去防止男子勞動者底傲慢，使男子勞動者意識着不拘什麼時候都有人來代替他們。』在事實上，固然不盡如此，但是這也可以算是企業家底慧敏的發見了。因為婦女勞動，因合理化底結果，實際上已經成為把勞動者全體底生活水準降下去的一種手段，換句話說，卽是企業家使用着婦女勞動者去使企業家對於勞動者的榨取尖銳化起來。所以，為着要使企業家底這個計畫歸於畫餅，就不得不使婦女勞動者及早覺悟，從事勞動組合的教育並勞動組合的組織。

根據亞姆斯丹勞動組合同盟底統計，則已經加入獨立勞動組合的婦女勞動者總數，在一九二四年，約百五十萬人，約占業已加入勞動組合的總人員中底一三%。其次，從國別來說，在德國，一九二四年，加入到獨立勞動組合的婦女勞動者為四五一五八五人，約占全勞動組合員數底一七%。其在英國，據最近勞動組合大會底報告，則工業婦女勞動者裏面，只有五%已加入到勞動組合。其在美國，據亞美利加勞動總聯盟一九二四年大會底報告，則三百五十萬工業婦女勞動者裏面，卻只有二十萬人已加入到勞動組合。

婦女勞動者組織力底薄弱，已如上述。企業家，正利用着婦女勞動者底這個缺點，來欺凌婦女勞動者。所以，在今日婦女勞動者為着本身的利益計，都不能不努力於勞動組合底教育並組織底完成與健全。

希里納女士的「婦女與勞動」

Olive Sch⋯n : Woman and Labor

金仲華

一 緒言

希里納女士的婦女與勞動發表於一九一一年。比起居爾門夫人的婦女與經濟來，婦女與勞動的出版是遲後了十幾年；但它所討論的卻和婦女與經濟同樣的是婦女對於從事職業和經濟獨立的必要的理論方面，許多由於婦女實際參與社會勞動後所引起的家庭津貼，勞動保險，以至薪給改善等問題，都沒有接觸到。原因是那時正當戰前的婦女勞動運動的宣傳時期，工業革命逐漸把舊日賴手工業以維持的家庭組織衝破，新興思潮同時使一般過着經濟倚賴的奴隸生活的婦女有了獨立自存的覺悟，但是家庭中的男權思想與社會職業上的男優女劣的觀念卻強頑地阻止了婦女的自由的發展；二種勢力的碰擊最初大概不是實際的爭鬪而為理論的衝突，所以這二冊書就在那時期誕生了。居爾門夫人是美國人，她的婦女與經濟多帶着一般美國人所具有的平和婉轉的論調；希里納女士是英國人，她的婦女與勞動則另有着不列顛民族的一種堅毅果敢的口吻。在婦女勞動運動上，假使婦女與經濟是一篇宣言，一部解說的文字，那麼婦女與勞動便是一份戰書，一道抗辯的通牒——它指斥許多婦女的寄生生活的卑劣，它闢除一般男子的守舊偏見的無聊；它在婦女勞動運動史上是一冊極有力的著作。

婦女與勞動的寫成經過是極有趣味的，在介紹這冊書的內容以前我先要將它講一講。

希里納女士在婦女與勞動的緒言中說起她早年曾經着手寫一部關於婦女問題的書。那是一部內容涵廣的巨著，原意是要將兩性生活的各種形態，從最低等的細胞分裂以至最高等的人類社會組織，都包括進去系統地加以比較研究。在寫作這部書時希里納女士正僑居於非洲南部的英屬殖民地，那裏的土人生活供給她以不少的參考材料和思想的啓示。

最初的三章在希里納女士着手後不久就寫成了，那是講一切下等生物以至普通動物的兩性生活的；從那裏她得到一個結論，就是鳥類的兩性生活乃是一切動物中的最美，最進步或最理想的，以人類所達到的狀況來比也及不上。寫完了最初的三章後她接着就從事於第二部的工作，討論的對象為原始的和半野蠻民族的女性的生活。第

二部的寫成正在一八八八年；那時她的年齡不過二十歲上下。她把第二部和前面的三章用打字謄清，合為一集。

此後她再以十一年的工程完成她的著作的後半部，那是直接講到近代的婦女問題；對於近代婦女努力以求適應於社會的新生活的本旨，和這種適應的發展的趨向，以至將來要達到的可能的地步，她都大胆地精密地加以推考和討論。在一八九九年，她的巨著全部完成了，只待稍加刪削，寫上一篇序文，就可以刊行問世了。但是不幸她和她的書都遇到了意外的災難。

就在一八九九年，希里納女士正僑居於約漢尼斯堡的時候，一次因為身體不好，聽了醫生的勸告，倉卒往他處養病。不幸於二月後那有名的波耳戰事發動了。在戰事發動的第二日，她正取道回約漢尼斯堡，但是戒嚴令已下，軍事當局就阻止了她，把她送到一個村中。她的自由被限制了，不得和外邊通音信。

戰事發動後八月，英軍已佔取約漢尼斯堡，局勢稍稍緩和下來。有一個在英軍方面的朋友寄信給希里納女士，說他曾經去探望過她的住屋，發見她的所有器物是全部破毁了，寫字檯洞穿，文書付之一炬；室中燒殘的紙片還有不少，但是破缺凌亂，字句難辨，他已替她保存，用處恐怕不見得有了。這是一個非常可痛的消息，希里納女士知道她費了多年功夫所寫成的著作是遭了災厄了。

數月後，戰事重又蔓延開來，希里納女士所居住的小村全為戰氛所包圍。她是被禁在一所破屋中，有三十六個武裝的非洲土人晝夜看守着。除了到井旁去取水和買物，她是不能出外的；書，報，雜誌更是被禁絕不能看。遠處的槍聲不絕地震響着，夜間可以窺見炮火劃破黑黑的天空。死的兵，傷的兵，被捕而拖出去槍斃的俘虜，把這村中的景象變得悽慘異常。希里納女士和其他被拘者都不知道自身的運命是怎樣。在這種情景下，她覺得要避免恐怖的苦痛，不如把自己浸沈於什麼抽象的問題的思索中；於是這本書就得線誕生了。

據希里納女士說，本書的內容就是從她被毁的巨著中的一章加以重述出來的。但是她的寫成這冊小書正費着不少的苦心呢，武裝的土人晝夜在她的門外逡巡着，局閉着的百葉窗只能透入很弱的一絲光線，蹲伏着寫字還是時時要顧到有兵士衝入了被發見。現在我們在充足的陽光或燈光下讀着她這冊二百八十二頁的書，想到她當初寫作時是經過這樣的苦難，要對她發生怎樣的敬意！

婦女與勞動在一九一一年二月中出版，引起社會人士的深切的注意，不到半年已經賣完了四版；同年就有了美國，加拿大，瑞典，丹麥，荷蘭等國的版本，次年又被譯成德文。我國講述婦女問題者以前也曾提及這本書，但未有譯本。所以在這裏我把這本書的寫成經過先介紹一下，使讀者明白它的重要，然後再略述它的內容。

二　女性的寄生

婦女與勞動全書中最重要最有精彩的部分是開頭的三大章，那是講人類中女性的寄生生活：包括它的起源和養成，它的罪惡和墮落，它對於女性地位的影響，對於社會進化的障礙，以及它的唯一挽救的方法。這三章占去全書一半以上的頁數。努力於婦女勞動運動的人都重視希里納女士在這裏所發揮的精闢的理論。

在第一章希里納女士劈頭就提出現代婦女勞動運動的口號：「給我們以工作和適應於工作的訓練—我們這樣要求，不單是為我們自己，乃是為人類。」接着她就詳細地敘述婦女在最初是怎樣擔負着繁重的工作，後來又是怎樣逐步的被奪去了勞動的權利，被限制了行動的自由，終至成為一種完全寄生於男性的動物，以表明這種要求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必然的。

最早我們可以回溯到遊獵的時代。在那時代，男子赤着體，挽着弓，來往奔逐，藉取食物；他必需婦女伴隨，因為他處處要求她的幫助。第一樣，強健的種族是由婦女撫養大來的。還有，遮避風雨的蓬帳，圍在腰間的草裙，以及去毛除皮而煮熟的食物，都是全賴婦女十指的勞作而得來的。總之，同樣的自由，同等的勞動，在那時代是為男女所共同享受着和擔負着的。

然而一個變遷起來了。遊獵生活漸漸安定下來，他們有了簡陋的家屋了。男子仍舊天天出去打獵，和有害於己的敵人交戰；婦女則把附近的土地開墾起來，種植果蔬穀物。房屋是由婦女構造起來的，衣服也由婦女紡織綴縫；日用的盤壺同樣是婦女手指的作品；撫養種族中的幼穉的責任依然是在婦女的肩上。那時兩性的分業就是這樣的：男子從事行獵和攻戰，婦女操作農業和手工業，同時撫養子女。婦女的勞動顯然比男子繁重；但婦女沒有推諉，沒有叫苦，她們知道自己的工作對於種族的生存是怎樣地重要。

於是再有一度變遷發生。經過幾多年，男子在外邊行獵交戰的需要又減少了，只要種族中的一小部分男子去作那些工作已經非常足夠。這使許多男子留下來沒有工作做，他們就漸漸參與向來為婦女單獨擔負着的勞動。從此男子也會耕地，造屋，磨粉，和型製日用陶器。野外的自由勞作被男子替代去了，婦女漸漸退到家園的小範圍之內。當然，家裏的空氣是不及外邊的舒爽，家裏的工作不及田間的有趣；但至少她們仍舊是有工作做着。

婦女雖然不耕種，仍可以紡織，製衣；婦女雖然不造屋，仍可以編籮，織氈；婦女雖然不磨穀，仍可以煮飯作糖；而且孩子始終在她們的懷中肩上，靠着她們撫養。因為有工作做，縱然家中的生活不自由，少變化，婦女也就承認了下來。

但是最後又有一次的變遷到來了。那是近代機器的發明減少了人工的需要。在文化的推進中，人類的智力也逐漸發展起來，他們知道了利用汽力，電力，水力，風力來為自己工作。這種工作的效率之大超過人工百倍或千倍。從前用千百個壯健工人動手的工作，現在只要幾個

熟手的工人操縱着一部機器就可完事了。從前費許多天製造成功的物品，現在只要幾個鐘頭就可出貨了。這使勞動的現狀起了極端的變化；但其影響於男工和女工並不相同，應當分開來說。

機械的發明減少了人工的需要，第一受打擊的自然是男工。耕種，建築，製造，用機械來工作，但見其省時，省力，而且出品精良，於是許多不熟練的男工被裁去了，代以機械。機械在一時形成了男子的失業問題。男子失業者的一致呼聲爲：「給我們以工作，否則我們祇有餓死」

然而男工所遇到的情形並不如此之惡。有千百種新的工業因爲機械的發明而開始了。汽車，汽船，火車，電車，等等爲從前所夢想不到的東西，現在成爲大的工業而吸收了無數的男工。同時，更其需要的是大批有知識的熟練的能操縱利用機械的人員。在政治方面，從前是被少數人霸佔着的，現在賴着交通印刷事業的發達，消息靈通，政治知識普及，一個國家的全部份成年男子都能直接的或間接的和國家政治發生關係了。總之，自有歷史以來，男性是從來沒有這樣大量地而且有力地奔向工業方面過。他們的工作應該不會缺乏，簡直是嫌過重。這時代中有所謂「工作過度」「神經衰弱」等消蝕許多人的心智，體力，霑命等病狀，就是許多男子勞動得過分劇烈的證明。而增加這許多男子的病狀的，就是他們在過度的勞動之餘還養着一部分寄生的女性。

機械的發明對於婦女工作的影響和上邊的情形完全不同。新的工業制度完全奪去了婦女在舊日所領有的勞動的權利，卻未曾給她以新的補償的工作。這嚴重的情形造成了現在的「婦女勞動問題。」

婦女舊日所用的紡織機是被毀了，有千百個用汽力工作的紡織廠開了起來，用着一小部分女工和大部分的男工，於是婦女不能像往日那樣自詡着人類穿在身上的衣服原料是她們手上的出品了。日用品，麵包，牛奶都由工廠用專門的科學方法製備，既便利而又精良。就是婦女身上所穿的衣服，從披肩以至背心，都是縫衣機器的工作，而不再由婦女自己一針一針縫起來的了。至於子女的教育，從前是由做母親的抱在膝上教養直到長大，現在也有專門的教養機關來代替了。嬰幼的交給有訓練的保姆或幼稚園，再大送入公立學校，更高有專門學校和大學。所以，就是一個出嫁了的婦女，也可以變得完全沒有工作做。

生育傳種的事情在從前是視爲婦女的非常重任的，現在卻也減去了不少的重要性。在原始的時代，生育的繁多是因爲幾種理由而特別需要的。第一，瘟疫多，災荒多，人口的死亡率高，非多生殖不足以傳種。第二，敵人多，競爭烈，土地的佔有不易，非多生殖不足以禦災抗敵。第三，工作多，得食難，人手的需要急切，非多生殖不足以應付工事。但是在今日這種情形已經完全改變過來了。因爲科學的進步，醫藥知識普遍，避災除病的方法日益精良，同時食糧的出產豐足，抵抗天災的設備漸臻完善，種族可以比較地不憂瘟疫災荒的危害了，至於戰爭奪食的現象，雖然時時有得發見，但不像從前那樣繼續不息，而提倡和平的運動也已日見其普遍起來。在工業方面，則自從機械發明之後，人手的需要大

減，過多的生育徒然增加了家計的負擔，爲將來添上許多失業的人員而已。總之，生育傳種在現代是變得非常不重要了。無限制的生育和有着許多兒女的大家庭，再不像以前那樣地被視爲幸福，而是煩惱和受累了。目前有很多女子已明白了這種情形，在嫁後把自己的生育限制到極低的數率。生育在她們的一生中只占去了極少的年限，留下大部分的時間空閒着。

眞的，環境變易了，婦女原有的工作權利覺跟着被剝奪去了。但是，正因爲環境變易了，婦女也將起來要求有新的工作。婦女勞動運動者現在是有着這樣的決心：『慢慢的，但是決然的，當舊的工作場合關起門把我們推了出來，我們將要求進入於新的。』她們認定這是『婦女應有的權利。』

但是婦女勞動運動者表明她們的要求有新的勞動不僅是爲了自身的利益，卻也是爲了種族的前途。在第二章中希里納女士把這方面的理論充分發揮了出來。

上面已經說過，百年來工業狀況的變遷對於男子是有着這樣的影響：『給我們以工作，否則我們只有聽死！』幸而有許多新的工業成立起來，容納了他們。但是婦女所受着的影響卻完全異樣。婦女是遇到了這樣的情形：『給我們以新的工作，否則我們只能過着完全被動的性的寄生生活。』

在過去歷史中只有着少數的統治階級的婦女過着性的寄生生活；但目前的危險就是這種寄生的婦女將大大地增加起來。過去的專制政治容許貴族或統治階級廣蓄奴隸，因爲他們的婦女習於奢侈淫佚，完全放棄了婦女固有的勞動的習慣。那時的社會中有着三種婦女完全過着性的寄生生活，就是貴族妻子，妾媵與娼妓。她們穿着羅綺，但不是自己織出來的；她們吃的珍羞，但不是自己烹煮成的。她們處處須奴隸服侍，手指不肯一動。這樣被動的生活消磨盡了她們對於工作努力的興趣。暖衣，飽食，她們的生活完全是爲了滿足自己的物質享受，滿足男性的肉慾放縱。她們只以性的誘惑換取男子的供給，對於社會生產是毫不盡力的。這種婦女是見於舊日的希臘，阿賽利亞，羅馬，見於今日的巴黎，紐約，倫敦；在舊日稱爲「貴婦，」在今日稱爲「名媛。」

婦女的寄生影響於民族的強弱和文化的盛衰極大。這在歷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當希臘，羅馬的全盛時代，婦女都是活潑健美的，由她們而產生偉大的民族，擁有着古代的最燦爛的文明；但是在他們的衰亡之際，婦女就以奢侈淫佚著稱，她們已失去了健美的身心把勞動完全交給於奴隸。再看後來興起的條頓民族，他們的婦女是以能耐勞操作著名的；直到現在條頓民族還是保有着他們原來的美質，他們的婦女也都有着健美的身心。所以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化的強弱盛衰覺可以從它所產生的婦女的模型中看出來的。

婦女的寄生對於社會秩序和對於婦女本身的危害是很顯然的了。極端自私的寄生生活需要一部分人以勞力和自由來供她們的犧

性；這就造成了人類中最殘酷的奴隸制度。統治階級欲以富裕滿足妻妾的寄生，就必得從底下的階級去壓榨勒取。社會中有許多的不道德與不公平是由此而起的。對於寄生的婦女的本身，不須勞動而得來的享受正足以奪去她們的向上之志；勞動在她們自己是更其覺得不需要了，因而智慧，體力，與生活的道德都漸漸地消弱墮落。

人類中單以男性的努力振作，在體力上和智力上活動發展，而應該和他並行合作的婦女卻退化墮落，在社會勞動上毫不參與，僅知被動的盡其性的功能，則種族如何能有長足的進步呢？最大的害處是種族的遺傳將日見其弱，日見其無用。『因為她的腦力弱，她所生的子女的腦力亦變弱；因為她的體力衰，她所生的子女的體力亦必衰；因為她有病態，全個民族都將成病態。』

惟有能作事肯勞動的婦女會傳下能作事肯勞動的種族；所以婦女的要求進入於新的勞動是為了種族的前途。

在第三章的開頭，希里納女士提出目前的一個嚴重的形勢來喚起婦女注意，就是：在過去，性的寄生生活僅發見於少數統治階級的婦女中，但是現在這種寄生生活恐將蔓延於大部分的中產階級的婦女間，在將來或竟會廣及於人類中全數的婦女。如果這種情形真的實現了，那對於人類社會的危害將不堪設想。

就事實推論起來，上邊的情形是可以實現的，假使婦女不覺悟起來，從事於新的勞動。在過去，當少數的支配階級的婦女過着寄生生活時，是需要大部分的底下階級的婦女盡量勞動，來供她們的犧牲的。所以那時候大多數的婦女是有着工作做，或許工作太繁重一些而已。但現在的情形卻不同了。工業革命的結果使社會中的中產階級興起，他們所擁有的富庶造成了他們婦女的寄生的機會。這種機會在許多中產階級的婦女似乎是極其願意利用的，我們已經看到講修飾，愛時髦，不耶勞動，專門於性的誘惑的墮落情形在中產階級的婦女間十分普遍了。所以機械文明的進步對於男女的生活或將發生了這樣的影響：男子專門於一切智力的和需要高度訓練的機械的工作；婦女放棄了一切有益的勞動，專門作生殖的被動的工具，或更下而作男子的肉慾放縱的工具，以行使性的機能滿足其寄生的生活。

所以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我們婦女是立在一個非常嚴重的地位上：不是自己奮起，求得新的工作；就是屈服墮落，陷於性的寄生。在這二條路的選擇上，不僅繫着婦女本身的振興或沒落的問題，也繫着人類種族的強盛和衰亡的問題。

婦女勞動運動在這個時機發生是極其適當的；但是不幸大多數婦女還不能認識這運動的重要性，她們不能了解這運動的意義。目前婦女在職業上發展的幼稚，雖說是由於男性守舊的偏見的不易破除，但主要還是因為婦女認不清勞動運動的重要意義，不能堅持的和艱境奮鬥，而甘願過着苟安的寄生生活的緣故。所以努力於婦女勞動運動的人在目前除了作實際的奮鬥，設法擴展婦女勞動事合外，尤須注

寘於理論的宣傳，使婦女的本身能覺悟到這運動的重要。

我們應當明白婦女勞動運動和它同時有着的男子勞動運動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而男子勞動問題的解決和婦女勞動問題的解決也是絕對的不相關。男子的勞動運動是起於一般貧苦的工作過度的工人，他們的目標是要求工作時間的減短和工作酬報的增多；婦女的勞動運動卻應該起於一般富裕的閒暇太多的婦女，（因爲貧窮的婦女已經有着過重的工作，她們應該和男性的勞動者立在同一運動的立場上，要求工作時間的減短和工作酬報的增多了。）她們的目標是要求工作權利的恢復和寄生生活的消除。至於它們中間的關係，我們至多只能發見這樣的一點：若使男子的勞動問題解了——意思就是說男子的工作時間減短了和工作酬報增多了，——而婦女的勞動問題沒有解決，那麼男子所要求得到的利益至多只能增加婦女的寄生的機會而已。所以，在男子的勞動運動鬧得很熱烈的時候，婦女的勞動運動尤其不應該放鬆一步，或落後一步。

婦女勞動運動還有這樣的一個特殊處：它在目前不僅沒有給婦女以見得到的利益，而且要婦女犧牲她們所已經得到的安逸。寄生生活在表面上是很安逸的，受到丈夫的豐足的供給在大半婦女是視爲很幸福的；但是婦女勞動運動卻正要使她們放棄這可恥的安逸，犧牲這頹落的幸福。它要婦女到世上去經歷風霜，開闢自己的勞動的園地；它要婦女到社會去努力工作，勉盡自己的爲人的本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或享樂的事情。但是，爲了超拔自己，爲了救護種族，爲了促進人類，婦女須得犧牲，須得去幹。

二　兩性的分業——婦女與戰爭

在「婦女與戰爭」的一章，希里納女士先提出一個問題來加以討論。有人這樣假使婦女對於勞動的權利是被承認了，她在智力和體力方面是有過相當的訓練了，那麼，在進入於新的勞動的時候，她和男子是否要保持一定的限別呢？我們能否像原始時代的兩性的分業那樣使婦女去從事於農業，紡織業，商業，家事，兒童教育，醫藥，和她不能避免的生育，而使男子去從事冷靜的科學，法律，戰爭，和政治呢？

據希里納女士說，那現代的生活的情狀，要保持兩性間的一定的分業，已經完全沒有實際的或科學的根據了。在古代原始的社會中，男子以他的強偉的體格和矯捷的身手，出任戰爭和行獵，婦女以她的耐勞的習性和精細的技能，居治農藝和家事，二者間的分業是合乎自然的，所以能相安的過了許多年代。但是，遊獵的時代過去了，手工業的小規模生產的時代也過去了，照現在物質文明所進步到的情狀，再要實行像原始社會那樣的分業，乃是完全的不可能。再退一步，以爲男女可以有新的分業；但是我們沒有可靠的科學材料來作爲分業的標準。所以，婦女現在只能順着自己能力的發展的方向，求其最良好的適應。

婦女勞動運動者現在所決定的方針是這樣：「我們將以一切的

勞動為我們活動的範域。」使男和女受到同樣的知識的栽培，同樣的技能的訓練，得到同樣的自由的選業，同樣的公正的報酬，是目前兩性分業試驗期中的最理想的辦法。無論是推事的座中或立法者的席上，無論是政治的閣部或商業的公司，無論是化學室中或天文臺上，婦女都希望能進去試一試，這是目前她們所應該有的權利。

然而有人問：「對於戰爭，那種以武力的角鬥，以生命的搏撲，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事情，是否也為婦女所樂於參與的？」希里納女士大膽地回答說：是的，婦女要參與，婦女特別要參與這種重要的事業。在過去的戰爭中，婦女所蒙受的影響常較男子為大。戰爭曾經破壞婦女所辛苦耕耘的田地，戰爭曾經毀滅婦女所艱難造築的房屋，戰爭更曾經屠宰婦女哺育長大的男兒。在戰爭中所撕破的肉，所流濺的血都是從婦女的身上割下來流出來的。婦女是確確實實地付着戰爭中一切生命的最初的代價。所以婦女和戰爭是有着不能分離的關係。

「對於一個生命的創造，在男子是經過一刻鐘的肉體的快樂，在婦女則須受着幾個月的肉體的苦累，甚至於達到生命的危險的頂點。」所以，望到新式的大批殺戮的戰場裏去，婦女發見了：「這許多母親的愛兒啊！他們是被生下來送到那裏去躺着的啊！……那些殘肢，那些碎腿，那些塗過了草地的殷血肉泥，那些露出在沙場上的磷磷白骨，是經過怎樣的苦痛艱辛生育下來撫養長大來的！」於是婦女下着決心了：「沒有為不得已的理由，一定不可以戰爭！」

當婦女有一日能參與於國家大政，和鄰國辦理邦交的時候，她根據了她所得到的經驗，再不引用這殺人的惡魔來作為爭取勝利的工具。婦女對於戰爭決定了一種新的任務：她將消滅戰爭。

四　對於幾點非難的駁覆

在本書的末章，希里納女士舉出婦女勞動運動所常遇到的幾點非難，分別加以駁覆。她的理論周密，譬喻新奇，常有獨到之見，為非難者所攻擊不着。現在就舉她對於三點非難的駁覆來作為本文的結束。

第一，有一部分非難者說：婦女現在還負着撫養小孩的職能，所以她不必在新的社會狀況下另尋新的工作；她只應當行使性的職能，讓男子或國家供給她，即使她沒有小孩而是預備生小孩的也應當如此。

對於這種無聊的理論家，只要舉出一點事實來就可以將他的夢話推翻了。在過去人類歷史的進程中，男子的工作不是處處需要婦女的幫助麼？農作，紡織，家事，那一樣能離開婦女的手頭？就當婦女腹中有着身孕，懷內抱着嬰兒的時候，有誰個人來代替她做那些事，有誰個人出來說「讓婦女單單負着這神聖的撫養小孩的責任，不要再給她別的工作做！」婦女所聽到的教訓卻是這樣：

「男子的工作從日出至日入，
女子的工作永遠無停歇——」

就在現在，一個空言的理論家今夜站在講壇上演說婦女生育子

女的神聖，明天早晨起來會向妻子要熱過的牛奶，要製就的點心，要熨好的衣裳，要擦亮的皮鞋。他對於妻子能夠這樣稱職覺得非常滿意。他不願意妻子為社會勞動，他要妻子為他一人勞動。

婦女明白了麼，這些理論家的理論是如此周密的。

然而這些理論家也許會這樣的反駁：根據過去的經驗，婦女對於許多社會勞動的成績恐不能如男子的良好。這樣冒昧的肯定話在一個深刻的觀察者決不敢說的。講到對於人類種族的貢獻，婦女敢大胆的說她就算不超過男子，但決不致亞於男子。這些理論家沒有望清楚社會的情形已經變過了，現在勞動上所重視的不僅是牛樣的力，而是靈活，精細，高度的訓練，與充足的經驗了。讓婦女受到訓練，讓婦女得到經驗，婦女在新的勞動上沒有不能適應的。

婦女知道使自己以纖細的腰肢，以白嫩的皮膚，半裸地出賣於舞台上，並不是眞正的勞動；婦女知道自己要有廣闊的胸背，結實的肢體，能把握住機械的油黑的柄，才能算是眞正的勞動者。所以，婦女要求在勞動上永遠消滅了人為的界限，讓婦女盡她的智能盡她的體力去求適應；她會順着自己的長處發展前去，為人類種族求進步。

第二，又有一部分非難者說：假使婦女放棄了寄生生活，進入於一切新的勞動，那麼她本來所具有的對於異性的誘力是否會消弱下去？假使婦女加入了艱深的智慧的工作，與複雜的機械的勞動，她的性情是否會變為理知的，冷靜的，而把性愛看輕，把生育看作討厭的事？若使婦女果眞這樣地變了，而且變到不愛惜自己的子嗣，那人類的種族不將絕滅了麼？與其冒着將來的滅種的危險，何如安於現在的寄生生活？

這種理論現在常常可以聽到：初聽起來似乎很冠冕堂皇的，但是細究一下，就知道是完全不通了。兩性的互相需求乃是一切生物所具有的最深刻的本能，決不致因為表面上的一些工作的變易而減弱或消滅的。至於以為人類中的女子在能夠獨立謀生或有了知識技能之後，就會改變了對於男子和對於子女的愛，那更是不明人類心理之談。在事實上，具有豐富的才識和高度的修養的女子，其愛亦必深涵有力，和一般愚蠢者不同。像莎菲亞・柯伐里夫斯基，喬治・愛麗脫，以麗莎伯・白朗寧，和喬治・桑是最特著的例。

婦女在進入於新的勞動之後，她的性本能一些也不會加強，同時一些也不會減弱。若使我們要說這變動會影響於二性關係，那就是二性間性愛的表現方式會變更了，尤其是二性間性本能的滿足的條件將變更了。在原始社會，性的選擇以強壯勇武為主要條件，所以野蠻民族中常以殺人最多或不怕流血的男子為求偶的勝利者。在目前的商品社會，體力的優勢給金錢代替去了。所以在性的選擇上，能夠取得勝利的不一定是偉丈夫，而是大腹賈。像一般人所提出的品行學識等理想的條件，在實際上是最無用處的。我們不看見許多醜相的，病弱的，低能的，而同時卻擁有多金的男子毫不費事地得到妻子，而一般窮書生偏不容易得到人眷愛麼？現在有不少男子，甚至有不少女子，痛斥這種

性關係的不當；但是他們不知道要消滅這種變態的性關係，非使女性的寄生生活先消滅不可。

希里納女士在這裏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上面那種無理的非難究竟是怎樣的人發出來的？她說有二種人。第一，是上段所說的那種醜相的，病弱的，低能的而又常能靠着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去誘取寄生的婦女的男子。他們知道自己在優生學上是不及格的，存將來婦女進入於新的勞動，受到新的訓練，智能增加了，經濟獨立了，同時對於異性的選擇條件也提高了，到那時自己不是必然的處於落選的地位麼？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竭力阻撓婦女得到勞動的計劃，他們用種種詭辯來拒絕婦女參加勞動的要求。第二，是那種在質性上習於寄生的婦女。她們在智力和體力上都已退化，但在性慾的放縱上則特別發展。她們怕勞動，她們不願獨立；她們像毀煙上癮者一樣的已經中了寄生的毒，再不能奮起努力了。因此，她們發出這種消極的話來阻止其他婦女的覺悟。

然而社會中終究有一部分的男女在身心雙方都是健全的，他們望到婦女進入於勞動所引起的變化，對於自身，對於種族都會有益。讓婦女在勞動場所活動，成為一個獨立的自由的人。從此，以滿足男子的性的放縱換取他的物質供給的寄生婦女將永遠絕跡，而男女的結合亦將成為自由的合作的關係。

第三，有少數比較賢慧而且能保持一點公正態度的人問：假使婦女是進入於新的勞動，受到了良好的訓練，這轉變使婦女的身心都有了特殊的發展，在將來，或者婦女在許多方面竟超過於男子，那人類二性間向來有着的婦女對於優等男子的愛慕之情不將要失去，而單單留着一些根本的性別作為結合的媒介麼？

希里納女士對於發生這種非難的人也覺得很無聊，因為他們的過慮是太深了，他們對於婦女的可能的發展是夢想得太高遠了。婦女勞動運動的發端就是因為婦女在進化上太落後了，這對於婦女本身，對於男子，對於種族都有不利，所以婦女要求參與社會的勞動，使她們自己健全起來，不成為進步的男子的絆脚石，不成為種族進化的障礙物。質言之，婦女現在是要求能夠趕上男子，和男子同立在一條進化的軌道上，而決無所謂超過男子的事情。

目前社會上一般人常喜歡把有志從事勞動的婦女稱為「新婦女」。在承受這稱呼之前婦女要辯明一聲：勞動的婦女並不是新有的，最早的勞動婦女是存在於原始的時代。現在的婦女勞動運動不過要使婦女從後來所錯走到的寄生的道路上回轉來，重返於為社會勞動的正軌而已。

但是，社會上既已通行了「新婦女」這名詞，我們婦女就承受這名詞。不過在同時我們就要求有一班能同情能諒解「新婦女」的「新男子」出現。「新男子」要有清晰的頭腦，健全的體格，正當的技能，和從事勞動的決心。新婦女將與新男子努力合作，開闢一個新的世界。

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寫於滬上（完）

遺失（小說）

潤餘

『呵！好了，好了，女客太太們走了，安靜大吉！』這時林家的客人剛剛走完，愛說笑話的林大先生在隔壁張先生的房中說道：『這眞是我們那裏俗話說的：

諸客切莫請女客，
請五十，來一百；
床上開當鋪，
馬蓋像打轍；
講的講生子，
講的講「落月」；
你說張三不好，
她說李四無德，
大家說來好得色！』

張先生笑着問道：『什麽叫作「馬蓋如打轍，」「落月」和「好得色」呀？你的方言我不懂。』

『馬蓋如打轍就是馬桶蓋啟放得像弄鐃鈸一般的不停，因爲女客們多了，所以如此；落月是將生孩子，至於好得色，就是好不高興的意思。你現在明白了嗎？』林先生解釋說。

他們於是哈哈地笑了一陣。

張先生又接着說道：『你這種講法已有些陳舊了，好像編歷史的只寫了古史而不加入近代的一樣。我將你末尾那一句删掉，加上這樣的兩句罷：

不看電影就打撲克，
不坐「四方，」更是過不得。

『唯，唯，你們在那裏說什麽？眞是嘴講得舒暢呀！』林先生的妹妹靜君忽從隔室跳過來說，她已聽到了他們所談的一些話。

林先生也就順便打趣他的妹子道：『我說，你們女子不是抹牌過活，還有什麽事可做？你現在試聽四鄰的聲音，不是劈劈拍拍的響嗎？』

『你的代名詞用得清爽一點吧，不要開口「你們，」閉口「你們」的說呢。我是不由你這樣攏統說「你們」的呀！你聽見沒有？』她一邊說一邊兩手直垂向後，神氣好似凶得很。

『你不要我說「你們，」那我就說「你」好了，你不又要怪氣呀。』

林先生也特意要挑撥她。但等她眞跳到他前面時，他又躲在張先生身

幾去了。結果是張先生做了他們兄妹的調和人。但是靜君還挾着氣說：

『我們本不是以打牌爲職業的人，但你既說攏統的話，我們今晚也不妨來打牌玩玩，橫豎二嫂也是難得回來的。——來呀，你們來到張先生這裏來打牌呀！』她索性喊了起來。一邊她就預備一切。

一會她的母親，二嫂，和張太太也就被她請來了。林二太太笑說道：

『講起打牌，眞是好笑；我們平日也是沒有時候玩這個的，但某一個星期天，當我們剛上桌時，忽然就碰着一個學生來了，我們當時眞是難爲情。這眞叫作「騎馬不碰親家，騎牛碰親家」！哈哈！』

大家於是也笑了一陣。末了張太太問道：『今日林二太太上場，我們打多少一底呢？』

『我們向來要打也只打「芝蔴牌」的，因爲這只是偶然遊戲，並不像許多人一樣，存心想在這上面發財。』靜君回答她說。

『哼，就打這麼多錢一底吧！』林二太太得意揚揚的順手從口袋裏抓出現成的五張五元的鈔票放在桌上說，但隨即又向袋裏一插，她原來只是開心的。她這種揩黑板得來的錢，到底比那些打五百元或千元一底的太太們的錢要緊，因爲那是她們做大官的丈夫從社會上剝削得來的，得來既然容易，用去也就不傷心。

『她打的不高明，讓我們來贏她幾文也是好的。』靜君說『張太太，你把你的牌給我看看？』

『呵，正正經經地打吧，你們老是小孩子一樣的脾氣。』林老太太轉這話收住了大家的嘴，於是她們也就「正正經經」的打所謂「芝蔴牌」。果然林二太太的「手氣」既不佳，又打的最不好，不到一圈，她已輸去了一底。但等第二圈正在開始的時候，女工忽然來請她過去，說是俞女士來了。她一聽見好友來了，即刻丟下牌到隔室去，她的位子請張先生頂了。

俞女士也是因爲放假從別省來的，她一到家看見了林二太太的名片，所以就是在晚上也趕了來看她。

此時正是晚間十時的左右，張家的老女工已帶着張太太的小孩們睡覺去了，另外一個則在廚室清理碗盞；客堂裏除了打牌的四人以外，就只有「倍考」的林大先生及張太太的大小姐。林家的客堂裏呢，除林二太太和俞女士以外，更沒有旁人。一邊是專心玩牌去了，除了牌以外，不管別事；一邊是暢談去了，除了談脫以外，沒有別事。

但是後來林二太太在衣袋中去取手巾時，她忽然記起她那五張鈔票了，她兩手急向左右袋中去摸，只覺得都是空空如也。她趕忙走到隔室向張先生的桌前望了一望，說道：『你們誰贏了？我的錢你們替我收起了吧？』張先生以爲她是開玩笑的，便答道：『誰管你的錢呢。』林二太太反以爲他是開玩笑的，所以笑說道：『收了不要緊，但不要替我都輸掉了呀。』她說完就笑嬉嬉地去了，也不管張先生的否認。因爲她以爲她的鈔票是擺在桌上的，她忘記她拿出一現之後馬上又放在衣袋裏了。

到了十一時的時候，他們的四圈牌已收場了，俞女士也辭別去了，林二太太於是走到張太太的面前笑說道：『我的錶在你那裏吧？』張太太正正經經地回答她說沒有；她又轉向靜君，靜君也是一樣的回答。她還以為她們和她開心，但後來大家都證明她們確實沒有拿，而且齊聲說她的鈔票只是曇花一現的就躲在她的袋中去了，她此時才相信大家的話不是兒戲。她將兩手插在袋中，面孔已由嬉笑變為驚詫，她向大家說道：『我還以為你們哄我，那知你們真的沒有看見。但我前一次來問張先生時，錶已經不在我的袋中了，當時我以為你們特意不作聲，所以仍舊安心和俞女士去談話。現在既是如此，錶大概是失掉了。』

大家問她移動過沒有，她答說不曾。『快在這兩間房內的地上尋尋看；你既沒有走動，票子要掉也只會掉在這兩間房裏。』他們齊聲的說着，一面讓出空地方來尋找。可是衆目看遍了兩室，終不見一點鈔票的紙角！張太太和靜君親向林二太太各衣的袋內食看一遍，結果也找不着蹤跡。

『你剛才送俞女士至何處？』張太太問。

『只送至廚室的門口，沒有向外一步，因為她有包車在那裏等她。』她回答說。

於是大家又在廚室內尋找；在尋找之際，各人心中早已疑惑到坐在廚室中的女僕了。還有幾件事可以證明：第一，林二太太的足跡除送客之頃曾立在後門口幾分鐘以外，始終只走過這兩間客室；第二，在林家客室來往過的，只有這女僕一人，她曾送過兩次茶；第三，她看見大家忙着尋找時，她獨立在廚室裏不動不響。只是還不敢確定的，就是何以當林俞二人全不曾離開客堂的時候，她能夠拾取遺落在地上的鈔票而未被她們察覺？大家問林二太太曾見女工在客室裏有彎腰向地的情形沒有，但她說她們當時談得太高興了，並沒有注意這些。

不過錶既是失定了，而嫌疑犯究竟只有女僕這一人，所以決定要搜她的身上。在搜以前，一部分人在廚室內翻天覆地的找，一部分人向各室內詳細的尋，以免弄出冤枉的事。靜君則私往女工所住的三樓上去檢查，只是她屏着氣翻遍了女工的臭被褥，衣箱，還是一無結果！

『李媽，二太太的錶一刻中失去了，現在既尋不着，我們要大家搜搜身上……』後來靜君很不自然的向女工說出這樣的話，因為她覺得這種行為究竟有點侮辱人，假使搜不出來，豈不更難下台？

『搜罷！』李媽一邊說，一邊急解衣裳，她繼續地一直解至裏層，而且連鞋襪也表示明白了，並不見一片紙角的影子。靜君也只是馬馬虎虎地監視一下，並沒有親自動手去搜尋。因為她既缺少檢查犯人的本領，而且對於女工這樣當人解衣裳的情形，實在有些惡心！

『不作（讀如詐）興，不作興我（讀如呵）們在外面賴人，不作興拿別人的東西的。』李媽用她江北的口音勝利地向靜君說，但她並不怎樣生氣。

『自然，不過經過搜查後，大家也不至於發生誤會……』靜君很

勉強的說了這話，她實在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

至此大家也沒有辦法；錢雖然是失定了，但無證據，不能憑空誣人。爲得盡人事，又借着張先生的手電向有關係的房中各處照了一遍。但這也是徒然。此時已近午夜，大家都有點疲倦了，再尋也是無益，總不能叫地板上生長出來。只是大家，一壁雖然預備就寢，一壁心中總不免疑惑；二十五元雖不是一筆巨款，但紙片不翼而飛的情形究屬可怪。這眞要請敎福爾摩斯了！

「我們明天請人來算，總會算出來的，鈔票無論如何不會飛的，總在我們的家中。假使算了出來，我們可以叫警察，送賊人到牢間裏去。」

當靜君和她的嫂嫂在盥洗室中洗面時，她特意放高聲音這麼說，想說到樓上的女工聽。林二太太也懂她的意思，所以也用力說了許多這一類的「隔壁話」。以後她們也就到寢室中去睡了。

* * * *

李媽在床上聽了她們的談話心中很是不適意她想二十五元的外財已經到手了，若拿出來，未免可惜；若不拿出來，則假使算出來了，將要被警察送到牢間裏去，那就不是好玩的事。她同時也怕菩薩，假使神明知道，也會要給她災殃的。只是二十五元的鈔票換成雪亮亮，響噹噹的現洋，將有一大堆呀！這怎麼捨得拿出來呢？她想來想去，不知如何才好！她一時爲得了這筆橫財歡喜，一時又因爲她恐懼。她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先計算收瞞的得失，後又考慮交出來好壞；但她反復思維，終得不到一個兩全的法子。後來黑夜漸漸的逃走了，天色已慢慢轉成灰白，她看見疏星的閃爍，益覺不安。她想既然不能入睡，就不如再思索一下，只是此刻她的頭忽然沉重起來，她不自主的朦朧睡去了。在夢中她看見靜君帶了一個測算的人進來，後面還跟着兩個巡警；她驚慌着，正想將鈔票乘擲在室中的某一地方時，但測算的人早已用手指着她了，警察於是立刻上前將她一把抓住！他們四隻鋼鐵般似的手揑着她的兩臂，簡直要將它們折斷去，她因痛得不可耐，只得大叫起來。那知叫醒來，原是一場惡夢！此時她的驚魂甫定，將眼睜開一看，才知道天已大亮了，於是急披衣起來。

* * * *

第二日早晨她們姑嫂起來後，林老太太忽然想出一個主意說：

「今天我們叫她去尋尋看，這或者是給她一個拿出來的機會，其實昨晚我們就應該叫她替我們尋的。」

「這也是一個辦法；不過昨晚我們所以自己去尋，是因爲起初就以爲鈔票是掉在地上，想不到她竟這樣敏捷地拾去了。後來旣已尋開始，便一直尋下去，沒有時候作此計算。」靜君說。

當她剛說完這話時，李媽恰好送得面水上來，靜君於是順着機會向她說：「李媽，昨晚我們因爲太慌忙，恐怕尋找得不周到，比方客堂的書櫥底下一些地方，都未曾看過。今天你再替我們尋尋看，假使尋得出來，二太太將給你一些酒資。」

『我曉得；尋得出來自然是很好，但是尋不出來也沒得法子呢，小姐。』她回答說。

以後她們各有各的事，下午前並沒有大談到此事。李媽的心中雖是忐忑不寧，但林二太太等則以為失馬復得的希望是沒有了，所謂恐嚇與獎勵她拿出來的計策都會全歸失敗，她們何嘗知道這已收了很大的效果呢？

下午靜君因事出去時，順口向李媽道：『有工夫你再仔細在客堂中尋找一下。』她只這樣說了一句便走了，毫沒有懷着什麼希望。

李媽呢，以為這樣簡短的語句，不是好現象；她以為靜君是請測算人去了，所以她口中雖然答應，心中卻是非常焦急。隔夜的夢在同時忽然也浮現在她的腦中，她想來益覺驚恐。此時她已決定將可愛的幾張紙拿出，以免或有的大禍，而且靜君曾答應她尋出之後，林二太太給她一些賞錢，這總比沒有拾錢好得多了。她也猜到她們隔夜在各處已經尋遍，所以叫她再去尋，暗中無非是要她拿出來。她若真拿出來，固然是有點難為情，而且中了她們的計，但是若不如此，則弄出別的岔子出來，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

. . . . .

靜君在晚邊回來之後，林老太太第一句話，就是說她們的計算居然成功了，鈔票果經李媽在客堂中的安樂椅底下找了出來！

『哼，昨晚我親自移動着過，並沒有看見她到從那裏變出來了！』靜君笑着說。

『噓，輕點；』林老太太恐靜君說得太響了，因止住她道：『你不知道，還有可笑的，就是這五張紙已不是原來疊折的形式，她將牠們弄得很亂，而且揉皺了。這才叫作變戲法呢！我說這一定是她拾了，果然能？但是……！』

靜君的母親還不曾說完時，李媽已從樓上下來，她急向靜君道：

『小姐，錢已找出來了，但這真急死了我呢；昨夜我一晚都不曾睡覺，就恐怕錢找不出來，你們一定要怪我李媽偷了。但我們在外面幫人家，不作興做這種事的。』

『既是這樣，那就很好，我們大家也就安心些。等二太太回來時我要她給你兩塊錢好了。』靜君短簡的回答了她。

晚間林二太太回來時，她們將此事告訴她，她也極為驚奇，因為她早已沒有收復遺失物的希望。她以為隔夜與靜君的談話，以及林老太太早晨的主意，都不會有若何成效的，不料竟出人意外，因此她與她們不覺大笑了一陣。她以前覺得這個女工非開除不可的，現在才知道她還是膽小的人。她也覺得沒有知識的人，究竟比較容易對付些。

『我總給她兩元錢就是的，事體也不必說穿，我們也可樂得做個子產，留留人家的面子。』林二太太笑着說，但是她並沒有即刻拿出錢來。

當日的晚間也就匆匆的過去了，李媽不見報酬，心中極為懊惱，她

又是一夜不曾睡覺！她想：這當然是她們騙她拿出的，口中雖說給酒錢，但等她拿出之後，恐怕就完了。她以爲不獨無錢給，還恐怕有被開除，或其他不幸的事發生。夢中警察的影子又不時顯現在她的腦中。她以後又懊悔不該拿出來。她想，她若硬不拿出來，則她們也沒奈她何；因爲旣無證據，當時又被搜了，她們不能憑空咬定說是她拾了。她越想越懊悔，頻頻的只恨自己當時的無用，無主意。她若不曾交出，則這樣幾張薄薄的紙票是什麼地方都可以藏的；前晚那許多人都搜不出來，就可以想見。呵，要幾月的工作才可得到的二十五元呀，一旦信手拾來，又一旦鬆手放出，這比她自己拿出了二十五元還要難受呀！她眞是悔恨死了！

次日早晨她看見林二太太時，便向她說，錢是已經找出了，及許多自白的話，她想因此引出賞錢的話來，不料林二太太只淡淡的回答了這樣一句：「你旣然尋了出來，那就很好。」

此時她益發急了，但她在無法之中，想了一個主意。過一會，她眼淚汪汪的走到靜君的床前道：「小姐，前晚因爲失了錢的事，我弄得一夜不曾睡，總怕你們怪我拿了，所以心中非常難過。昨天下午我在椅下找了出來，雖然放了心，但你們一定說是我李媽拿出來的，想來眞是苦惱！」她說到此，便去扯衣角揩她那爲白送了二十五元而傷心的眼淚。

「我們並沒有說是你拿出來的，你何必多心？錢旣然尋了出來，二太太自然會賞錢與你的。本來我們若是請人來算，也是要花一點錢的，現在旣不需此，那麼這項錢給你也是一樣的。」靜君回答她說。

「小姐，我並不是說賞錢，我只是怕你們怪我拿了呢。」她一邊退走，一邊還要這麼嘀着說，但是此時她心上的一塊大石已經放下了。她覺得她雖放走了二十五元，但賞錢究竟不至於落空了。

（完）

爲婦女們談繪畫的看法

豐子愷

在繪畫展覽會中，與其自己看畫，不如看別人看畫，更有趣味，而且在我又覺得更有意義。各種各樣的鑑賞者，在各種各樣的作品前面通過，他們的領略這等作品，有各種各樣的態度，這真是最有畫意的一般光景。有的人一幅一幅地仔細玩賞。有的人走馬看花地巡視一週。又有的人特別留連於某一幅作品的前面，只管對牠出神。有時走近去細看，有時退後幾步而遠眺。退得太快，不提防踏了後面的老女士的小脚尖，便演成一幕滑稽的喜劇。

然而我所覺得有意義的，是看女子們的看畫。她們總歡喜走近去細看，把一幅大畫一部分一部分地細看。踏脚尖的喜劇，在她們是不會演的；但她們歡喜談話，因了她們的談話，我更確實知道她們的看畫是歡喜一部分一部分地細看的。因爲她們所談的，總是關於一幅畫中的某一部分的事，例如「這個臉孔畫得怕來！」「這朶花畫得好來！」

但我並不是說她們的看法完全不對。世間的繪畫，有各種各樣的畫法，故看畫也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有一種畫，原是宜乎一部分一部分地近看的。但另有一種畫，不宜近看而宜遠眺；又有一種畫，不宜一部分一部分地分看，而宜乎就全體而總看，這也不可不知道。倘對於一切的畫都用同一的看法，便不對了。故我在展覽會中看見女子們的看畫都歡喜一部分一部分地近看，便知道她們是愛好那一種畫的。這也很好；但只愛好一種畫，享樂的範圍豈不太狹小麼？所以我今天的談話，想把各種的繪畫和各種的看法告訴愛好繪畫的女士們。也許她們聽了這話，對於別種的畫也會愛好起來。婦女雜誌的讀者諸君當然不是個個和我在展覽會中所見的女士們一樣的；但關於世間各種繪畫的看法的話，不妨來對大衆談談。

世間的繪畫可大別爲三種。明白了這三種繪畫的差別，便懂得繪畫的看法了。但要明白這三種繪畫的差別，必先知道畫家對於所描的東西的觀察法。故現在的話，須根本地從畫家的觀察法談起。

畫家在畫中所描的東西是甚麼？誰也能回答：「是世間的種種物象。」不錯，除了極少數的特殊的畫家歡喜描世間所看不見的鬼神妖怪以外，大多數的畫家是描寫世間的種種物象的。他們觀察世間的種種物象，例如景色，人物，花鳥，果物，器具，把所見的樣子描在繪畫中，便成爲山水畫，風景畫，人物畫，肖像畫，花卉畫，翎毛畫，靜物畫等。但畫家對於這等物象的觀察法，各人不同，因而所見的樣子各人不同，因而所描出

的畫也各人不同；因而我們對於這種畫的看法，也應該各畫不同了。

畫家對於世間的物象的觀察法，大約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觀察法，其觀察物象的時候，就物象的一部分一部分而逐次細看。把這物象的全體各部都看得十分詳細而周到。他們不是同時看見物象的全體的，他們是就物象的各部分分作數次而逐一細看的。例如看一個人，先細看其頭部，次細看其衣服，最後細看其手足等。看頭部的時候，也不是同時看見頭的全體的。在頭部中又分作數次而逐一細看。例如頭髮如何，眉毛如何，眼鼻口耳等各如何，一一細看。故他們所見的這個人的樣子，十分周到而詳細：連衣服上的模樣，首飾上的花紋，皮鞋帶的結法，都看清楚——幾乎連眼睫毛共有幾根都數清楚。

第二種觀察法，與第一種相反；他們就物象的全體而作一次總看，只見物象的大體的樣子。即他們把眼睛徽徽地合攏來，從睫毛中間觀望物象的全部，而不許把眼睛注視在物象的任何一部分上。故所見的樣子，都是模糊的，與上述的第一種觀察法所見恰好相反。因為他們把物象的全體作一次總看，即要在一秒鐘之間看到物的全體，就不能像第一種觀察法的看見物的各部的詳細點，故所見的只有一個大體的模糊的樣子。例如要看一個人，他們必須從這人離開一點，遠遠地眺望，自頂至踵，全部看見，但全部都不清楚。上述的兩種看法，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常用的。例如我和友人坐在室中晤談，彼此相對，這時候大多是用第一種看法的。即有時注看對手的顏面，有時注看對手的衣服，有時不妨注看對手的胸章上的花紋。又如我在室內，從窗中窺見我的友人遠遠地走來，這時候我對他是用第二種看法的。即遠遠地窺見友人的全部的模糊的姿態，而不見其身體各部的詳細點。又如友人急忙地從我面前跑過，或者我突然回頭向坐在一隅的友人一瞥，這時候我所見的也是友人的全體的模糊的姿態，也是屬於第二種看法的。原來畫家也就是人，故畫家的對於物象，並非另有一種特殊觀察法的，也不過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慣用的看法而已。

第三種觀察法，較為特別：觀察物象的時候，既非逐次分看，又非一次總看，而是只看物象的某一方面的情形。即有時只看物象中的一塊一塊的形狀的構成，有時只看物象中的一條一條的界線的結合。例如看一個人，有時只見其頭髮，臉孔，身體的一塊一塊的形狀的構成，有時只見其臉的輪廓線，眉目等的曲線，和衣服上的皺紋線等的結合。故由這種觀察法所見的物象的樣子，也非常特別：因為只看物象中的某一方面的情形，故所見的也只是物象的某一種的狀態，而不是完全的實際的物象。這物象的某一種的狀態，比較起完全的實際的物象來，一定要簡單。因為簡單，故不肖似實際的物象，而是一種奇形的狀態。這種看法雖然較前二者為特別，其實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看法。試想像：假如有一羣時裝的女子通過我們的面前。我們倘不想到其為女子，而僅當作一種「形狀」的構成而觀察，便覺得刺激我們的眼簾的，只是茅蓬似的一簇一簇的東西(髮)，蓮花似的一瓣一瓣的東西(臉)，

棘瓜似的一條一條的東西（身），棍棒似的一對一對的東西（腿）。簡僅當作一種「線」的結合而觀察，便覺得刺激我們的眼簾的，只是括弧形的線，S形的線，葫蘆形的線，種種的線的交錯。這時候我們所見的樣子，比實際的女子們的樣子簡單而奇怪。因為這是她們的一方面的狀態，而不是她們的完全的實際的模樣，故不肯似實際的女子了。然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愛用這種看法。例如我們形容一個人，說他是「矮胖子」或「瘦長子」。這時候我們腦際所浮出的這個人的印象，便是用這第三種觀察法所見的樣子。

要之，畫家對於世間的物象的三種觀察法，是（1）逐次分看物象的各部，（2）一次總看物象的全體，（3）只看物象的某一方面。畫家對於物象有這三種觀察法，故其所描的畫也有三種：

用第一種觀察法而描畫，即把視點逐次注集於物象的各部分，所見的是物象各部的詳細的樣子；故其描畫時也是把視點逐次集注於畫面的各部分，而詳細描寫的。無論衣服上的模樣，首飾上的花紋，皮鞋上的帶結，都要一一仔細描寫，不容一筆苟且。畫面全部都詳細而清楚，沒有一處模糊的地方。故描一幅畫，要費很久的時間，和很深的工夫。這種畫的特色是工緻而肯似實物。我們可稱牠為「工緻的畫」。

用第二種觀察法而描畫，即視點不集注於物象的任何一部分，而平均分散於物象的全體，所見的是物象的大體的模糊的樣子；故其描畫時也把視點平均分散於畫面的全體而描出物象的大體的模糊的樣子。在這種畫中各物都不清楚，甚至不能辨認其所描的為何物。描一幅畫，不費長久的時間，也不費艱深的工夫。看來似乎是容易描的，其實也不容易。因為這種畫又要糊塗而又要表出物象的姿態，另有一種困難之處。第一種描法可以多費時間和工夫，第二種描法卻全靠觀察的靈敏與手法的巧妙，時間和工夫沒有用。故良好的作品，近看雖然非常模糊，但遠眺時姿態生動，比第一種畫更加逼真。我們可稱之為「模糊的畫」。

用第三種觀察法而描畫，即視點專注於物象的某一方面，所見的是形的構成或線的結合。故其描畫也專重「形狀」和「線條」，而僅表出物象的某一方面的姿態。這是一種較為特別的描法。畫家竟不依照物象的實際的樣子，而只處描寫自己所偏重的一方面，故所描的畫，與前兩種迥然不同。前兩種畫雖然有的精緻，有的模糊，但總是肯似實物的。現在的第三種畫，竟把物象改造為簡單而奇怪的樣子，使與實際全不肯似。但這所謂簡單與奇怪，並非像小孩子的畫的幼稚或亂塗，而是根據於一定的觀察法的。故其畫法也很困難。看似粗率而不近實際，卻另有一種新鮮強烈之感，為前兩種畫中所不能見。我們可稱之為「奇形的畫」。

以上已就畫家對於物象的三種看法和畫的三種描法憑空地說過了。先請讀者明白了這三種畫的概念，然後舉實例來證明。

一　工緻的繪畫

西洋的古典派以前的繪畫都是屬於這一類的。現在可舉意大利畫家波的契利（Sand Botticelli, 1444—1510）的「聖母戴冠」為實例（見卷首插圖）試看這幅畫中全體都描得非常詳細而精緻。聖母衣服上的花邊，聖嬰基督的腳爪，諸天女的卷髮和衣服上的模樣，聖母的冠上的紋樣，都描得很清楚，連那冊書上的一行一行的文字也幾乎歷歷可辨。這真是「工緻的繪畫」的確切的實例。波的契利描這幅畫時，是把視點逐次集注於聖母聖嬰及天女等的各部而分別仔細觀察，然後一部一部地描寫的。故我們看這幅畫的時候，也不妨把視點逐次集注於各部而分別細看。但讀者便要笑問：「聖母聖嬰及天女，真果能出現於世間，演成戴冠的模樣，而讓波的契利仔細觀察且描寫的麼？」不錯，聖母和聖嬰等原來不是實際的存在，原是人們所想像出來的神。但人們所想像出來的神，一定依照人們自己的形態。故哲學家叔本華曾說：「倘牛們有神，其神必作牛形。」其意思就是說，「人們的神是作人形的。」即人們在人類中擇選一種最端正的相貌，認為是神的相貌；選擇一種最健全的體格，認為是神的體格；選擇一種最高貴的衣飾，認為是神的衣飾。所以結果人們的描寫天神，仍是觀察了人們自己而描寫的。波的契利在描這幅畫以前，先向世間留意觀察，選擇最端正的相貌，最健全的體格，和最高貴的衣飾，而在心中造出天神的模樣來。他把平時所見的可取的材料都牢記在心頭。例如最高貴的衣邊的花紋是怎樣的，最美麗的卷髮的形狀色彩是怎樣的，一一牢記在心。材料搜集完備了，然後動手描畫。這時候不是觀察了實際的模型而寫生，乃是觀察了心中的記憶及想像的模型而寫生。故雖然沒有實際的聖母和聖嬰，但波的契利的畫仍是從逐次細看的觀察法而描出的。西洋在中世紀時，因為基督教盛行，畫家統是虔敬的基督教徒。故中世紀的西洋畫，大半是神像的畫。神像的畫不一定要像波的契利的全憑想像而描寫，實際寫生的描法也是可行。例如畫家要描聖母，便向人類中選擇一位相貌體格最近於十全的女子，請她穿了聖母的服裝，扮演為聖母，然後由畫家觀察而描寫。如要描基督，也可選擇一位相貌體格最端正健全的男子，使扮演為基督而給畫家作模特爾（Model）。不過這辦法，不及憑想像而描寫的好。所以技術高妙的畫家，大都不歡喜寫生真的模特爾，而歡喜憑自己的想像，即寫生自己心中的模特爾。寫生自己心中的模特爾，可比寫生真的模特爾更為自由完美而精緻。因為真的人所不能扮演的神態，真的世間所不易辦到的設備，在畫家的心中都可扮演而設備出來。例如波的契利這畫中的聖嬰，世間那裏找得到這樣十全美秀的嬰孩？這是波的契利從平日所見的許多美秀的嬰中採取眾長而集成的，故十全美秀而異常精緻。蓋此種工緻的繪畫大都不是寫生實物，而是採取眾長而集成的，故能如此工緻。這等畫家的觀察物象，不但把視點逐次集注於同一物象的各部分上，又把視點逐次集注於許多物象的各部上，採取各物的各部的美點，使集成一種完美的物象，而描入畫中。我們普通對着了實物而描畫，名曰「寫生畫」；反之，

這等畫家不看實物而描寫心中所記憶或想像的樣子，可名曰「理想畫。」如前所述，理想是使繪畫工緻的一個原因。故工緻的繪畫，大都是理想畫。西洋繪畫的正式成立，始於中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期。自文藝復興期以降，直至十九世紀初葉法蘭西的古典畫派，其間許多大畫家所描的畫，都是這種理想畫，即都是工緻的繪畫。上邊的波的契利便是其中的一人。現在可把這期間所有的最大的畫家及其傑作一一檢點一下看：

西洋繪畫的正式成立，始於十三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初期畫家契馬波（Cimabue 1240—1320?）。故西洋人稱這畫家爲「繪畫之父。」但契馬波沒有作品流傳於後世，我們只知道他是善描極工細的繪畫的。他有一天散步於野中，看見一個牧羊童子用炭條在石上描羊，描得極好，就收他爲畫弟子，教他學畫。這牧羊童子後來成爲西洋第一代傳世的大畫家，即喬篤（Giotto 1266—1337）。喬篤的傳世的傑作，現存於意大利的寺院中，即「聖弗郎西斯一代記」及「馬利亞的生涯。」這二傑作都是很詳細而很工緻的畫。前者由二十八幅聯合而成，後者由三十八幅聯合而成。描寫關於聖弗郎西斯及馬利亞的傳說，用以引誘基督教徒的信仰心。故他的畫全是精緻的理想畫。

其次的大畫家是安琪理柯（Fra-Angelico 1387—1455）。他是意大利的僧侶，平生最喜描寫天使。（見開明版西洋美術史第八十二頁）他的名字 Fra-Angelico，便是「天使的兄弟」的意義。他常常在夢幻中看見天使下降。他有一次描畫，疲倦起來，打個磕睡，有天使下來，把他所未描完的畫續成了。因了這段奇蹟，他更加努力於天使的描寫了。天使當然是理想的畫。

入了十五世紀，西洋的大畫家要推馬薩喬（Massacio 1401—1428）。他也是意大利人。他所描的也都是聖書裏的神話。他的傑作有「樂園追放」圖。（見美術史第九十一頁）即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偷食了伊甸樂園中的智慧果，而被上帝追出來的光景。承繼馬薩喬的西洋大畫家，是李比（Lippi 1406—1469），他的傑作是「聖母戴冠」圖。李比的弟子，就是前面所述波的契利，他和他的先生選取同樣的題材，也描「聖母戴冠」圖。但他和以前的畫家，有一點不同：前述畫家只管取材於基督教的聖書，波的契利卻又描希臘神話中的光景。他有一幅傑作，名曰「Venus 的誕生」，（見美術史第九十五頁）即描寫希臘的愛美之神 Venus 在荷葉中誕生的光景的。當時的人皮信基督教，視希臘神話爲異端邪說，故當時的畫家大家攻擊他。後來他就改變方向，也描聖書中的題材，前揭的「聖母戴冠」圖便是其一幅。所以他的畫有二種，一種是描寫希臘神話的，一種是描寫聖書的。但希臘神話和聖書，同是理想的東西，故波的契利的畫也純然是精緻的理想畫。

波的契利之後，經過了曼德揑（Mantegna 1431—1506）和裴理尼（Bellini 1400—1464）兩大畫家而入文藝復興盛期。曼德揑

善畫基督像。其名作「死的基督」從躺臥的死骸的腳後描寫其全身，遠近法非常正確。（見美術史一百零一頁）蠻理尼善畫有翼膀的小天使。他們都是善描理想畫的畫家。

到了文藝復興盛期，西洋美術史上出了三個鼎鼎大名的大畫家，卽達那獨（Leonard da Vinci 1452—1519），米佩郎琪洛（Michaelangelo 1475—1564）和拉費爾（Raphaelo 1483—1520）。達那獨的傑作，有「最後的晚餐」（見美術史第百零五頁）與「莫拿麗薩」（見美術史第百零七頁）。這些畫都是很工緻的。「最後的晚餐」所描寫的是耶穌受刑的前晚和十二個弟子們會餐的光景。畫中十三個人物都描得非常精緻，全畫費了兩年的日月而描成。「莫拿麗薩」是一個女子的肖像畫，達那獨描寫她口上的笑顏，曾費不少的心血。後人稱這笑顏為「神祕的微笑」。這小小的一幅畫，竟費了五年的日月而描完，其描寫的精緻，可想而知了。從達那獨起，描畫不全憑想像，而漸漸重用實物寫生的方法了。「莫拿麗薩」便是達那獨請他的女友坐在面前，看着了真的人而描寫的。但「最後的晚餐」當然不能實物寫生。這畫的描法，仍和以前的畫家同樣，或全憑想像，或令人扮演畫中的一部分以供參考；但全體仍是根據於想像的。達那獨常攜帶了速寫簿而散步於田野之中，看見了農人的工作，就把他們的樣子速寫在簿子上。回家作畫的時候，參考速寫簿中的記錄，而配成一幅大畫。可知這時候的畫家已經很注重實物寫生了。米佩郎琪洛的繪畫，更為巨大而精緻。他的傑作是羅馬 Sistina 寺院中的大壁畫。這壁畫分為三大部，卽「人類創造」，「伊甸樂園」和「樂園追放」（見美術史第百零九頁）。每部中描着極複雜的光景。就中「人類創造」一部，最為偉大有力。畫中共有人物三百餘人，個個描得非常精緻而逼真，其想像力的豐富，實在令人驚駭。後來他又為該寺院作一幅大壁畫，名曰「最後的審判」（見美術史第百十頁），布局更加偉大，全畫費了七年而描成。第三位畫傑拉費爾，善描「聖母」（Madonna）（見美術史第百十二頁）。他所描的聖母，容貌十分優美柔和而端莊。在她身旁的聖嬰，天使等，也都十分玲瓏活潑。實際的世間決不能找到這樣十全的女子和嬰孩。就中有一幅聖母的畫，下方添描兩個生翼膀的天使。（見一九三〇年教育雜誌八月號插畫）這兩個天使的姿勢，是拉費爾從鄰家的兩個小孩中看來的。由此可知古人的描畫，是把平日在各處所見的各種樣子湊集攏來，而成為一幅完全的作品的。換言之，卽視點逐次注集於畫中的各部而描成的。故其物象都是理想的，其描法都是工緻的。

三傑以後，便是文藝復興衰期，西洋美術界沉默了二百餘年，然後再有近代古典派美術的興起。但這衰期中也有許多畫家出世。就中最有名的，是柯雷喬（Correggio 1494—1534），諦締昂（Titian 1477—1576），丁篤雷篤（Tintoretto 1518—1594）。柯雷喬善描壁畫，題材也都是宗教的。諦締昂善描女子，又善用色彩。其名作有「花神」（Flora 見美術史第百十五頁）描寫花的女神，嬌豔而有生氣，筆法非常精美。

丁篤雷篤善描大壁畫，其名作「天國」爲世界最大的壁畫，畫中所描的都是天國中的想像的狀態。而在極大的畫面中，處處描寫得十分精緻。

此後便是近代美術的勃興了。近代美術始於十九世紀初葉法蘭西的大畫家達微特（Louis David 1748—1825）。他的畫中所描的物象，不復是宗教的想像的世界，而是關於當時法國大英雄拿破崙的實際的光景了。但他的描法仍與古代的畫家大致相同。即不必看着了實物而寫生，只要憑自己心中的記憶和想像而描寫。例如他的大傑作「戴冠式」，（見美術史卷首插畫。）是爲了拿破崙即皇帝位而作的，畫中有數十百人集會於宮殿中，行戴冠的禮式。這等人物個個描寫得非常工緻，宮殿的建築也描得非常華麗精美。這是不能看着了實物而寫生的，其畫法和古代的畫法一樣，也是憑着記憶和想像而描寫的。達微特所創的畫法，即用精緻的筆法描寫現實的光景的畫法，名曰古典派。古典派中最大成的畫家，是昂格爾（Ingres 1780—1867）。昂格爾善描裸體的女子。他所描的女體，形狀色彩都非常柔麗。例如他的傑作「土耳其浴場」（見一九三〇年教育雜誌四月號，）描寫浴場中的許多裸體的女子，個個人體格圓滿而豐肥，相貌端正秀美，好像一羣天上的仙女，決不是實際的土耳其浴場中所能見的光景。這便是因爲他的畫不是實物的寫生，而是由平日所見或所想像的最美麗的女體所湊集而成的理想畫。

與昂格爾同時的大畫家特拉克洛亞（Delacroix 1798—1863），其描畫也用鮮細精緻的筆法，不過特別注意於光線與色彩，故其作品大都鮮麗而更有生氣。他的畫法另名曰「浪漫派」。但在大體上，與古典派同一性質，同是根據了記憶或想像，而用精緻的筆法仔細描寫的。例如他的名作「市街戰」（見一九三〇年教育雜誌二月號，）描寫「自由女神」引導了巴黎的市民而赴戰爭的光景。這當然不能看着了實物而寫生，是全憑他的記憶與想像描成的理想畫。這幅畫描得非常工緻，前面地上躺着的戰死者的屍體，非常逼真，令人慘不忍覩。

我從十三世紀一直說到了十九世紀的初葉，把這期間的西洋最大的畫家一一檢點過了。他們的畫，雖然各人有各人的特色，但大體同一畫法，都是不寫生實物而根據理想的「工緻的繪畫」。他們的觀察物象，取同一的態度，都是把視點逐次注集於物象的各部分，而在畫面上一部一部地精細描寫的。我們看這種繪畫的時候，也可以把視點逐次注集於各部分而分別細看。西洋美術史上的名畫中，這種「工緻的繪畫」實在佔居着大多數。但這畫法在現代早已不通行了。現代所最通行的畫法，是以下所述的兩種。

二　模糊的繪畫

近代印象派風的繪畫，都是屬於這一類的。現在可舉法蘭西新印象派畫家西涅克（Signac 1863—）的「風景」爲實例（見卷首插圖。）試看這幅水面的風景畫，全體都十分模糊。但觀者請勿驚詫而

務印書館的製版不良，這是原畫就生成如此模糊的。這裏面描着許多東西，但你倘張大了眼睛而向畫中仔細探索，便越看越模糊；反之，你倘把眼微微合攏，而從相當的距離眺望，便知道這是一片水上的風景，猶之上海的黃浦灘一類的地方。近處水面有許多輪船，許多小船，和二三艘小帆船。遠處又有大鐵橋和建築物。但都是只描寫一個影象，而沒有一樣東西看得清楚。這便是因爲畫家觀察這風景的時候，其視點平均分布於風景的全體，而不集注於任何一部分上，其所見的是大體的模糊的風景全體的樣子，就把這樣子描寫在畫布上。畫家所欲表出的，不是各物的詳細的樣子，而是這風景的「全體」的姿態，即攏統的印象。他們把兩眼微合，看取「全體」的光線色彩的印象，便把這印象照樣移寫在畫布上。但求表出「全體，」各部分的詳細點便不計較，即使看不出甚麼東西，也無妨害。故看這種畫的人，也要特別注意這一點，即必須從畫的「全體」着眼，領略其「全體」的印象，萬不可探索各部分所描的是甚麼東西。即使畫面各部模糊到看不出甚麼東西，也決不是畫的劣點。故看畫的時候，必須從畫面離開相當的距離，把兩眼微合，而遠遠地眺望畫面的全體。萬不可接畫在手，而用鼻子去嗅。故這種畫對於近視眼的人沒有緣分，實在很抱歉了。

關於這種畫的看法，有一段故事可以證明：所謂印象派繪畫，是法國畫家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7）和馬內（Edward Manet 1833—1882）所首創的。當時西洋的畫家，還是在描寫工緻的繪畫，（雖然比古典派以前的畫已不工緻了。）莫內等獨創這模糊的畫法。所以他們的作品，大受時人的反對和攻擊，一般人都罵他們是亂塗，是邪道。能賞識這種畫的人極少。有一個富人，名叫卡友鮑德（Caillebotte）的，非常崇仰莫內等的畫風，他收羅印象派作品，和家裏的古玩寶器一同珍藏。後來他發願將家中所藏一切珍貴的美術品全部送給巴黎的國立的美術館，給公衆玩賞。國家當然很歡迎，派員去向卡友鮑德接收。但卡友鮑德提出一個條件，即要請國家允許將他所收藏的印象派繪畫一概陳列於美術館中，供公衆觀覽，否則連古玩也不肯贈送。這條件使得國家左右爲難。因爲印象派繪畫在當時被視爲邪道，國家決不肯宣傳；但卡友鮑德所藏的古代美術品，實在非常珍貴，國家是極願接收的。後來雙方談判，國家終於容納了他的條件。但巴黎美術學校的教授們得知了這消息，大爲不平，全體同盟罷教，以示反對。國家再三調解，結果議定將卡友鮑德所贈的印象派作品移陳於羅森蒲爾美術館。卡友鮑德但求陳列，亦不計較地點。但羅森蒲爾美術館的人也是大畏印象派繪畫的。他們陽爲承受，而暗中虐待，即將印象派大幅的繪畫陳列在一間極窄小的房間中，使觀者不能遠眺。但如前所說，印象派繪畫是描寫景物的大體的模糊的印象的，故其畫宜於遠眺而不宜近看，近看便莫名其妙。於是參觀羅森蒲爾美術館的人走進此室，因地位狹窄，不能遠眺而只能近看，即見畫中亂塗着各色的顏料，而看不出畫的好處，就沒有一人不唾罵印象派繪畫爲亂塗。這虐待也可謂惡計了。

倘用前述的女子們的參觀展覽會的態度，而看印象派作品，便寃枉中了這虐待的惡計了。即如我所見，女子們參觀繪畫歡喜走近去細看，把一幅大畫一部分一部分地細看，而分別議論其「臉孔描得怕來」，「花描得好來，」便辜負了這些作品，到底不能看出牠們的好處了。我們看這種繪畫的時候，務須退至相當的距離，把眼睛微微地合攏，而總看畫的全體。我們所賞玩的，不是畫中所描的「各物件，」而是各物件所湊成的一種「氣象。」例如看春景的畫，不是分看其中的桃花，楊柳和蝴蝶，而是總看其桃花楊柳與蝴蝶等所湊成的一種「春光。」又如看秋景的畫，不是分看其中的白雲，紅葉與雁字，而是總看其白雲紅葉與雁字所湊成的一種「秋色。」因有這個道理，即使其畫描得非常模糊，連局部的東西都看不清楚，但只要能表出全體的氣象，便是佳作了。

印象派繪畫雖受這種惡計的虐待，但因其根據着藝術上的正當的道理，故有恃無恐。一時雖受迫害，不久終於廣受世人的理解，而變成當然的畫法。今日世間的畫家，還是大半受着印象派的支配，而存應用印象派的描法的。足見其確有正當的根據，故顛撲不破。其所根據的道理是甚麼？可略解之如下：

據印象派的畫理看來，以前的畫法，即逐次細描各部的工緻的畫法，都是不合於「自然」之理的。因爲不合自然之理，故以前的一切繪畫都沒有表出自然的「眞相。」何以言之？繪畫是表現視覺的美的藝術；我們的眼睛對於自然的景色，決不是像偸兒的眼睛的對於腰包，或偵探的眼睛的對於像兒似地，釘住了一部分而窺探的。我們觀賞自然的美景的時候，一定是放眼於景色的全體，而領略其總和的氣象的。例如這裏來了一個小孩，我們看了這小孩的姿態，覺得其爲「天眞爛漫」。但這「天眞爛漫」的氣象，決不是存在於小孩的一部分的頭上，手上，或腳上，而是其身體全部所表出的總和的氣象。可知我們的眼睛是平均分布於對象的全體，不是釘住在對象的一部分上的。平均分布於全體，所見的當然只是一個模糊的大體的印象，決不能看見各部分的詳細點。這樣的看法，正是合於「自然」之理的；由這看法所見的全體的印象，正是對象的姿態的「眞相。」自然的生氣，（例如小孩的「天眞爛漫，」）正寄托在這全體的印象中，故能表現這全體的印象的繪畫，正是最上乘的藝術。藝術是表現美感的，不是傳授智識的。故繪畫的功能，在於表現自然之美，決不是像博物的標本圖或地圖似地授人以一種知識的。故繪畫沒有逐部細寫的必要；逐部細寫一切的詳細點，反而擾亂了觀者的視覺，而蒙蔽了最重要的全體的氣象。由此可知以前的畫法，都不合是「自然」之理，不能表出自然的「眞相，」因而缺乏藝術的價值。

這種繪畫理論，確有眞實的根據，確是比前進步。所以印象派畫法能支配十九世紀後半的全世界的畫壇，而一直影響於現今的畫界。

從這種理論看來，可知印象派繪畫是根據實物寫生的。以前的畫，不根據實物寫生，而但憑心中的憶與想像。這是古今繪畫的實技上的

一個顯著的異點。但我們須要注意古典畫並非絕對不用模特爾印象畫亦並非絕對非看着實物而描寫不可。二者的異點，仍是歸根於對於物象的「觀察法」的問題。即如前所說，古典畫家有時亦用模特爾；但其對於眼前的模特爾，仍用「逐部分看」的觀察法。又印象畫家有時亦不看實物而在畫室中描寫眼前所無的物象，（例如印象派畫家羅諾亞（Renoir）善用印象派技法，描寫在池中水浴的裸體女群及舞臺上的舞女的活潑的姿態。這等物象都是不能看着了實物而寫生的。）但其對於心中的記憶或想像的姿態的看法，仍是用「總看全體」的觀察法——換言之，即須積了很深的印象派寫生法的經驗，然後始能不看實物而描印象風的繪畫。

試檢點西洋最有名的印象派大畫家的作品，除了先驅者莫內不甚顯著而外，其他的人的作品都是模糊的繪畫。莫內喜寫霧景，有「太晤士河上」的霧景的名作。又喜寫水景，有「水上的睡蓮」的名作。又喜寫稻草堆，曾把同一的稻草堆在不同的光線之下連描十餘幅畫。這等畫都很模糊，只求表現造成氣象的光線與色彩，而不問所描的爲何物。故「水上的睡蓮」只見一片水色上面點綴着一叢一叢的花的顏色，驟見不辨其爲何物。「稻草堆」題材更爲枯燥，描來描去只是荒塚似的幾個草堆，惟光與色各異不同。其目的全不在乎題材，不過借了題材（草堆）而表現其光線與色彩而已。

除了這印象派首領以外，當時法國有印象派四大畫家，即比沙洛（Pissaro 1830—1903），西斯雷(Sisley 1839—1899)，德格(Degas 1834—1914)，和羅諾亞（Renoir 1841—1920）。前二人是風景畫家，後二人則長於人物描寫。他們的描畫，不管物象，而專用一條一條的色彩並列在畫布上，以表出強烈的光度；不過其色彩的條子湊成某種物象的大約的模樣而已。例如黃的色條與藍的色條並列一處，遠望時這兩種色條即合成強烈的綠色，表出樹木的形象。故這種繪畫，近看時只見無數的色彩條子，歷亂地排列着，全不見物象的形狀；但遠遠眺望，即見一片有生氣的景色，而物象亦隱約可辨了。——這班用色條的畫家，評者稱之爲「前印象派畫家」。

還有比前印象派更爲模糊的畫法，名曰「新印象派。」新印象派的畫家，最著名的有二人，即前例的作者西招克，與修拉(Seurat 1860—1891)。他們以爲色條的畫法還不強烈，故改用色點，故又名曰「點彩派。」試看前揭的西招克的「風景，」水面，天空，煙霧，都用一點一點的色彩綴成，其船篷搖槳，亦是由色點結合而成的。這等畫近看時只見無數的色點，猶如一堆散沙，而全不見物象。距離隔遠，其色點即在我們的眼的網膜上融合，而顯出物象的姿態來。例如紅點色點和藍的色點混雜在一塊，映入網膜，這兩樣色點即融合而變成一種鮮明的紫色，而表出物象的形狀。其色彩的效果，比用色條的前印象派繪畫更爲強大。但畫面的模糊亦比前更甚了。

這種畫法，是近代畫技的一種自然的趨勢。因爲這是根據了近代

藝術上最有力的「自然主義」的思想而產生的。所以印象派以後的畫家固然普遍地承受牠的影響，但印象派稍前的畫家的畫中也已隱隱地暗示着印象派畫法傾向了——換言之，即印象派稍前的畫家的畫，也已漸漸地模糊起來了。例如稱爲隱皮仲派的米葉（Millet 1814—1875），可洛（Corot 1796—1875），盧騷（Rousseau 1812—1867），稱爲寫實派的柯裴（Courbet 1819—1877），獨米哀（Daumier 1808—1879），英國的自然派的泰納（Turner 1775—1851）與康斯坦勃爾（Constable 1776—1837），英國的拉費爾前派的洛賽蹄（Rossetti 1828—1882）與莫理斯（Morris 1834—1896），英國畫家惠史勒（Whistler 1834—1903），德國畫家裴克林（Böcklin 1827—1901）——他們的畫大致是工整的，但早已顯露出模糊的痕跡了。這班可說是古典派與印象派之間的畫家；他們的畫可說是半工緻而半模糊的畫。

至於印象派以後的畫家，其所蒙印象派的影響更深。我們東亞的西洋畫家，大多數是印象派的流亞，雖不明白表明爲印象派畫家，但其描寫中自然流露出印象派的筆法來。而在鑑賞方面，亦以印象繪畫爲最易受一般的理解，最普遍地膾炙人口。其實例便是第三例，即日本西洋畫家三宅克己所作的「紐與倫斯之街」（見卷首插圖）。三宅克己是日本的一位最通俗的西洋畫家。但他的畫的通俗，決不是迎合無知者的俗好的時裝美女月份牌的通俗。他的畫是在美術學習上是引人入勝的最好的鑑賞品。沒有美術修養的人，令驟看高深的作品，往往不易入門。若令先看這一類的通俗的畫，則可循序漸進而體驗繪畫上的高尚的「美」的滋味。試看這幅畫中全部是繚亂的塗抹，沒有一筆詳細的描寫；但就全體而總看，真是極繁華的都會的一般模樣，宛如上海北四川路郵政總局一帶地方的光景。而在他的草率而亂塗似的筆法中，似乎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招牌上的字，窗上的百葉，欄杆上的花紋，汽車上的輪子，人物的衣服和帽子……非常完全而詳細的一幅市街風景圖。最是下方右邊的人物，似是上海灘上時常見慣的穿皮毛大衣的西洋胖子老太太。我看了她這背影，使可想像出她的顏貌來。但就近去仔細一看，好像是無心地上的一堆墨瀆，她的兩隻腳竟像是偶然帶毛的污痕。於此更可驚佩畫家的靈敏的眼光與巧妙的手腕了。

三宅克己的描畫，完全是看了實物而寫生的。他是水彩畫的專家。現在所舉的一幅本來也是水彩畫，描寫這樣的一幅水彩畫，在他只費頭二十分鐘工夫。他的技術真是非常熟達的。這位畫家前年曾來我國西湖上描寫風景，我曾經親見過他的作畫。現在所舉的一幅，（是日本大美術讀廣所選載的，）可說是他的最良的作品之一。這畫對於初學美術的人，是最良的導師。

三　奇形的繪畫

西洋的新興藝術的繪畫和東洋的繪畫，都是屬於這一類的。現在先舉「新興藝術之母」的塞尚痕（Cézanne 1839—1906）的作品

爲實例，即第四例的「賽尙痕夫人肖像」（見卷首插圖）。看慣了前邊的工緻的畫及模糊的畫，續看這種畫的時候，便對牠發生一種異常的感覺。這畫過於簡單，似乎是未完成的草稿。前述的三宅克已的作品中，筆法也簡單，但沒有未完成的感覺。因爲那是手法簡單而觀察法不簡單的；這是根本的觀察法簡單的。所以那種畫雖簡單而仍肖似實物，這種畫簡單而不肖似實物，就使人發生未完成與奇形的感覺。試看賽尙痕夫人的頭髮，臉孔，衣服，背景，都是各種形狀的塊的構成。這不是自然的模倣，而是由畫家改造過的自然，所以不能肖似自然的實物。以前的繪畫，或工緻，或模糊；但忠於自然的模倣，是兩者共通的方針。現在這第二種繪畫，根本的方針和前兩者不同了。賽尙痕對於自然，不肯用謙虛的態度而忠實地照樣模倣。他偏要在自然中選擇自己所歡喜的一方面，而在畫中表出這一方面的特相。當他對着了他的夫人而寫照的時候，他不肯依照了夫人的樣子而忠實地模倣，而特別注意於夫人身體各部的形。在他眼中的夫人，不是一個人，而是各種各樣的形的構成。他便在畫布上描寫這等形的構成。故描出來的畫當然不肖似實際的夫人。這是夫人的某一方面的特相，即夫人的神氣的特點。賽尙痕捉住了她這特點，而在繪畫中放大誇張地描寫，使變成這奇形的姿態。故這肖像雖然不肖似實際，但因其表出着神氣的特點，故另有新鮮強烈之感。看了這畫之後，回想前面的聖母戴冠的畫，便覺得前面的是劇的，現在的是詩的，前面的是實際的，現在的是藝術的。在這一點上，西洋的新興藝術具有最高貴的藝術的價值。

這種奇形的畫法，始創於賽尙痕。故賽尙痕有「新興藝術之母」的稱號。賽尙痕以後，西洋畫法日漸趨向於奇形的方面。直到後來（約距今十年前，）竟有不成物象繪畫出世，即所謂立體派，未來派，表現派，抽象派等是也。現在可把這進程略述之：

與賽尙痕同時同調的畫家，有谷訶（Gogh 1853—1890），果剛，（Gauguin 1848—1903），亨利盧騷（H. Rousseau 1844—1910）三人。評者稱他們爲「後期印象派」畫家。谷訶喜用粗大的線和強烈的色彩來描寫各種人物的顏面，自己的肖像，或粗枝大葉的向日葵，火燄似的鬱金香樹，和烈日之下的田野。他所描的顏面用普通感覺看來，非常醜陋，甚至可怕。他在研究畫的時候，把人呼爲「兩足動物，」可見他的感覺根本異常了。他的研究，便是努力表出這些兩足足物動的顏貌的特相。特相放大而誇張的時候，便是爲醜陋而可怕的姿態。果剛是他的同志的朋友，這人不喜文明社會而喜描野蠻人的狀態。他的畫法和他的好尙一樣地野蠻而粗率。後來他逃出巴黎，到南大西洋的海中的一個荒島上，自己也做了野人。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這荒島上的野人的描寫。最後的盧騷，畫風另有一種奇形，他的畫好像貼紙手工，都是平面的形的集合。上述四人的作品的實例，在我所著的西洋畫派十二講和西洋美術史（皆開明版）中均有選載着。

比這等人的畫更加奇形一點，就有所謂「野獸派」的馬諦斯

（Matisse 1869—）的繪畫。「野獸」兩個字已足表出他的畫的奇形了。他的畫中都是粗大的線，不正確似的形狀（見西洋畫派十二講，及美術史第二百十七頁卷首。）他的畫派中最有特色的畫家可舉下列四人，這等都是正在世間活動的畫家。

房蘭根（Van Dongen）——作例見美術史二一八頁。

洛朗賞（Lourrencin 女畫家）——作例見卷首。

羅爾（Leoult）——作例見美術史二一九頁。

奧德芒（Othman）——作例見美術史卷首。

就中洛朗賞是女畫家，現在是五十歲的中年婦人，正在歐洲的畫壇上活動。她對於女子的姿態的描寫，最有特長。例如第五例「持扇的女子」（見卷首插圖，）其瘦削的顏面，深黑的瞳孔，纖細的肢體，顯然違背解剖學的規則而不肯似實際的人物。奇形的特相，比賽尙痕等更爲露骨了。但其畫富有強烈的刺激與清新的感覺。洛朗賞生於巴黎，是中流家庭的一女子。她幼時從師學畫，後來與當時的新派畫家相交游，就加入了野獸派的羣畫家中。千九百零七年，她的製作初次出品於巴黎的獨立展覽會。到了千九百十二年，製作更豐，就開個人作品展覽會，表示其獨得的畫才。從此就聞名於世。在一切野獸派畫家中，這位女畫家的畫風最爲新穎，與後來的更新的畫派最爲接近。其實她也不過是一個尋常的巴黎女子，只因其具有特異的眼力，對於世間能作特殊的觀察，故不肯隨附大衆的畫法，而求自己的特殊感覺的表現，終於成爲野獸派中最新的畫家。

現今我國研究西洋畫的青年男女，大多數歡喜後期印象派與野獸派的繪畫。他們的作畫，大都不肯忠於自然的模倣，而傾向於奇形的方面。棄舊而向新，捨過去而從現在，廢模倣而重表現，原是可喜可嘉的事。但我欲寄語這等青年男女的洋畫研究者：學習此種繪畫，切勿徒事表面的皮毛的模倣！研究繪畫的第一要事，必須從自己對於世間的觀察力出發，決不可向別人的作品中學習。你們對於世間，必須果真具有特殊的感覺與觀察法，然後可以用特殊的畫法而表現自己的特殊的世間觀。倘沒有修練觀察的眼力，而僅從新派的畫集中模倣色的調法，線的用法，或更從局部模倣顏面的描法，手的描法，樹木的描法等，而用以湊成自己的作品，則對於你們的藝術事業的前程，是非常的不幸。這樣的模倣，遠不如忠實模倣自然而作舊派的畫爲穩健而有益。總之，觀察是表現之母，即眼是手之母。欲練習用手表現，先須練習用眼觀察。欲修繪畫，先須修養自己的人生觀與世間觀。這是藝術研究上第一要事。故我在說了野獸派繪畫之後，特地插入這段忠告，希望青年畫家注意。

野獸派之後，歐洲各國的畫壇上便有許多奇形怪狀的繪畫出現了。即在約二十年前，千九百十年左右，歐洲新興繪畫蜂起：法蘭西有「立體派」，意大利有「未來派」，德意志有「表現派」，俄羅斯有「抽象派」。這大都是畫面上看不出物象的繪畫。

立體派的提倡者名曰比卡索（Picasso 1881—）。他的主張是

欲把物的形體解散而重行組織。故描寫一間房子時，四面的牆壁都畫出來。又把物的形體分析爲形的原質，即三角形，四方形，圓錐形，圓筒形等幾何形體。故他的畫面上，不見物象而只見各種幾何形體。這一派中著名的畫家，有勃拉克(Blaque)，雷琪(Regor)，芳寧格爾(Feininger)等。他們的作例，在西洋畫派十二講中有幾幅選載着。

未來派的提倡者名曰馬利內諦（Marinetti 1878—）。他的主張是欲在繪畫中表出時間的經過。故他的畫中，馬有二十餘個足，彈琴的人有四五隻手。又常在牆外描出室內的事物，在女子的衣服的外面描出乳房，牆壁和衣服好像都是玻璃製的。未來派畫家中有名的人，有賽佛理尼（Severeni），羅索洛（Russolo）等。他們的作例，也選載在西洋畫派十二講中。

表現派的提倡者名曰彼希斯坦（Pechstein 1881—）。他的主張與後期印象派及野獸派大致相類，不過奇怪的程度比他們爲深。爲欲表出主觀的意力，不顧物象的形似，故又與未來派立體派相接近。這種畫在現代的德國非常流行。德國社會上各種裝飾圖案，例如商店的樣子窗的裝飾，舞臺上的裝飾等，都取表現派的畫風。表現派畫家中著名者，有可可修卡（Kokoschka），羅德爾夫（Schmidt-Rottlf）等。其作例在西洋畫派十二講中亦有揭載。

抽象派的提倡者名曰康定斯基（Kandinsky 1866—）。他的主張顯然認爲繪畫不必描寫物象，只要用形狀和色彩來表出抽象的美。故他的畫中大都只有一種構圖，而不描寫事物，其畫亦大都沒有畫題，而只稱爲「構圖第一」「構圖第二」等。故他的畫派又稱爲「構圖派」。西洋畫派十二講中載着他的作例。

這等是奇形的繪畫的極端的例。欲研究這等繪畫，需要特殊的意識。這不是人人皆能理解或學習的繪畫。現在我們試舉一例，以表示繪畫的奇形的傾向的極致，即如第六例，立體派畫家芳寧格爾的「橋」（見卷首插圖）。試看這幅奇形的繪畫，竟好像是許多三角板和米突尺的堆積。其中隱約露出橋的形跡和對岸的建築的模樣。要理解這種繪畫，實在很不容易。但我們可以知道，這也是由於前述的對於物象的特殊的觀察而來的結果。即畫家的觀察這橋的時候，僅注意於橋的某一方面的相（形），又把這特相用自己的心來加以改造而描表之，卽成爲這奇形的幻象。

以上是就西洋的新興藝術而說的。我們中國的繪畫，也是奇形的繪畫的適例。中國的繪畫，在現今的舊式住宅的廳堂中常可看到，不須揭示實例。試回想這種繪畫中所描的物象：無論其爲粗率或工緻，比較起實際的物象來，總覺得簡單而不肖似實物。因爲處處用線，故其物象簡單；又處處經過改造，故不肖似實物。這便是因爲中國畫家對於自然物象的觀察法，注意其某一方面的相（線）。西洋的新興藝術家特別注意物的「形」，中國畫家則特別注意於物的「線」。中國畫家的觀察物象，只有其輪廓及界線而不看其別的部分。他們觀察人的顏貌，只

見臉的輪廓，眉目口鼻的線等，而不注意於其線所包成的臉。那們描畫的時候，也就把這種線描得特別顯著。故中國畫中的人物，都好像是用鐵絲彎成功的，只有輪廓而沒有肉。其他的物象的描寫，也都如此。例如工筆畫中，描桌子只描輪廓及木料交接的界線，而不描寫木料上的色彩或紋路。描地方磚只描蔓形的格子線（即磚的交接的界線）而不描磚的本身。故無論其爲何等工筆的畫，但其所描的依然只有物象的一方面的相，而不是完全的實際的物象。所以中國畫都是奇形的。

且中國畫家對於物象的觀察，有更特殊的眼光。即不但在一物象中僅看其一方面的特相，又能在許多物象中僅取其某一種物象，而描表之爲繪畫。例如在一很大立幅中，孤零零地描一塊石頭，或兩株白菜。這塊石頭後面有甚麼背景？這些白菜放在甚麼地方？他們都不看見了。描人物也是如此，在一幅中堂中，孤零零地描一個鍾馗。這鍾馗站在甚麼地方？他的後面有甚麼背景，他們都不見。這鍾馗彷彿是吊在空中的，但上面又沒有吊線。這眞是奇形的繪畫！

但我們不要講理，而但用感情來欣賞這些中國畫，便覺有一種異常清新而強烈的趣味。因爲省略物象上其他一切的瑣屑點，而努力表現其某一方面的特相時，其物象就單純化，奇形化；即由「現實的」一化而爲「非現實的。」隔離現實，是藝術成立的必要條件之一。故「非現實的」就是「藝術的。」故西洋的新興藝術，比舊派藝術更爲「藝術的；」中國的繪畫，比西洋的繪畫更富於藝術的香氣。

以上已就世間的三種繪畫的特點敍述過了。要之，繪畫的相異，完全就是畫家對於自然物象的觀察法的相異。視點遍求注集於物象的各部而觀察，即描出全部詳細而工緻的繪畫，例如西洋古典派以前的繪畫便是。視點平均分布於物象的全體而觀察，即描出全部粗率而模糊的繪畫，例如西洋的印象派繪畫便是。視點專注於物象的某一方面而觀察，即描出簡單而奇形的繪畫，例如西洋的新興美術和中國畫便是。——所以學習繪畫，不可僅從手的描寫臨摹上練習，必須從眼的觀察上學起。而繪畫的看法，亦不可僅從畫幅中探索，必須從自然物象觀察上學起、

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寫於嘉興楊柳灣之緣緣堂。


THREE FLOWERS
FACE POWDER
RICHARD HUDNUT
New York Paris
三種名花精製之化妝品。係照赫德納公司之美顏祕方精製而成。質料純細。色豔香濃。堪稱女界之寶。
三花牌香霜。搽皮膚上。立被吸收。功能滋養肌膚。不受風日塵垢之侵犯。搽後卽敷三花牌香粉。則爲效更妙。粉旣勻淨。色更鮮明。
(三)
三花之香
THREE·FLOWERS
VANISHING
THREE FLOWERS VANISHING CREAM
各藥房化妝品店洋廣貨店均有出售
紐約巴黎赫德納公司精製
中國分公司
上海廣東路三號

徵文當選

女教師的話

靈魂的歸宿

陳任箴

當我還沒有做小學教師的時候，就時常聽到「××在做小學教員。」「哦！做小學教員嗎？為什麼要做小學教員呢？」那一類的話。不必說，在這些語氣中，是可以領略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為「小學教員是無聊的，是沒出息的。」而在小學教員自身呢，他們好像也覺得了自己在社會上地位的渺小，或者受經濟的壓迫，因此有很多的小學教員別尋出路的。

女子有職業在中國還只是很近的事。最早給女子插足的，就是教育。所以女子做小學教員的比別種職業多些。可是有一部份的女教師，到了一結婚，就不幹了。因此有許多人罵着：女子要在社會上做事只是說說的啦！這些女教師，不過想掙些嫁資罷了！她們對於職業只認為是嫁前的消遣啦！……這種的謾罵，固然能夠給意懶者一些刺激；但社會上的組織不良，她們常因此不能不顧到家庭而失去了社會事業的，我們實不能不為她們痛惜。

廢話說得够了，現在該說一些我之所以為小學教員了。我常想：一般大人先生們嘴裏高喊着救國救國，但實際上何嘗真能救國？他們只要不禍國，小百姓就受賜多了！要

異能救國的，還是那些能耐苦具有偉大潛力的小學教員。他們像辛勞的園丁，繼續不斷的努力着耕耘他們的園林，經心把那些樹苗似的天真的孩子，培養着，使他們長成。長到會開花，結果，或成爲一種有用的良材。啊！小學教員們！你們是最有功績而酬報最微的勞動者；可是你們物質上的報酬雖薄，但精神上的獲得不是很多嗎？——他們那天真的笑顏，真誠的小心，不是金錢所買不到的感情，而因之是無上的至寶嗎？

在這樣熱烈的羨慕中，我於是就擇定了終身的職業——小學教員。好在我自己物質生活的程度不怎樣高，家庭經濟也可以不必顧到，所以我不被壓迫而離開我的理想事業；至於所謂地位呢，隨它渺小好了，只要自我的精神和人格不跟了所謂地位小下去，就好了。從此，我在理想的園裏建築了無數的美麗的空中樓閣。在夢中，我時常看見許多天真純潔的孩子們，張着手在歡迎我，或者和幾個同志，在那裏盡心計劃，想把好的生活給與那些頑皮而又可愛的孩子們，使他們成爲又可愛，又有用，一直到長大，都保留着一顆真誠的赤血似的心。我於是勝利地笑了，笑得從睡夢中醒來。

現在我已做了好些時候的小學教員了，可是自問成績呢？只要靜靜的思索五分鐘，那麼，失望和慚愧的情緒就紛至沓來，使我跌入痛苦的深淵。因爲在從前認做靈魂的歸宿呀！如今搗毀了！

我雖然博得了孩子們熱烈真誠的感情，但我只是感到慚愧。因爲我沒給她們所要知道的種種，而她們給我的酬報卻這樣豐富！現在我所教的學生大都是勞動者的子女，這真是我歡喜的事，因爲在他們寬大而破舊的衣襟上，還帶了父母辛勞的痕跡，使我深深地感動呢。可是他們的鳥籠式的房屋常常使他們厭棄，而到街頭去；出了學校以外，就做着不規則的遊戲，學上種種不良的習慣，得到些不好的印像。他們的父母又太忙於工作了，極短的休息期間，還不够恢復他們整天疲倦着的精神，那有時候去教育兒女？加之他們自身從沒有受過教育，對於子女的行爲，是不很注意到的。所以當我的教化覺得沒有效力時，我總歎着氣說：這是環境啊！這是因爲他們的家庭，他們的社會太壞了，但立刻我又覺得這話是錯誤，是我自己太不負責任，太沒有能力了。我爲什麼不努力給他們造一個適宜的環境呢？爲什麼不把學校變做他們的樂園，給他們良好的生活呢？想到此，我覺得我不配做一個努力爲社會謀進化的人，不配做一個堅苦卓絕的小學教員，我此時感到空虛，失望，悲哀，慚愧！從前的美夢呢？好像給寒冷的西北風吹醒了，我不敢再做只上課領薪水而無意義的小學教員了，因爲這是我所痛恨的。

但是以後的生活轉向到那方去？在茫茫的人海中，我向何處尋找靈魂的歸宿？只恐還是在天真的孩子們，才能發現真的世界吧？並且，良知在責罰我：不該遇到了困難就向後轉，不該下了種子就望收穫！啊！不錯，小學教員，是我理想中的終身事業，怎好隨便地捨棄呢？好！

以後只求努力地盡心地幹去吧！雖然只是極少的收穫，也是無上的安慰；我就憑着努力來博取這無上的安慰吧！在這種決心之下，我於是依然天天看到紅潤的笑頰，握着柔嫩可愛的小手，安靜地生活着，等那無上的安慰到來。

從此，我再重新建起我美麗的空中樓閣，來做我永遠的靈魂之歸宿。

十九，十二，八，於[illegible]

對於兒童教育的一點經驗語

周鈍若女士

當我在中學剛畢業的時候，因為沒有充分的經濟，知道沒有升學的希望，所以就不得不預備找一個相當的職業，權為安置。但是職業多得很呢，配合我們中學畢業生做的也有不少，眞是歧途千萬，不知走那一條路才好？後來，我想：像我這樣一個剛從學校裏出來，在社會上一些閱歷沒有的人，還是走上教育的一條路，比較平穩些；所以就託人在教育界方面，替我留意。後來有一個朋友，替我在K地的一個小學裏，找到了一個級任教員的位置。

我的性情是靜的，無論做事，讀書，總喜歡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不願意有旁人來攪擾的，見了小孩，更是頭痛。所以後來接得那朋友的信，說替我找到了這樣一個位置，我非但不快樂，還蹙蹙的悶憂了幾天。我想：我從來沒有和小孩子親近過，現在忽然有一大羣小孩要託付給我，要我去教導他們，訓誨他們，這是何等的困難呢？不過我既沒有教導大學生的資格，就不得不與小學生去周旋，憂悶也沒有法想；不如把憂悶的念頭去掉，去戰勝那個困難。

學校開學了，三四十個七八歲以至十一二歲的小孩，緊擠在一間教室裏，我算是他們的教師了。這許多孩子，因為性別的關係，年齡的關係，家庭的關係，性情自然不能一樣。有的喜動，有的喜靜；有的很細心，有的粗心得要命；有的很能用功，有的你不去迫他，他自己就不肯念書；有的對於自己的整潔很能留意，有的是完全不介意的。在剛起頭的幾天，我對於他們，眞似一盤散沙，沒有法想。他們中間，確有幾個很聰明很討人喜歡的；不過有時也有他們的壞脾氣。還有幾個小孩，他們的舉動行為，簡直使你見了要生氣，又要發笑。我在沒有辦法之時，祇得暗暗地考察他們的個性，把考察所得的記下來。

過了差不多半個月，他們的個性大概有些知道了，便想法一方要把他們每人的壞脾氣去掉，一方鼓勵他們於保守各人自己長處之外，還要取人家的長處補進去，並且對於有特種天才的人，還要使他們能儘量的發展。但是實施是沒有計畫那樣便當。小孩子是不可威逼的，也不是演說那樣空講可以發生效力的；是要在無形無蹤，隨時隨地，把他們慢慢地引到你所要他們走的一條路上去的。後來我從經驗上得到了幾條教導兒童的法則，就是：(一)教師要有母親的心，兒童的精神。(二)教師要能把教育寓於遊戲談話的裏面。(三)教師自己的一言一動，要十分留心。(四)教師對於兒童的賞罰要嚴明。

小孩子是頂天真的，你怎樣的愛他，他就會怎樣的愛你，因爲他愛你，他就會很信任你。小孩子是頂活潑的，所以我們訓導他們，是不合宜在上課的時候，用一味正經的話和他們說；應該處處留心他們，隨時把利害告訴他們，指導他們，我們要有小孩子一樣的精神，在散課的時候，和他們一起去玩，做他們的領導。小孩子旣很信任了教師，教師的言動，他們就作爲榜樣。我們要兒童好，對於自己的一言一動，就不得不格外留意。小孩子很喜歡戴高帽子的，他們在功課上，言動上，如其有可以獎勵的地方，應該就要獎勉他們，鼓勵他們，使他們對於好的方面更加起勁。如其有不對的地方亦應當立刻就提出來，小過可以勸戒，大過應與以相當的處罰，這樣，他們就將勇於爲善，而憚於犯過了。久而久之，他們的言動，就會不期然而然的走上軌道了。

我起初以爲教導兒童，是一件頂沉悶頂乏味的事情，現在我覺得假使你眞的有心於兒童教育，眞的能把全副的精神放在上面，很能使你發生興趣，感到快樂。我從事小學教育，總算有三四年了；對於小學生的心理，也大略有些知道；故把這一點小小的經驗語寫出來，以求海內大教育家的指教。

精神的慰安

愛　華

時光倒數過去四年，那時我正在G師範學校畢業。當我考完畢業試時，我底心靈便彷徨不安。腦海裏不時有這個思潮：到社會服務呢，還是升學？服務社會是比學校生活舒暢愉快嗎？升學在我的環境有可能的情勢嗎？直到暑假時，家庭經濟狀況我更明白了，於是決定不再升學。但是到社會服務去，自家的程度還很幼稚，難道就有教人的能力嗎？這又使我躊躇起來！可是，我深思一下，我在這樣的環境中能够享受這好幾年的中等教育的機會，也可算是幸福了。現在旣有了些微可以謀生的知識，還不出去賺點錢來救我們的窮困，在良心上也有所不許啊，況且政府培育我們，是因師資缺乏；我們畢業了，還不盡力爲自己，爲社會，爲黨國去努力，負着「師範生的使命」去服務社會，也是負了國家養育人才的旨意啊！於是，我決定了我的職業做一個小學教師，好使我所學的施於一羣天眞爛縵的兒童。

在某暑假的一天，我得友人的紹介，到××小學任事，從此我的心靈得了個歸宿；而這四年來我所得的經驗生活的痕跡，往往在我心靈中，腦海裏，像電影般一幕幕的反映出來，印象是很深的啊！

當嫵媚的曖和的太陽從東方樹梢升上，豔麗的朝霞一朵朵在雲間掩映着活潑的鳥兒在枝頭清脆的歌唱，一陣陣的車聲和汽船啓行的汽笛聲，把我從甜夢中驚醒過來時，我便急急地起床，愛惜這一天最可寶貴的清晨，來做我應做的工作。

給鈴響過後，一羣天眞可愛的孩子便列隊步入課堂。我走上了講堂，他們便向我行一個敬禮；我以和藹的態度來講書，或者講故事

的當兒，課室裏的空氣是異常的融和，異常的安靜；我們師生間的感情，是親密而莊嚴，歡樂而警惕；啊啊，那是多麼愉快的喲！真如陶醉在春之懷抱裏，和溫柔可愛的春之小天使游戲，精神上的快慰，是怎樣令人追求的啊！

這樣的生活，跟着時光一起過着，工作漸漸的純熟了，同事們也都親近得多了。學生看見我時，都睒着細小而靈活的眼睛微笑地向我親摯地招呼；我有時握着他們玉藕般嫩白的小手，有時撫摩着他們柔黑的美髮，問他們功課預備好了沒有，和他們一起打乒乓球，領他們在操場上作種種有益身心的游戲，一天到晚都是在天真快樂的氛圍中，使我忘記了困倦，忘記了苦悶的前塵。這時，我真覺得我的生活有意義，雖然物質的享受是微薄，但這種精神的慰安，又在那裏可以得到呢？

每當星期日或休假時，我便領他們到郊外欣賞自然的景色，看那青翠欲滴的樹木，蒼鬱的山峯，聽那潺湲的流水，溫婉的鳥唱，在綠褥似的草場上，或唱歌，或跳舞，這是多舒快呀？啊！一方面既可以使他們認識自然現象，引起研究的興趣，一方面也可以令他們身心得益；在我當然麻煩得多，負責很重；然而我愛他們的天真活潑，他們也愛我和藹可親；我雖辛苦一點，亦是責任中的事。

當他們遇了一些不如意事，像偶然跌倒，便會哭起來，但當我抱起了安慰幾句，也就收了聲，像得了慈母撫愛似的。有時，在游戲的時候，他們玩得興高采烈，唱着柔和的歌曲，做着天真的表情，那時我也歡喜得手舞足蹈，伴着他們歌唱。有時在放學了，還有一兩個和我要好的孩子留在校裏要我講故事，我總不會拒絕，使他們失望。——我以為拒絕小孩子的善意請求是不應該，這不會在那幼稚的心裏刺下創痕了！——我講的時候，有時抱起他們在我膝上；講得高興了，他們常常笑着倒在我的懷裏，我便在她們嬌嫩得像蘋果般的頰上連吻幾下。……………啊，這種生活，完全沈浸在溫暖舒適的感情裏，是使人多麼的愉快而眷戀啊！我的生活完全是精神的安慰勝於物質的享受呢。下面的一段話，就是我這幾年來的經驗和意見，就作這篇東西的結尾罷！

『近代職業，最清苦的要算小學教師了！』這是許多人說的話，誠然，在粉筆生涯裏討生活，是職業中最不堪設想的。尤其是小學，這話是對的。但是我覺得辦小學教育的人應該取什麼態度才是適當呢？第一，我覺得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教育者若以同一模型創造兒童，是根本失掉了小學教育的意義，因為小學教育的目的是順應助長兒童的個性發展；所以我們要認清楚社會環境，因人，因地，因時，視察情形，從事找尋新的教育意義，不要單憑書本，我們要利用自己的思想能力和經驗去改善，而獲得教育的真意義。第二，我們受經濟的壓迫，當然感到生活的痛苦，但是我們消費可以節省，不用做社會物質中人，要做一個超乎物質底人；因為物質的享樂不足以安慰我們，我們所希望得到的是精神上底慰安。我們小學教師底生活雖然痛苦而平凡，然而我們可以

在痛苦中尋求快樂，從平凡裏找出高超，那便是快樂以上的快樂。常在快樂中過活的人，他們的快樂是無價值的；唯有我們置身於痛苦而平凡的小學教育者，從苦痛中找出甘甜，從平凡裏取得興趣，那就是懂得「橄欖」滋味之可愛的人啊！

這是我所感到的一點

憶夢

『不要責罰兒童，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是過失；不要使兒童來謝罪，因為他不知道何以會使諸君動怒。兒童還沒有所謂對於道德的意識，所以不能成立為道德上底惡。因之，叱他罰他，都是不應當的。』——愛爾兒——

我覺得以感化主義來施行我們的教育，是我們做小學教師者最適當的方針。遇到小朋友們有錯誤的地方，最好是用善言慢慢的去勸慰他，或用熱忱的情感去激勵他！最難的是碰到品性頑劣的孩子，訓導對於他似乎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當以積極的方法去鼓勵他，激發他的羞恥心；更以獎勵的方法引起他愛好功課的興味，同時還替他開闢改過的新途徑，領導他走上平坦光明的路上去。只要我們能夠耐心下氣，我想是必定可以收成效的。我們當教師的所最大忌的病，就是憑了一時的火性易於發怒；或是擺出教師的架子呼叱他們，因為這是最下的計策，反增加了他們怨恨憎惡教師的心理，於事實上是無補的。我們當站在領導者的地位，彷彿給他們一服興奮劑，給他們一些熱力而已。一切還得他們自動的去解決奮鬬。並且，我以為訓育孩子的方針，絕對不是在講堂上幾句「像煞有介事」的訓話可以改變他們態度的，最重要的還是在課餘遊嬉時，隨時隨地的領導他們，糾正他們，這樣非但可以啓發思想，也可以明瞭他們每個人的個性和處境。

還有，也是我們當小學教師所當注意的就是不可和小朋友隔膜，要加入他們的團體，跑到他們的隊伍裏去，而以身作則；那末，就可以得到他們真心誠意的信仰和服從教師的指揮。因為師生本當是互相親愛的，我們要拿出全副的精神來，很自然地使得每個學生都是學識豐富，性情優良，志趣高尚才好。以前私塾裏的學童，對於教師簡直是和老鼠見了貓兒一般的驚惶失措。試問這種畸形的教育，實際上除了「怕」字外還有什麼用？

在教室中上課時，固然為遵守紀律保持秩序起見，不得不在形式上有一種師生之別，可是課餘休息時，大家不妨一塊兒嬉戲，以保持師生親愛的感情。

我覺得終日和天真的小朋友們處在一起，實在使人精神愉快，但痛心的就是我國教育還未能普及的現代，自己的一隻飯碗都是朝不保夕，而待遇的苛刻甚至連生活都難以維持，更怎能夠專心專意，將所有的精神犧牲於教育事業呢？

臙脂攷

黃石

臙脂這種東西，古來婦女就用爲修飾之物；在昔原是一種奢侈品，在今日卻差不多變爲必需品了。你瞧街上的婦女，除掉蓬頭粗服，面如桼色的粗作女工，與被日頭晒得面如赤銅的農婦之外，那一個不是裝成嘴頰嫣紅的？說也奇怪，在「男權高於一切」的那個時代，女子非向男子爭妍取憐，生活就有危險，用臙脂的婦女，還占少數；倒是在「婦女醒覺，」「獨立，」「解放，」「女子不復做男子的玩物」這一類的高呼，正叫得起勁的這個時候，政府雖然把脂粉列入奢侈品內，徵收重稅特捐，臙脂的銷路倒反愈大愈廣，連號稱婦女先導的女學生，裝台手袋裏，無一不有臙脂這種「要素」。有人說，愛美是人類的天性，所以人人都要拿臙脂來修飾自己。對！又有人謂文化發達的結果，就是把富豪貴族階級獨享的「奢侈品，」變爲人人能享用的日用品，所以在這個文化發達的年頭，臙脂就普遍化了。對！對！那麼，意義如此重大的東西，似不可不尋究牠的來歷。

素聞「南朝金粉，北地臙脂」的成語，從前只好存「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心理，今年居然天假之緣，由南鄙而至北地，耳聞的居然目見了。古人洵不我欺，北方婦女擦臙脂的藝術，的確比南人好多了！而且，還有些「老北京」告訴我：要是南方有朋友，非買盒胭脂寄回，或者將來南返，非帶些回去做禮物不可，因爲北方的臙脂是頂好頂有名的。這句對極了的善言，雖然對於「寡人」沒有用處，徒然辜負人家一番美意，可是這話倒愈發激起我追尋胭脂的來歷的好奇心。但是要搜尋材料，卻苦於沒有頭緒。

因爲近年耽於民俗的研究，要向那些所謂「稗史，」「野乘」之類的古籍尋找資料，無意中發見一兩條關於胭脂的記載，久潛的好奇心，又復喚了起來。因費一番工夫輾轉推尋，結果居然得到這一點子收穫，總算是意外的發見。我最初發見的微光，是唐代文人張泌的粧樓記裏面一兩條零碎的記載。其中有一條敍臙支云：——

燕支染粉爲婦人色，故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燕支也。匈奴有燕支山，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閼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匈奴名妻閼氏，」這句話在我聽來很新鮮，因爲從前文史的教師都告訴我：「閼氏，」匈奴皇后之稱，亦猶「單于」爲匈奴王之號也。我不是歷史家，當時無疑問地接受這個解釋，沒有去考察過。現在經他

這麼一說，倒激動了我，於是去找尋歷史書的記載。果然在前漢書匈奴列傳裏找到兩條注釋，第一條和我的舊聞相合，是顏師古的主張；第二條劉攽所提，倒與張泌一致，今分別引錄如下：

顏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於連反；氏音支。」

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閼氏，而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

司馬貞注史記作索隱，亦主張「閼氏」爲匈奴后號，其說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見史記匈奴列傳）關於「閼氏」的解釋，現在暫且擱過一邊，先說由「閼氏」二字而引起的「燕支山」。張泌又把他寫作「閼氏山」，史記作「焉支山」，漢書作「焉耆山」，其爲譯音，蓋甚顯明。這個名稱，不論怎樣譯寫，其音都與「胭脂」相同；而且匈奴之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據西河故事末句一作「使我婦女無顏色」似乎不對。）這明明表出焉支山與胭脂很有關係。讓我們先看看古人對於焉支山的注解，回來再詳論胭脂。

史記正義云：焉支山，「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

史記索隱引習鑿齒與燕王書云：「焉支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烟支，婦人採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親知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得了，我們研究胭脂由來的問題的鎖鑰，就在這裏。這一段話，透露了幾個重要的消息；第一，甘州的焉支山，以盛產製造胭脂的原料得名；第二，胭脂的原料，是一種陽生的野花，名叫「紅藍，」本爲染色，後婦人採其花作「烟支」；第三，「閼氏」當作婦人解，音烟支，亦猶古語以「金粉」爲南朝婦女，以「胭脂」爲北地婦女的代名詞也。

於是乎我們的問題，便轉移到胭支的原料問題。據習鑿齒說，烟支是「紅藍」花英製造成功的，「紅藍」是什麼？大家再看習鑿齒的報告。爾雅翼引他與謝侍中書云：——

此山有紅藍花，北人采其花作烟支，婦人粧時作顏色用。如豆大，按令偏頰，殊覺鮮明。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故匈奴有烟支山。

爾雅翼復加說明這種植物的性質和功用：——

今中國謂「紅藍，」或只謂之「紅花。」大抵三月初種花，出時，日日乘涼摘取之，每頃一日須百人摘。五月種晚花，七月中摘，深色鮮明，耐久不黦，勝於春種者。花生時，但作黃色茸茸然，故又一名「黃藍。」杵碓水淘，絞取黃汁，更擣以清酸粟漿淘之，絞如初，卽收取染紅。然後更擣而暴之，以染紅色，極鮮明。按崔豹言，則漢雖有紅藍，然不可以爲烟支，其染亦未盛。今則盛種而多染，謂之「眞紅，」蓋蘇方木所染。崔豹古今注曰：今人以重絳爲烟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爲紅藍耳。舊說赤白之間爲紅，卽今所謂「紅藍」也。其謂之舊紅者，卽漢重

絳，顏色黯暗，相去遠矣。又爲婦人妝色，以綿染之，圓徑三寸許，號「綿燕支。」又小薄爲花片，名「金花烟支，」特宜妝色。蓋種一頃者，歲收絹三百疋，此千畝卮茜之類。

這一段話，十分重要，由此我們知道：（一）「紅藍」又名「紅花。」有春夏兩造，早造是在三月初種，晚造五月種，七月摘，色更鮮明耐久。（二）紅藍花初時作黃色，故又名「黃藍。」（三）「紅藍花」汁，被取之，可爲極佳之紅色染料，叫做「眞紅，」勝過中國原有的蘇方木，且勝過顏色黯晦的「重絳。」（四）此花又可製爲烟火，種色有二，一爲「綿燕支，」製法拿綿絮蘸紅藍花汁，捲成圓條；一種叫「金花烟支，」是一種薄片。（五）種「紅藍」牧利甚大，一頃可收絹三百匹的牧益！再看上段提及的崔豹（西晉人）古今注，看他怎麼說：

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自爲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即今所謂「紅藍」也。

從這一段話，我們對於「紅藍」的形狀，就知得更清楚。更重要的是：晉時「紅藍」傳播仍不甚廣，普通「燕支」以重絳爲之。牽「紅藍」花來製造的燕支，是以其液染粉，特稱之爲「燕支粉。」又因此花爲製胭脂原料，故又順口叫牠做「燕支。」

生當崔豹之後的東晉的要人張華，於其所著博物志也有兩條講及「黃藍花」及取「黃藍」作燕支的方法，茲引錄如下，以資比較：——

「黃藍，」張騫所得，今滄魏亦種，近世人多種之。收其花，俟乾，以染帛，色鮮於茜，謂之「眞紅，」亦曰「乾紅。」目其草曰「紅花。」以染帛之餘爲燕支。乾草初漬則色黃，故又爲黃藍。（見周心如道光年校本卷末補上。光緒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無此條，[illegible]抄引錄此條，文辭稍有異。）

作燕支法：取藍蓉擣以水，洮去黃汁，作餅如手掌，著濕草臥，一宿便陰乾。欲用燕支，三四日以水洮赤黃汁，盡得赤汁而止也。」（見同刻本卷末補下，太平御覽，七一九引錄。）

此處所述燕支的製法，比崔豹所說繁複多了。崔豹但言「以染粉，」蓋謂以花汁染粉，製爲「燕支粉，」未言黃藍花汁如何製法。張華就說得很鮮明，因爲此花含有紅、黃兩種色素，須先去其黃色，獨取其紅色素，故此要經過擣，洮，作餅，陰乾，至盡得赤汁而後已；否則「初漬則色黃。」張華雖未言以赤汁染粉，但以意度之，大約仍是這樣製法。故晉時的燕支是粉狀的，尚未可稱爲燕「脂。」曰「近世人多種之，」可見東晉時人已能利用這種植物。曰「以染帛之餘爲燕支，」可見「紅藍」初時只用爲染料，後才利用爲妝飾物，其發達的途徑是從實用到奢侈。

張華的紀載，還有兩個重要的貢獻：第一，「黃藍」非我國的土產，乃張騫從西域介紹入來，是證燕脂這種東西，不是吾華民族固有的物品。這個問題，且留待下面再討論。再說張華的第二個重要貢獻，是指出「黃藍」還有一個名稱，叫做「紅花，」蓋省了一個藍字的簡也。於是

我又向植物學的書籍，去查考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植物？總算努力不虛，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裏，找到一條講「紅花」的，他叫作「番紅花」以其來自西番也。

番紅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國，卽彼地紅藍花也。元時以入食饌用。

據此，我們知道這種植物不但可供染色，修容兩用，並且可以充作食物。又知道這種植物來自土耳其斯坦，亞拉伯那些近東的地帶，卽匈奴領域的焉支山所產，也似乎是從更西移植來，如同葡萄之來自大宛，而大宛又得自希臘一般。黃藍花怎麼可「入食饌用」呢？我們再看救荒本草的記載：——

「紅花菜」本草名紅藍花，今處處有之。苗高二尺許，莖葉有刺，似刺薊葉，而潤澤窊面，梢結梂彙，亦多刺。開紅花，蕊出梂上。圃人採之，採已復出，至盡而罷。梂中結實白顆，如小豆大。其花暴乾，以染眞紅，及作胭脂。花味辛，葉味甘。採嫩葉煠熟，油鹽調食。子可笮作油用。

原來人們食的不是「紅藍」的花，而是牠的嫩葉。不但此也，其實亦「可笮作油用」。一種植物可作染料，可以飾容，可供食用，又可作燃料，功用如是之大，無怪乎匈奴人失了產此植物的焉支山，就同失了他們的根本命脈祁連山一樣的痛惜慨嘆了。不但這樣呢！紅藍這種植物，還可以做藥材，如嘉祐本草云：

紅藍花味辛溫，無毒，堪作胭脂。生梁漢及西域。一名黃藍。博物志云：「張騫所得，」今唐魏地亦種之。主產後血暈口噤，腹內惡血不盡，絞痛，胎死腹中；亦主蠱毒下血；

圖經亦云：「紅藍花卽紅花也，生梁漢及西域，今處處有之。人家場圃所種，冬而布子於熟地，至春生苗，夏乃有花。下作梂彙，多刺，花蕊出梂上。其花暴乾，以染眞紅，及作燕脂，主產後血病，亦療婦人產暈絕者。」

再查植物學大辭典，講「紅花」的形狀，性質，功用，均甚詳晰，大要說：「紅藍」學名「紅花」(Carthamus tinctions)，菊科，紅花屬。栽培於園圃間，越年生。草本，高至四五尺。葉互生，廣披針形，有銳鋸齒，略與薊類之葉相似。夏月，梢頭開花，花筒狀花冠，紅黃色。頭狀花序。總苞如葉狀，自綠邊有銳鋸齒之片而成。此植物之花冠，每朝摘採而乾貯之，可製臙脂，供紅色之染料，及爲女子妝飾之顏料。種子可搾油。又其嫩莖葉供食用。名見開寶本草。又有「紅藍，」「黃藍，」等名。又引蘇頌之說云「紅藍，其花紅色，葉頗似藍，故有藍名。」據此，我們才釋了一點懷團，就是此花色不是藍，何以叫做「紅藍，」「黃藍？」原來是因其「葉頗似藍」（卽製藍靛的植物，）並且同是製顏料的原料，故以類比而得名。

再查考植物名實圖考一書，又知紅花有兩種，一種產於西域，卽「紅藍，」一種產於西藏，則特稱爲「藏紅花，」李時珍之所謂「番紅花，」殆卽指此。今撮錄植物名實圖考(卷十四)所載如下：——

紅花，漢書作「紅藍花。」今爲治血要藥。西藏出者爲「藏紅花，」卽本草綱目「番紅花。」以染物，歷久不渝。湖南稱爲「紅藍，」入多

藝之。洛陽買販於吳越歲獲數十萬緡。

近代的植物學，已經把古書的記載證實了，並且清楚詳細地說明了。由上所述，讀者大概已得到關於「紅藍」這種植物的清晰概念了吧，那麼，我們再回來討論臙脂的小史罷。臙脂的原料產於西域，漢時張騫使西域，政治的目的沒有達到，倒帶了這種極有用的植物以及其他許多有關於文化的東西回來，這大概沒有什麼疑問了吧。據晉人的記載看來，「紅藍」傳入了中國之後，由漢至東晉間，似乎還未能充分利用。他們拿來製顏料及臙支，還用一種頗拙笨的方法，就是先把花擣汁，去掉黃色素。如果製臙支再加些手續，黏於粉上做成「燕支粉。」這樣製法的東西，擦在嘴臉上，恐怕不大膠固黏附吧。到了後魏，種植法和製造法，都很講究，並且有很大的進步。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曾之甚詳，讓我再當一回抄書匠：——

種法：欲雨後速下，或漫散種，或耬下，一如種麻法；亦有鋤掊而掩種子者，子科大而易料理。花出，欲日日乘涼摘取，(不摘則乾)摘必須盡。(留餘即合)五月子熟，拔曝令乾，打取之。(子亦不用鬱浥)五月種晚花，(春初即留子入五月便種，若待新花熟後取子，則太晚也。)七月中摘，深色鮮明，耐久不黦，勝春種者。負郭良田種一頃者，歲收絹三百匹，一頃收子二百斛，與麻子同價。既任車脂，亦堪爲燭，即是直頭成米。一頃花須百人摘，以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駕車地頭，每旦當有小兒僮女十百爲羣，自來分摘，正須平量中半分取，是以單夫隻婦，亦得多種。

作燕脂法：預燒落藜藋，及蒿及灰，(無者即草灰亦得)以湯淋取清汁，(初汁純厚太釅，即殺花不中用，唯可洗衣，取第三度淋者，以用揉花，和使好色也。)揉花，布袋絞取淳汁，著瓷椀中。取醋石榴兩三個，擘取子擣破，少著粟飯漿水極酸者和之，布絞取瀋，以和花汁。(若無石榴者，以好醋和飯漿亦得用。若復無醋者，清飯漿極酸者亦得空用之。)下白米粉，大如酸棗，(粉多則白)以淨竹箸不膩者，良久痛攪。蓋冒至夜，瀉去上清汁，至淳處止，傾著帛練角袋子中懸之，明日乾浥浥時，捻作小瓣，如半麻子，陰乾之則成矣。

合面脂法：用牛髓，(牛髓少者用牛脂和之，若無髓，空用脂亦得也。)溫酒，浸丁香藿香二種，煎法一同合澤。亦著青蒿以發色。綿濾著瓷漆盞中令凝。若作脣脂者，以熟朱和之，青油裹之。其冒霜雪遠行者，常齧蒜令破，以揩脣，既不劈裂，又令辟惡。(小兒面患皴者，夜燒梨令熟，以糠湯洗面訖，以暖梨汁塗之，令不皴。赤蓮染布，嚼以塗面亦不皴也。)(據羅氏影印吉石盦叢書本)

此外尚有合香澤，手藥，紫粉，香粉諸法，冗長不具引，然即此已足見其製造手續的繁複，及其改良與進步。最可注意者，以前俱用粉或綿染黃藍花汁爲用，今則曉用脂油合製，以成面脂脣脂，「燕脂」之名，至是才名副其實，說不定此時才正式成立——以前都叫做烟支或燕支，「支」無意義，顯然是譯音。由此可以斷定「臙脂」一物——指脂狀的而言，——到北朝方才發生。賈思勰還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報告，就是「紅藍」子「既任車脂，亦堪作燭，」簡直爲重要的工業原料，植之其利甚溥；子可以爲脂爲燭，這也許亦是燕「支」改名爲燕「脂」的一個原因。

我們的研究，最後歸結到一個問題，就是臙脂是不是漢族固有的物品？是不是我們自己的發明？抑或從異族輸入？我的答案是：「臙脂是外貨，並非土產。」理由有兩點。第一，製造臙脂的主要原料是從西域傳輸入來的。漢晉南北朝人的話，都可以供證。東晉（與桓溫同時）習鑿齒說，「吾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可見此時烟支雖已爲貴族婦女所用，而紅藍在當時仍很少見，其種植不甚廣，固極分明。同時張華，則爽性承認「黃藍，張騫所得。」從那裏得來呢？不消說自然是西域無疑了。蓋張騫使西域，流落匈奴多年，得機緣詳察匈奴人的生活。又輾轉西行，徧歷十八國。後得間返漢，因攜帶這種及其他的植物種子而歸，從此「紅藍」始移植於華土。晉豹亦供證「燕支……出西方。」爾雅翼也說，「燕支本非中國所有，蓋出西方，染粉爲婦人色，謂爲燕支粉，」則燕支原出西方，由匈奴間接傳來，已爲古代作家所公認，近代人對此也沒有什麼異議。

但孤證不足據；況且燕支原料西來，也未可據以斷定中國未有「黃藍」花之前，就沒有燕支。我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以助我的答案的成立，這就是從臙脂這個名稱的本身考察。按臙肢稱「脂，」最早不過北朝後魏的時代，並且那時的「臙」字還是寫作「燕。」（後齊民要術）賈晉之，南北朝始叫這種飾品爲「燕脂；」「臙」脂之名，迨由後世慣用脂狀的「燕脂，」因「脂」字之故，並「燕」字亦寫作月旁，這大約發生在隋唐時代。有了「臙脂」二字之後，人們漸漸把「臙」簡作「胭，」此卽今日「胭脂」二字的由來。再由南北朝往上推，胭脂二字的寫法，就很不一律，綜觀以上所引各節，至少有下列種種名稱或寫法：「焉支」「烟支」「鮮支」「燕支」「燕脂」「閼氏」「臙脂」「胭脂」「燕支粉」「綿燕支」「金花烟支」「面脂」「脣脂。」讀者要注意，這些名目，字雖不同，而音卻始終如一。讀者再要注意，在稱「脂」之後後，——卽後魏以後，——燕脂一詞，才有意義，以前的表詞，都有音無義。按我國造詞之例，凡複合字至少有一字有所取義，如稱爲「燕脂，」指其用油脂製成，或其狀如脂也。較古的名稱「焉支，」「烟支，」「鮮支，」「燕支，」「閼氏，」都徒有其音，無一字有意義者。然則其爲譯音，固無疑義了。因爲是譯音，故可以有種種寫法，而其音來來去去，卻又始終一樣。譯音的東西，非來自外國而何？

然則胭脂的本音，何由而來？答案是匈奴語。蓋匈奴有焉支山，——漢書作焉耆山，字異而音同，實亦同。此山產一種紅藍花的草本植物，匈奴人叫做「焉支花，」取花英製成修飾品，就叫牠做「焉支，」又稱爲「閼氏；」連帶牠的出產地，也叫做「焉支山。」這種植物傳入了中國，遂因其花的顏色，意譯爲「紅藍，」「黃藍，」後更簡稱爲「紅花。」但拿此花製成的修飾品，仍沿匈奴的原名，而有種種音譯如上述。

燕支來自西域的結論，還有兩個疑義，不可不略加解釋。其一爲崔豹「今人以重絳爲燕支」一說，其二爲唐李石續博物志所載：「三代以降，塗紫草臙脂，周以紅花爲之。或曰出於閼氏。」（見卷十）今先略論崔

豹之說，「重絳」是什麼東西，我檢了許多書，都找不到，只好存疑。但據曰「今人以重絳爲燕支，」則爲晉以前所無，按文義固甚明瞭。所以這一句話也不能推翻燕支外來的斷案。不過由此我們卻知道西晉時製造燕支，除紅藍之外，還有一種原料，所謂「重絳」是也。但是「重絳」所製的燕支，似乎不及紅藍所製的好。依我的推測，說不定紅藍在西晉時種植未廣，價值很貴，時人因倣其法，拿別種價較廉的顏料造成一種稍次的燕支，也未可知。這個假設，我覺得很有成立的可能。

其次，李石之說，費了我不少考證的工夫，倘使李石之說果真，則三代以後，早就有燕支了！於是我去考查「紫草」這種東西。按紫草一物，古之字書爾雅說文，都有講及。爾雅叫牠作「藐，」又名「茈草。」注云，一名茈䓞，史儀制多言綠綟綬，即此草所染也。周禮亦作茈，鄭注云，掌染草，謂之紫䓞。說文則稱紫草爲「䓞草，」說可以染流黃——一作留黃。按留黃之色，不是原色，而在紫、赤、黃之間。據此，紫草亦爲染草。先秦時代，色尚紫，多以紫草染色，尤喜拿來染綬，所謂「紫綬」是也。古之字書及經典，皆言茈草爲染料，沒有說及拿來製燕支的。

再查植物學的書籍，也有不少論及紫草的。本草經說，紫草一名「紫丹。」圖經論紫草較詳，牠說：紫草苗似蘭，莖赤，節青。二月花，紫白色。秋實。又說：「紫草生碭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中或種蒔其根，所以染紫也。」務本新書也說紫草之根，染色很好：「紫草秋深子熟，劣去其土，連根取出，就地鋪穰……以之染紫，其色殊美。」又李時珍本草綱目亦云茈草可以染紫，故名。齊民要術一書，有一段論種紫草之法甚詳，並引廣志說，「隴西紫草，染紫之上者。」又引博物志說，「平氏山之陽紫草特好也。」這些本草書裏面，也通通說紫草是染料，沒有一本提及紫草可以製燕支者。

再考之近世的植物學辭書，知紫草學名「紫丹」 Lithospermum officinale，爲紫草科，紫草屬草本植物。生於山野間，亦有人在園圃間種植，但沒有野生的好。紫草的根，皮部作深紫色，到冬季時，把牠的根挖掘出來，乾貯之，可作紫色的染料。紫丹，紫芙，地血，鴉銜草，以及爾雅之所謂「藐，」「茈䓞，」說文之所謂「䓞草，」都是牠的別名。（參看植物學大辭典）又據植物名實圖考，紫草即爾雅的藐，茈草，野生甚繁，根長而粗，作紫黑色。夏月開紅筩子花，無瓣，亦不舒放。昝瓣半含，可以治痘瘡破血，即「紫草茸」也。從前種紫草的人很多，自從紅藍從西域輸入之後，種法得宜，利贏十倍，種紫草的人就少了。（參考卷七山草類）

綜觀以上所列各書，都一致說紫草是染料，卻沒有一個人提及紫草可以製燕支的。齊民要術是一本實用書，每記一物，必詳其種法，用處及製作法，對於紫草，也只講如何種植製煉，以供染料之用，沒有一句話講及製燕支。再者，紫草之用在根，而其根是深紫而近黑色的，我想婦女搽燕支，取其嬌紅鮮艷，如紅暈以增其美，似乎沒有拿紫色塗在嘴臉上的道理。所以李石「三代以降，塗紫草爲臙脂」一說，不能不認爲錯誤。至「周以紅花」一語，其謬誤更不待辯。紅花產於焉支山，漢武之後，始傳

入中國，史有明文可稽，李石之誤，蓋未經考覈也。最後他說，「或曰出於關氏，」可見其對於臙脂的來歷，未經深察，亦未嘗否認臙脂來自西域的事實。原來他的續博物志是追記憶而寫，並非經過深思熟考的。觀其門人黃公泰說，「方舟先生，胸中有老氏藏書，取張華博物志，倣而續之。蓋游戲引筆，以占其胸中藏書何如耳；」（見續博物志跋）就是他自己也供認寫此書時，未經博考：「……倣華說一事續一事，不尙於搜索。」（見卷首）徒追記憶，不假考證的著作，自然不免有錯誤。至此，可下一斷語，李石之說，是記憶的錯誤，不能爲燕支來自西域的反證。漢以前，中國未嘗有燕支。

自張騫從西域輸入紅藍之後，漢人仍不大懂得種植和製造之法，故傳播仍不甚廣。中經魏晉，以迄北朝，紅藍的種植始廣，燕支的製造始精，爲民間一大利源，農商利用之而收什倍之利。到了唐代，臙脂之流利便很廣了；並且「臙脂」「胭脂」這個名詞，也通用於文字上了。

唐人製胭脂，除紅藍花外，尙有石榴、山花兩種原料。段公路北戶錄說：「鄭虔云：石榴堪作胭脂。睿宗女代國公主常爲之。藥其實於禁中，叢生成林。」按石榴一名「丹若，」又名安石榴。這也不是中國土產，卻也是張騫從西域輸入華土的。陸機與弟雲書有云：「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又張華亦云，「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卽葡萄）。」（並見博物志補下，及昭明文選閒居賦注）據此，又可爲燕支來自西域的一個證據。惜石榴製胭脂，其法不可得而詳。但齊民要術述作燕脂法，有用酸石榴擣汁，與紅藍花汁混和之法，則石榴也是製臙脂的一種重要原料，沒有疑義了。

唐人製胭脂的第二種原料是「山花，」亦見於北戶錄：「山花叢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正月開花，土人取含苞者賣之，用爲臙脂粉。或時染帛，其紅不下紅藍。」此種臙脂，特稱爲「山花臙脂。」山花是什麼？這個名目太籠統了，一時查考不出，只好存疑，以待植物學家的考證。」

近代的胭脂，有兩種製法，一種仍用紅藍花，一種則用蘇木。用紅藍花者，先搾取紅藍花汁，依法製煉，而成嫣紅液質，然後用金箔紙浸於液中，待乾卽可上市販賣。或則將液汁製成餅片，用小器皿盛着，供婦女用。用蘇木製的胭脂，則先把蘇木用刀削爲薄片，煮取其紅色素，然後浸入絲綿，也有依上法塗於金箔紙上發賣的。按蘇木又名蘇枋木，據古今注云：「蘇方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色。」續博物志云，「蘇枋木自然蟲糞爲紫粉。」據此，則蘇枋木也是外國產物，其始亦爲染料，後人以其色赤，因又利用爲胭脂。用蘇木煮汁製赤色染料之法，也是異族人教會我們的。這又是胭脂外來的一個評據。

爲簡明起見，讓我綜合以上所述，作一總結。胭脂的主要原料，是野生的紅藍花。這種植物，產於西域，匈奴領域的焉支山，尤盛產之。匈奴婦女初採其花搗汁做染料，後利用來修飾容顏，稱爲「焉支。」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攜帶其種子歸國，但未深悉其種法及製法，故魏晉間，仍

不大通行。到了南北朝，胡人侵入華土，紅藍花始廣植於中國北部，漸漸向南移植；而臙脂的製法，才講究日精，臙脂的名稱，亦從此確立。至唐而臙脂之用甚廣，紅藍之利亦甚厚，農民多種植之，俟製造顏料及臙脂之用。亦有用石榴及山花等爲臙脂者。近代胭脂，通常用紅藍及蘇木兩種原料製造。

胭脂的由來，及其發展的小史，大略如右。本篇至此，暫告終結，但仍有幾個存疑之點，須待考證：（一）西晉以「重絳」爲臙脂，究竟「重絳」是什麼？（二）唐人以石榴爲臙脂，其製法如何？（三）唐代又以「山花」爲臙脂，「山花」是什麼植物？其製法怎樣？這三個疑題，作者識力有限，不敢強不知以爲知；謹以質之高明。作者亦愿再費工夫，廣事搜討。倘有所得，當再報告於讀者，以補本篇的闕憾。

一九三〇，一二，六，草于故都北海悅心殿。

本社啓事（一）

本誌七號因爲是「婦女與文學」專刊，所有當選的徵文均將移至八月號上面登載，而八月號以後的各期徵文亦卽照此順推下一期。

關於明年徵文的問題，擬暫時停止，一俟將來另定辦法，再行奉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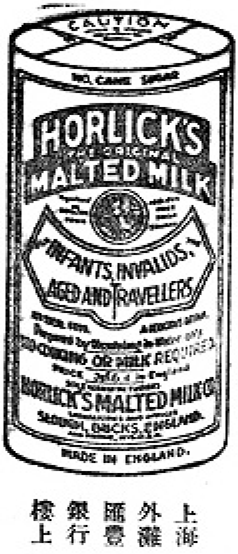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社啓

女界福音



好立克麥精牛乳粉係由牛乳麥精提煉製成培本補元極易消化經期中飲之頓忘一切痛苦平時飲之尤能增進美健爲男女老幼之無上飲料

製有本味調味（朱古律）二種各處藥房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外灘匯豐銀行樓上

霍傑士洋行經理

婦女談藪

朝鮮的婦人運動

這篇介紹文依據朝鮮李貞鳴女士的文章作的；原文載日本女人藝術本年一月號上。我們這些被壓迫的鄰邦的婦女，先受儒教之束縛，繼受基督教之麻醉，許多情形都與中國一樣，所以她們的運動，在許多意義上都是值得介紹的。不過原文竟被日本政府削除了二十餘行，這是可惜的事。

□

一　朝鮮婦人之社會的地位

在進行這篇小論之前，先應得將朝鮮婦人之社會的地位來簡單地說一說。

上古曾有過以女性爲中心的社會，但待這種社會崩潰而移到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後，女性之社會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最後女性竟不是一個人而祇不過是男性之愛玩物，或者完全地從屬於男性了。——換言之，無論在政治上的或經濟上的自由都被褫奪了。

朝鮮的婦人也逃不出這個例，她們亦是踏着這個歷史的轍跡過來的。現在不過是居於男性之所有物的地位的朝鮮婦人，在上古時也曾有過以她們爲中心的社會。

即在三國時代（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者分割朝鮮半島的時代，）還存着女性中心社會之餘風，高句麗之當時的風習，便是其證明。在高句麗時，待婚約一成立後，即於婚姻當夕，由新郎到新婦家去，跪於其門外，以三呼自己之名。及得了女家之允許時，纔能入內結夫婦之緣。這樣，在未生小孩之前，新郎皆在女家同居，及到生了小孩以後，纔能帶着新婦回到本家來。

其後經過三國時代及新羅統一時代而到高麗支配着半島時，女性之權力便急速地低下，及進了李朝時，女性已經不被承認爲一個完全的人了。

李朝是儒教最興隆的時代，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一切都被儒教的教理所粉飾，禮節儀式亦是全部都依據儒教的。這個儒教的道德和思想，在女子身上益加了殘酷的桎梏。在高麗時代，還承認有離婚及再婚的自由，及到李朝，連這個自由都被剝奪了——即此亦可以見得儒教對於所加的桎梏之一般及當時之女性狀態了。

『三從之道』及『七去之惡』等這樣的拘束的道德律，是當時所盛爲唱道的。所謂三從之道者，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七去之惡者，卽無子去，不孝去，不順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近鄰不和去（中或有一二不符者）等，凡女子犯有此中之一者，男子卽可以自由休之。而且這樣的道德律僅是課於女子一面，男子無論犯有如何的罪過，無論有如何的殘疾，爲其妻者都無離婚的權利。不特離婚，卽男子死後，連再嫁亦是不允的。當時的政府以法令來禁止再嫁，對於再嫁的女子，竟制定有不允其子孫登任顯職之法規。

因之女子一旦成爲寡婦，遂演出悲觀自殺之例，實亦不少，而儒學者竟把這種自殺的原因，曲解爲係女子對於丈夫的思慕之情所生出來的烈婦的行動，而竟誇爲是儒教之壯美。但假使女子有再嫁的自由，而且能以自身之力爲生活時，想來不會有悲觀自殺而被貼上一種烈婦之美名的必要罷。又女子在婚結後自然是無自由，卽在處女時代，亦是無選擇婚姻的權利，不問其男子爲白癡或爲殘廢，皆須隨着父親之指定而嫁之。

這樣的事實，自然在貧民中遂生出婚姻買賣的結果。一個女子的價格爲五十元，百元，二三百元，既無一定之市價，故完全像商品，互相講生意以行買賣。又父親之專橫，自然亦成爲早婚之弊害的原因。或以十二三歲之少女，嫁與三十或四五十歲之壯年或老人，或以二十餘歲之女子而嫁之於十二三歲或八九歲之幼孩。這樣的現象，遂使女子過於憎惡而惹起毒殺丈夫的事件，這種毒殺事件，現在的報紙上還時時能見着的。

在朝鮮因男女的不平等，對於女子的社交，自然是絕對地不可能。『男女七歲不同席，』這個儒教之道德的倫理觀，照樣地移到朝鮮來，故女子的外出，是極端可賤的事，卽有不得不外出的時候，亦須從頭至腰用『長衣』來掩着，這是恐怕被人看見的原故（不過這個陋習現已革去了。）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女子教育自然是不曾行過。女子如果多少學得一些國文（指朝鮮文字，因朝鮮從前是行的漢文教育，）亦是被認爲不當的。現在朝鮮的女子教育，雖已漸被認爲正當而且已經漸漸地在施行着，但決不能說因此女性之社會的地位遂增加了。今日從外觀上說來，或者可以說是女子的地位比較前日稍爲增高了。但這始終是皮相的觀察，一般女性的人格，在全朝鮮國內還是未被承認的。

『女子祇有順從，』——這個律言，祇要是一個男子（除開社會主義者）不問其受過教育與否，都知道向着女子說。一般的男子都異常的鼓勵，』女子則蟄居於家庭內，祇不過是一個炊飯縫衣養育子女的奴隸。如果女子一說什麼，則男子的回答總是：『女子懂得什麼！女子是「在內不言外」的。』在這樣狀態下的朝鮮女子，不惟說不上經濟的自由，經濟權等，卽她們亦因爲受了長久的壓迫及奴視的原故，遂亦祇認爲這乃是人類的反則律而甘於蔑視自身的人格和能力了。

但是時間的轉換，終於使朝鮮的可憐的女性亦有光明照來，新的世界漸在她們的眼前展開出來了。

二　女性運動之萌期

旣如前述，朝鮮的女性完全是處於監禁似的生活而與世間無交涉的。正在這樣的狀態時，以女子教育爲目的的女學校，遂由基督教徒之手創辦出來。這個女學校的出現對於冥頑的男子確是一個鐵槌，對於無力的柔順的女子是一個警鐘。

然基督教之女子教育的機能，果是給了一種力量與一種決心與朝鮮的女子麼？絕對不是的！基督教的女子教育，乃是專爲宣傳基督教，以圖在女性中去增加他們的教徒，爲誘出女性教徒計，對於尤當其任的女子，不得不施以教育。簡言之，他們一面作宗教的宣傳，一面是要鞏固其宗教上的答禮的。基督教之對於男子的教育機關之目的旣是如此，其對於女子的教育，自然亦是不能相異的。

那麼基督教之女子教育是如何的東西呢？這祇要看「夏娃係割取亞當的肋骨來造成的」這樣的教義來看，卽可知基督教亦不曾把女子看爲是一個獨立的人。立脚於這樣的男女觀及人生觀上的女子教育，當然不能使朝鮮的女子起來作自身的解放運動，而且也不能使他們想起來作。不特此也，受過基督教之麻醉教育的女性們，反把這樣的解放運動視爲不當的行爲，視爲女子的罪惡。所以基督教的教育之結果，不過使女子認識了一點文字；對於男女之不平等，不特不會解放一點，而反使之正當化，合理化起來了。

可是，基督教在朝鮮施設女子教育的先鞭，曾給了一大刺戟與當時的朝鮮社會的事實，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因爲從此以來，非基督教徒之間，亦開始了女子學校的設立，這雖說是時代之進展有以使然，但總之基督教確是先作了女子教育的模範的。現在朝鮮的女子教育，亦得了相當的普及，從前的柔弱的女性們，現在亦從幽閉的閨房走到街頭來了。一九一九年女性之三一運動（此乃指三月一日朝鮮全國的革命運動）之參加，不能不說是在朝鮮的歷史上劃了一個新時期的事件。

這樣『不言外』的籠中鳥們，竟與男子們互相攜手而參加到大衆的解放運動，不能不說是她們的覺醒，而暗示將來女性自身之完全解放的事情。在這一次的運動，她們竟流了可貴的血。這樣爲解放運動的血，是朝鮮數千年的歷史上所不會見過的，亦可說是成了女子們的生命力。因爲她們在這次的運動中，竟組織了一個政治的團體名『愛國婦人會』爲這個會的女會員們，在運動的全面的進行上，或作募捐的運動，或計劃運動的進行，對於當時的貢獻頗不少。這個會雖是馬上就被解散了，但確是證明無知無力的朝鮮女性，覺醒到政治上來了。

不過，這個運動的參加，雖是證明了從來受着非人的待遇之弱女子們向前進化了一步，但決不能馬上說這便是她們的眞正的解放運動或鬪爭。因爲當時她們所作的這個政治運動，仍然是與男子們一樣，

是由小有產者的婦女，宗教信徒，教育家，女學生等爲會來作的。所以如果停止於這樣的運動而不更向前進一步時，並無何等的意思。自然有閒階級的女性中間層的女性們是不會更進一步的；但是無產女性們呢？歷史的事實環境的現實，都是不允許她們停止在這樣的運動的界線上的。

所以她們活動起來了。她們不斷地向前突進！

三　女性運動之成長

一九一九之三一運動，是朝鮮民衆向着帝國主義的城壁進攻的最大的躍進，同時也是朝鮮民衆從死滅中更生的表象。但這個運動的結果怎樣呢？這終於爲馬上被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警鎮壓下去，在此，朝鮮民衆纔覺悟了殖民地之征服，是由資本主義而來，於是他們漸次把運動的方向轉換了。

在這樣的影響之下，朝鮮的女性運動亦開始轉換其方向，她們知道女性的眞正的解放，祗有在全被壓迫民衆解放之日纔能達到，她們覺醒了女性運動不應獨立地舉行，這祗有在全被壓迫民衆之解放運動上完成其一翼的任務時，纔能獲得意義。所以她們終於手攜手地投身到社會運動中去了。

但是參加到社會運動中的女性，還不曾見若有完善的女性團體。直到一九二四年春，在京城纔有貞祥瑗，朴元熙，鄭鍾鳴等諸女士發起了一個「朝鮮女性同友會。」這個會的構成會員極爲複雜，全部都不是有徹底的意識參加進去的。有的是抱着受了三一運動所震蕩了的心思和漠然的政治行動的觀念而參加的，有的則更以爲這是女性團體的原故，爲維持其「新女性」的面目——即完全爲社交的意思而參加的，即在發起人中，亦有不少這樣的女子。所以她們終於落後了；有的完全成了家庭人，有的則去求有錢人的愛，還可以說是當然的結果。

這樣，「朝鮮女性同友會」的綱領雖說是抽象的，行動雖說是微溫的，總之算是她們又前進了一步，女性革命的旗幟，在朝鮮半島上，亦漸漸鮮明地飄搖起來了。

但是女性運動到了此時，竟發生了一個沈痛的現象，就是她們亦被捲入於社會運動的黨派鬪爭中去了。這種黨派鬪爭於一九二四年由勞農總同盟及青年總同盟之成立而稍爲緩和，但到兩總同盟成立過後，這種鬪爭則愈見深刻，愈見猛烈，而且鬪爭之原因亦非出自主義上及政策上之不同。當時女性運動者之捲入於派爭的原因，亦同樣地非出自主義政策之不同，實由於情感關係而來。換言之，她們並不解剖批判當時之派爭，而徒趨於情感關係，即甲派之妻女或相親的女性便加到甲派去，乙派之妻女或相親的女性則又加入於乙派。這樣的派爭，對於女性團體發生了如何的結果呢？這自然祗有分裂。

因此，「火曜會」派的青年女性們，便於「朝鮮女性同友會」之外，另組織了一個「中央女子青年同盟」，「京城」派（火曜會派與京城派，算是當時派爭之兩大陣營）之女性們則又組織了一個「京

城女子青年會」來與前者相對立。（其後朝鮮女性同友會把屬於京城派之委員除了名而完全成了火曜會派之團體）這種無意義的鬭爭，不特限於京城一地，卽鄉下的女性團體亦分裂爲如上的兩派，而使女性的派爭達於全國了。及到一九二七年朝鮮的社會運動之派爭起了分解作用，派爭之作用漸次向下時，女性運動之派爭纔稍爲緩和。

不過在這樣的紛爭狀態之下，女性運動之質量兩方面都又前進了一步的事實，是我們所不能看過的。她們有些參加了『朝鮮工黨』，有些則奔到蘇俄去留學，有些則在各該地方中去作熱烈的運動。

在此，還須得說明的，卽朝鮮的婦女運動還不過是知識階級的女性運動。現在朝鮮的職業婦人及在各種工場中勞動的女工雖大爲增加，而這些女工們雖亦時有罷工之行爲，但她們大概都是無確定的鮮明的意識的。將來她們想必有一次新的躍進，總之現在還不會脫離以智識階級婦女爲中心的領域。

四　朝鮮婦女運動的現狀

一九二七年秋，朝鮮的婦女復組織了一個『槿友會』。槿友會是與『新幹會』在同樣的目的下結成的，所以其組成分子是網羅了各階層的女性。其結成的動機，是在使朝鮮的全民衆的蹶起及對於帝國主義的一致的反抗，但此會結成後的事實則完全不曾達到這個目的。以知識階級婦女爲中心而集合了貴婦人，小姐及其他雜然的女性羣的這個團體，亦可說是當然的。

在槿友會內雖亦有相當的社會主義女子，但她們都無獨特的主張，縱然有一些主張，亦是與宗教信徒的女性及純民族主義的女性是不相融合的。那末，這些女性社會主義者對於槿友會的態度及行動解釋等是如何呢？

她們以爲與其拿槿友會來作政治鬭爭，寧以從事於朝鮮女性大衆之啓蒙運動爲其主眼。從一般看來，朝鮮女子的文化水準極低，又不曾自覺過來；在這樣的時期，若驟然從事於急激的政治的鬭爭，亦是不能收得多大的效果的。

她們主張在這個時期中，應當加緊致力於啓蒙運動，政治運動是應當漸進的。如果在這時卽以社會主義的鬭爭手段來提起民族的政治鬭爭，則槿友會不特要起分裂，而亦是現在朝鮮的客觀情勢所不許的。在此，朝鮮女子社會主義者們竟疏外了自身的運動而全部集中眼目於槿友會的運動去了。這個錯誤是與新幹會在社會運動上所犯之錯誤是一樣的。在這樣狀態之下，必然地有對抗運動起來了。

一九二八年春，在東京的槿友會支部，竟有梁鳳順，金桝實等女性，與木浦的槿友會支部之高速字，韓國惠等提攜起來，對於槿友會本部（槿友會本部之中央委員中有多數的女子社會主義者，如鄭鍾鳴，許貞淑，丁七星及其他等）要求了一個反省。但木浦支部內仍然內包着有民族主義女性及社會主義女性的關係上，所以木浦支部本身內便先起了紛爭。我們爲簡便計，以後卽稱屬於中央委員派之社會主義女

性爲右翼，其反對者爲左翼罷。於是右翼派便起來抑制木浦支會內的左翼，而擁護自派的系統，左翼亦起來稱右翼爲反主義之社會民主主義者而加以猛烈的反對。

這樣，槿友會運動算是減殺了社會主義女性運動的意識，而槿友會運動團體，亦不會見有如何可注目的進展。這可算是證明了無鬪爭之處則無局面的展開，無鬪爭之時，則無良好的收穫了。

依據上邊來，想來讀者已經明白朝鮮的婦女運動之現狀了。但在此應得說明的，就是讀者絕不要因此遂斷定朝鮮之女性運動是處於瀕死狀態的了。經過幾世紀的抑壓的朝鮮婦女，她們已經踏入了解放運動的舞臺，而且在這多年間的運動中，她們備嘗了許多經驗，經過了許多洗鍊，現在已經築起了不可動搖的士臺了。

又日本的資本主義不斷地把許多的朝鮮女性，從家庭中引出來投到工場中去了。這些被投入於工場中的婦女們，已經漸知道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構造，她們已經漸知道了要得自身的眞正的解放，祇有向着這個社會作鬪爭。近來朝鮮女工間之猛烈地不斷地罷工，便是說明這回事。

朝鮮的婦女解放運動，在已經開拓了的陣地上，復加上了這些新覺醒的而且具有偉大的力量的要素，不久是定將有一個大的波紋捲起來的。

（綺雨）

美國最大的離婚市里諾

在離婚的風氣最流行的美國，有一個以離婚法的寬縱和離婚數的衆多聞名全世的城市。那城市名叫里諾（Reno），屬於尼伐達省。初到那裏的人從遠處就可以望見閃耀的電炬標明着弧形的一行大字：『世界上最大的小城。』所謂大者是指離婚的數目，每年達幾千件之多；所謂小者是指地域和居民，那裏僅容到一萬八千人。里諾的市面很興盛，那裏的居民很安樂；但在興盛的底下卻埋着千萬個家庭的希望破滅的悲哀，在安樂的背後卻藏着千萬對夫婦的愛情崩裂的隱痛。

據前年的統計，在里諾得到准許的離婚案計二千零七十一件，婚約被取消者三十五件。以那樣的一個小城而有如許的離婚案，實在可以驚人了。但最可驚奇者是那些爲求得離婚而在里諾旅居的男女，每年費在這小城中的用度竟常達三四百萬元。里諾的市面就是靠這些奢侈豪佚的男女而興盛起來的。據說在里諾這樣小的城市，竟有到四十七個旅館，三十五家美容院，二十五家洗染所，與一百二十個律師。將這些數目和美國任何一州的小城市比起來，都要高出到許多倍了。所以有人說，假使美國各州的離婚法是一樣地寬縱了，那里諾就要會回復到舊日的荒涼的狀況。

不論什麼時候，在里諾旅居着的離婚客總有一千餘人之多，大概謀求離婚者的本人約七百人，其餘是他們的親戚，朋友和僕從。平均離

婚者的年齡都在三十歲左右，大概是富有的男女。有半數以上是從紐約來的，其餘則來自新傑賽，本薛爾佛尼亞，麻省，伊里諾，和加拿大等處。他們平均結婚都有十年之久了。請求離婚多半由婦女主動，占離婚案全數的三分之二。

那些比較有錢的離婚客都能租得一所房子，奢侈地居住着；也有許多住在法院對面一座新式建築的名叫里佛撒的頭等旅館內。他們的舉止闊綽，服裝奢華，常常呼朋喝類的開茶話會，開跳舞會或鬪牌取樂。離婚在世界各處的人民大都是視爲一種無可奈何而帶着些苦痛的斷情絕義的事情，在離婚中的男女大概也總帶着些黯然傷神的情態而不是歡笑自若的；但在這離婚城中竟完全反過了常態的情形。他們照常的縱情歡樂；她們看這塊天天演着離散的悲劇的地方爲尋取喜劇材料的地方。

里諾城中有一班特殊的職業者：心相家，圓光者，卜人，印度預言者。他們的生涯並不惡劣。在縱情歡樂之餘，在等待得厭煩的時候，那些尋求離婚的豪奢男女也會到他們的案前一坐，問着他們的請求可會被准許的。當然，經過一番免不了的詢問推查之後，那回答總是：『能夠被准許的。』這使兩方都滿意：一邊是自己的希望似乎有把握了，一邊是把投人所好的答語送過去保定有豐厚的酬報會回進來。除了律師之外，那班靠說謊話過日子的人是最多聽了那些離婚人的故事。

據說，在美國有許多地方現在是正要把離婚法加嚴厲來，但里諾則還是繼續不息的在把離婚法放寬來。在一九一三年以前，尼伐達省的法律規定人民須滿六個月的住居條件始得被認爲本省的公民，受本省的法律的保護和裁制。到後來，這種住居條件被伸長到一年。於是，離婚的事業大受影響。試想一個外省的人要到這裏來住滿一年才得通過這裏的法律而被准許離婚，那是多麼不耐煩的事。因此有人起來反對了，住居的年限終於回復到舊日的狀況。一般有離婚熱的人曾努力運動使里諾的住居年限再縮短；果然，在一九二六年，經過立法者的會議以後，住居年限竟被縮到三個月了。

只有三個月，但存離婚熱的青年還是嫌它太長。他們把這三個月稱爲「拘留期，」在這期間他們想出種種無聊的方法來消磨這無聊的歲月。

在里諾有三十個牙醫和四十三個醫師，他們的營業因那些無聊消遣的離婚者的光顧而十分興盛。把牙齒修補修補很費些時間，但頗有情趣，於是遂爲離婚者所愛好。至於看醫生，乃是外國女人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無論頭痛腳痛以至生一顆小疙瘩，她們都非請問醫師不可。在醫室中，她們告訴了一些不關重要的病狀，同時也把自己心頭的病狀完全和盤托出了。醫師本來是和顏悅色的，又會體貼病者，於是醫一些小病的婦女乃連自己心頭的鬱悶也給醫好了許多。

在無聊中那些女郎們也有乘機去學習幾個月法文的，眞正無事可做，她們也會去就一個一月幾十塊錢的書記的職務。她們自己有錢，

並不是要賺這點錢來補貼自己的用度，但要消磨那冗長的時間，幾個鐘頭的刻板的工作對於她們卻是有益的。其他解悶的職務是做侍者，作打字員。最可笑者有一個舊日美國內閣閣員的兒子那裏作了幾個月的販賣兒童玩具的生意。

想到里諾地方的兒童，真的都是可憐蟲。像他們的父母一樣，他們在表面上也都嬉笑自若，然而在他們天真的心中卻很早就刻着迷惑的隱隱感着痛苦的傷痕了。他們一羣羣的在公園中樹下遊戲着，靜下來大家探詢一些家庭間的事情；愈探詢愈增加了他們的迷惑和痛苦。自家是有二個以上的父母，人家有的僅只一個父和一個母；到底自己是那裏的一個父親和那裏的一個母親生下來的：這奇怪的念頭緊緊地纏着那幼小兒童的天真的心頭。他不能問誰。他解不破這謎。他和父母之間隔着一層薄薄的膜。那結果便是痛苦。

事實是這樣，在里諾請求離婚的案子十之八九是成功的。案子開審時，總是四個人出庭：原告，原告的律師，被告的代表律師，和一個證人。證人首先證明原告確是在本省居住到六個月以上的，接着律師就照例地問着原告那幾個刻板的問題：

『你的丈夫對你的態度是怎樣？』

『哦，他對我非常的殘酷！』被問者總是這樣回答。

『這對於你的健康有妨礙麼？』

『是的這使我變成非常神經質的了。』

只要二三句問語就足夠了。再多問在法官可就不耐煩，他有着很多同樣的案子在後面哩。在尼伐達省的法律中，離婚者可以依據的理由大約有八條；而「非常的殘酷」乃是特別地被引用得多的一條。其實那所謂殘酷者常不過是一些細微到可笑的夫妻口角而已。不過法官明白了提出這理由的夫妻的目的總是在於離，於是他就判離。原告者提出受被告殘酷的待遇時不必用見證，那又是合乎一般心理的便宜事，所以大家就引用這條理由了。

要是「推開窗子說亮話，」那些請求離婚的人實在都是另有所戀而出於這樣行動的。美國的有錢階級對戀愛對婚姻就抱着一個任性玩弄的觀念。他們爲求自己的縱情享樂，竟不顧及生活所需要的誠摯態度而以欺騙手段取得一個異性，再以法律的欺騙手段遺棄她；也不顧及社會所需要他的正規工作，而把數月以至一年用在遺棄一個他向來所愛的人的事情上面；更不顧到子女所需要他的真切的愛護，而無端地使他們把幾個陌生的男女認爲自己的父母。

在東方，過去的十年中曾有一個要求夫婦雙方在合法的條件下得以有自由請求離婚的權利的運動。這運動所根據的是男女自由意志的同等的運用，所以是合乎理性的。但在美國像里諾所彰示的情形，則他們的意志竟已放縱到自由的範圍外，而理性亦幾爲非理性的了。這是需要相當的限制的；他們將以子女所蒙受的苦痛作爲限制這過度的自由放縱的根據。把美國離婚市的情形說給我國的婦女聽，就是

要使她們明白這自由放縱中所包含的罪惡的情形，在自己要求自由時保持一點理性的感覺，勿作過度的放縱。

瑞典婚姻法的特色

（仲華）

處在北歐斯干迭那維亞半島上的人民，是以剛悍，質直和艱忍腈美質著稱的。他們所建立的國家——瑞典和挪威——向來不受歐洲歐治風浪的激盪，獨自在穩定的狀況中享受英、法、德、意等國所想望不到的和平的幸福。他們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是早有定論的：現代有許多偉大發明家和著名文學家都出自那裏。就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他們也有許多特異的貢獻。以我們這裏所注意到的民法講，挪威乃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私生兒和合法兒得到同樣地位的國家，瑞典也是很早就使男女在婚姻結合上得到平等權利的國家。現在我想把挪威的情形暫時擱開，單講瑞典的婚姻法的諸種特色。

瑞典的婚姻法是在幾年以前新經訂正的。它把舊法所包藏着的不健全質素統統去除了，而另以一種合乎科學的合乎男女平權說的觀念爲基礎。在歐美許多號爲文明先進的國家還是拘囿於狹隘的教會式的傳統觀念的當兒，他們已跨上前一步，實行了他們的合乎現代趨向的婚姻法。

在瑞典的新婚姻法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離婚的解決法。離婚在現代許多國家都已容許的了，但是容許離婚所依據的理由卻各不相同，而有的竟是非常沒有理性的。例如在英美等國，離婚的最良好的理由是一方犯了姦淫，而雙方同意的請求分離卻反是不能准許的。這種不開通的辦法常使已經同意於分離的夫婦先去故意的犯了姦淫，再到法庭上去請求離婚。還有，例如在瑞典舊日的婚姻法中以一方的「惡意的遺棄」爲離婚的主要理由，所以同意離婚的夫婦常使一方故意到首都哥本哈君去作一長時間的旅行，直到另一方在法庭中完結了離婚的手續，才回到故鄉另謀生活。瑞典的新婚姻法第一就糾正了這點錯誤，把離婚的基礎立在純粹的雙方同意的一點上。大概夫婦二人只要發見相互間有不能或不願相處的理由就可以向法庭請求分居，像我們普通所見夫婦在離婚法庭互相指摘壞處，互相揭發奸情，以至互相造作證據以圖要挾等反乎常態的醜劇，在瑞典是完全沒有的了。夫婦因爲意見上的不合或性情上的迥異而不能共處，就可以坦然的到法庭去請求離婚；他們仍舊是認識的人，是舊日曾經相處多時的老朋友，但他們不能因此而結爲永世的寃仇。

也許讀者以爲這樣單單根據於同意而不問理由的准許離婚是太隨便了，這將使離婚日益增多而至於亂婚的狀態。但是事實並不然，因爲瑞典在推行這種離婚法時也曾經有過深長的考慮，定下限制的辦法。限制的辦法是這樣的：夫婦根據於相互的同意而請求離婚，須經過一年的分居試驗期，在這期間如果雙方能回心轉意，就可以到法庭去將原案撤消，言歸於好；若使滿了一年雙方仍舊沒有悔意，那麼法庭

就給與離婚的正式許可他們可以據此而另謀婚配這辦法的最大的好處就在於立法者的明白一般夫婦的離婚大多是根據於一朝的氣忿或暫時的誤解而發動的；不要他們說出理由可以使他們免去無謂的攻訐而將本來很細微的裂痕擴大來；限定他們有一年的分居試驗期，可以使他們在良心發現時或誤解消除時沒有困難地就繼續同居。

關於單方面的請求離婚，在瑞典的婚姻法中也和其他國家一樣的規定有種種的理由，如酗酒，不顧贍養，墮落等等，但是也須要經過一年的分居試驗期。有幾種極嚴重的理由，如殘害，惡意的遺棄至二年以上，和犯姦淫，是可以立刻請求得離婚准許的。最有趣味的是其他許多國家所不大重視的患花柳病，犯極惡罪和患不能治療的瘋狂症亦可據以爲請求離婚的理由。

關於違背婚約時付給賠償費的辦法，瑞典也有異於歐美其他國家的特異的規定。所謂違背婚約者，在歐美常指男女未經正式手續而實行婚姻關係而言。這種關係因許多民族的重視處女貞而增加其重要性，有時更因一個私生兒的產生而益增其重要性。在歐美許多國家對於這種關係的背約常指令男的付與女的若干賠償（參閱本誌今年一月號拙作新大陸上的愛情買賣——仲註）但瑞典則特別分清界限，要這種關係中的女子是有了一個私生子時那才得向男子要求賠償費。

爲鄭重其事免使有欺騙和失足的情形發生，瑞典的法律也規定一對男女在結婚時必須填寫一張字據證明雙方都沒有癲癇花柳病和其他的婚姻關係。日後如一方發見自己是被欺騙或利用時，可據此提出控訴而要求賠償損失。

瑞典舊日的婚姻法完全是根據於父權的思想而來的。男子是家中的主人，女人是奴隸；男子是家中經濟的供給者和主持者，女子是消費者和受用者。新的婚姻法把這種情形改變了，使夫婦立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從此夫和妻都有供給家庭經濟的義務，也都有主持家庭經濟的權利。照一般的情形，夫出外經營事業，妻在家管理雜務，夫有供給妻以一切零用及家用的責任；但若妻子有豐富的收入，而丈夫的進益不足以維持家庭，則妻有供給大部分費用的責任。

做妻子的不必處處受丈夫的限制的，她對於一切都有自主權：自己出外會客，自己出外營業，自己保管私產，自己進行法律上和經濟上的關係。對於家事她和丈夫同樣有處置之權。遇有主張不一致時，她和丈夫都不能獨斷獨行，須由一個第三者如政府或法庭代爲決斷。對於財產除保持私人名義者外都是夫婦的共同產，在分離時各得半份。無論夫或妻誰先去世，誰的財產就爲對方所承繼。這樣家庭是完全立在平等和合作的關係上的。在過去我們常聽見英美等國的婦女稱道她們的家庭制度是怎樣的達到男女平權的地步了；但是把她們的情形和瑞典的相比，則我們又覺得她們不如後者遠甚。

（仲華）

墨西哥的婦女

在過去，對於美國的婦女我們曾經講得很多；因爲那裏的婦女事業很發興，那裏的婦女運動進展得很迅速。但是對於那和美國處在同一洲上的墨西哥共和國的婦女，我們竟不曾講到。原因是很簡單的，墨西哥的婦女在革命以後並沒有覺悟興起的表示；少數受有新式教育的女子徒襲着「摩登」的形態而沒有眞正的思想的革新；大半印第安族的農工婦女和受有西班牙文化浸陶的貴族婦女仍舊是囿於極舊的觀念，不敢向外邊求發展；所謂婦女運動只如曇花一現地沒有開展，倒反消沉下去，於是一切情形就依然在陰影籠罩之下，沒有受到我們注意。最近，報紙上傳來那邊有改革舊法給與婦女平權的消息。這是可喜的消息，因而引起我們談一些墨西哥的婦女生活情形的興趣。

墨西哥是一個由多種民族合成的國家。它又是在幾種文化和幾種政治勢力的支配下勉强保持着獨立的主權的一個國家。年來內亂外患，更迭而起，使墨西哥的政治社會陷於不絕的糾紛的情況中，不能踏上軌道，求向上的發展。因爲政治社會狀況的一蹶不振，而婦女也終於沒有覺悟興起求得平等待遇的機會。

墨西哥的婦女的生活並不一律，從最舊式的爲男子作奴隸作牛馬以至最新式的出入商店自謀生活的都有。現在我就把她們大別爲三種：

第一種是美洲本來有着的印第安族的婦女。她們大都是臉色黃黃，形容憔悴，唯丈夫唯主人之命是從的婦女。她們常常跟男人在田地間操作，赤着腳，背着嬰孩，站在男人所騎的牲口後邊幫助做零碎的工作。在知識上她們是非常愚昧的。

第二種是所謂墨西哥式的婦女。時髦的，有知識的，她們曾經受得新式的訓練而是在經濟職業上活動自立的婦女。她們和上述的無知的印第安婦女或下述的守舊的西班牙式婦女都不同。但她們在表面的裝飾上是太新了。燙髮，修眉，塗脂粉，上口紅，一切都顯出她們是充分地受着美國的舞台電影風氣的移化而沒有在思想上刷新的婦女。她們的唯一足以傲視人的是經濟的獨立。

第三種是膚色較白皙的西班牙民族後裔的婦女。她們還是憧憬於舊日的貴族化的生活。她們居住在高而大的中世紀風的城堡中，重門高垣，不見外面的世界。從高處障以鐵格的小窗中，她們偶一探望底下街道上的熙嚷的情形。她們覺得不慣；她們是多病孅弱而無用的婦女。

上述的三種婦女的生活狀況的差異大概都似乎相隔有幾世紀的樣子；然而她們卻同時存在於同一的國家中。要想她們一同覺悟起來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起來喊出婦女運動的呼聲也不能使她們同時響應的，即使國家要定下一條保障男女平權的法令來使她們一同去適應也是辦不到的。所以，墨西哥的婦女還需要多時間的預備，才能

一致起來為自身奮鬭。現在的內亂外患是在促成她們的環境的改變，環境將使她們的思想觀念跟着慢慢地改變。

在比較上，那些印第安族的婦女是最不進化的。數百年來，她們的地位覺沒有一些變動，總是處在她們族中的男性的欺淩壓迫之下。她們在田間做着最勞苦的工作，她們在家中對男子曲盡其意地侍奉；但她們沒有得到一些酬報，沒有得到一些享受。

每天在清晨三時她們就起身跟着男子到田間去操作。工畢回到家中，她們就把收下的穀物在石磨上搗碎成粉，或者作些織布，縫衣，洗物等零碎的事務。她們能製作粗糙的器物，如用陶土揑製成甕壺，用草桿編織成蓆，帽，或籃等。

遇有戰事發生，她們也會跟隨男子上戰場去。雖然不正式去參與戰爭，但她們都盡心竭力地幫助自己的男子。背上馱着初生的小孩，後面跟着家養的小狗，手中提着豆罐或飯籃，她們為男子備膳食。當男子受傷時為他們醫治裹紮，在真正急需時竟也會提起男子所遺下的槍代替他們臨陣作戰。她們在各方面都保存着原始的野蠻婦女的特色，外來的文化沒有在她們身上顯出很大的影響。

受外來文化影響最大的是那些墨西哥式的婦女。她們大半是屬於中產階級的家庭。她們是介乎印第安族婦女與西班牙式婦女之間，自成為一個有力的階級。在社會心理中，她們似乎處於貴族化的西班牙式婦女的較低的地位，但實際上則她們的生活要較後者自由而幸福得多。自從革命將馬提路朝的統治推翻後，她們的勢力是在日漸擴張開來。

這個階級的婦女現在多半已能達到經濟獨立的地位了。據說在書記和打字的職業，舊日是完全由男子充任的，現在則已經有半數為婦女了。在教育界婦女擔任教職者也日漸衆多。

然而有一點是須要改良的，即這些職業婦女在生活上還常常要受到虛榮的驅使，酷好形式的時髦而不求思想上和體格上的健全的發展。一個職業的婦女的生活應該是簡單自由的，她從工作上得到的酬報是使她作為經濟獨立的基礎而不是給她用以裝點自己，待將來出賣的。但是墨西哥的新式婦女常不能了解這一點。她喜服輕紗的衣服，用珍貴的首飾把自己裝成一個交際式的女子；卻不像一個自食其力的作工的女子。

因為教育的功效，這個階級的婦女現在也有很多走入於向來為男子所獨占的各種重要的職業中。她們有作醫生的，有當律師的，也有作化學試驗員，建築師，以至機器學家的。社會上一般人很注意到她們的活動。不幸他們所注意的不是她們職業的發展而是她們社交的活動。大概要待有更多的婦女去進入職業界活動時，這種變態的注意才會改正過來。

但是墨西哥所受美國商業文化的影響究不及西班牙的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她們所一致地認為尊貴的乃是舊式的名門望族的貴

族化婦女。那種婦女的生活思想都是被天主教的教育束縛得非常刻板的。她們住在古氣十足的高樓大廈中。她們早年的一切陶冶都在於預備將來的出嫁，嫁的要是一個有爵位的男子。她們在嫁後沒有離婚的權利。貴族的丈夫多半是離家在外的，她們不能同去。獨自守着深閨，她們只能把寸寸紅燭燒向聖母的像前，祈求夫君在外平安，祈求夫君早早歸來。向上，前進，這些人類社會的巨大的動力她們毫沒有覺察；她們是和前面說過的印第安婦女同樣地在進化上落後的，而且她們還不如印第安婦女。

就上述的墨西哥婦女的生活狀況看來，她們的女權運動的發展實在還須要更多時間的醞釀預備現在卽使掛着政府的一條保障男女平權的法令也是無用的。把她們的情形來和我國的婦女運動相比較，我也是作着同樣的感想。

（仲華）

本社啓事（二）

投稿諸君鑒：

現在有三事與諸君一商：

（一）以後務請將姓名及住址詳細明白寫好，以免於寄稿費或退還稿件時有所錯誤。

（二）諸君的地址如有遷移，務請隨時通知，以免函件寄不到。

（三）稿件如須退回，務請於稿件上書明，並付足郵費。

這三件事本來是大家知道的，不過本社近來常因此感到許多困難，所以特再通告於此，卽請諸君注意。

婦女雜誌社啓



孩童缺少定量之鈣質食物。體瘦失眠。牙齒軟弱。且易患寒及傳染疾病。食加爾餐片後雖居熱帶。身體依然爽快。

「三歲至十三歲之孩童。正在骨格發育之時期。每日所需之鈣質（石灰質）。約及二成人之量數」。摘錄一九二八年之牙科雜誌內德國醫學博士倫特耳氏原著。

另一兒科專家。按其兒童驗血所得。據稱大都難育多病之孩童。均為體內缺少鈣質。因此虛弱無神。胃滯失眠。神經激刺等症。

君宜注意子女所需之鈣質。是否充足。否則給與鈣質最富之加爾餐片。　此片味芳可口。兒童無不喜食。加爾餐片。並非藥片。實係一種食品。常食無害。能使牙齒堅固潔白。身體強壯。體重加增。胃口大開。

加爾餐片 為鈣質最豐富之藥品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共裝七十五粒

柏林華發大藥房精製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Kalzana

THE CALCIUM FOOD

安耆的死〔小說〕

倪宛仙

正是西北風狂吹的時節，天地間到處充滿了寒森的氣象；肚子裏的一塊肉也許感覺到人間的苦惱，時常不安定的顚覆顫動，累得我坐臥兩難，在那個將要臨盆的前一天。

這眞是使我擔憂的一件事，他為了學校裏大考，孤單單的放我一個人看守洞房。雖則有兩個專為服侍我而雇用的女僕，終覺得冷靜孤寂；她們終久是不解人事的鄉婦，那裏知道我心裏所思量的事體。然而他的遠離也是出於無可奈何的。

我的母親當我分娩的前一夜到來，我眞奇怪她來得這樣湊巧。據她說她是計算好了時辰，決不會從前或是落後的，她又說這是她八次生產的經驗。當夜，她睡在我牀上，似乎確定這一夜我就要分娩了的。

天還沒有上夜的時候，我很歡喜的從樓上跑到後園去洗山芋，在回來跑上樓梯的一刻中，肚裏似乎有一塊東西從腰部垂了下來，假如事先知道了的，也許可以辨得出一種不消斷的音調。從此一瞬間，我的兩條腿就不像先前的移動自如了，心田裏也擔憂有這個奇怪的徵兆，然而我還不敢宣示出來，免惹她們的癡笑。身體一刻一刻的增加重量，肚子也不斷的發痛了；全身的固有的氣力已經到了不克支持的程度，我就睏倒在我自己的牀上。

夜已經三更了，我的痛也不能再悶閉在肚裏，我叫喊了；一種毫無顧忌的以及不知羞恥的叫喊，母親冷靜靜的熟睡着，嘴裏不斷的說着不着邊際的慰藉的話；我不時要起來大便，然而終久沒有便出。婆婆進來了，女僕也進來了。我總怨恨她們發出輕輕的冷笑，不替我想出一個平安的辦法。我又對着我們結婚的照片，咬緊了牙齒暗罵他造成了這個要死的禍根，到了現在卻又看不見他半個影子。醫生來了以後，我哀求她打針救活我這條生命，反正死亡與活命，並不是眼前計較的問題；可是她執了紙煙，儘管在那裏一口一口的吸着，反而帶着譏笑的神情說還要經過一兩點鐘的惡痛。我心裏更覺着一陣悲酸，身體也不由自主地翻覆左右；許多人都來禁止我轉動。

東方發白以後，她們都為了我高聲的狂喊，一個個站立在我旁邊，表示深深的惋惜。

「頭已經出來了！」我禁不住這樣喊着。醫生就忙着處理小孩，我也覺到狂痛已經息止，人也進了甜蜜平安的睡鄉，祇聽得雜亂紛紜的聲息與腳響，輕輕的在我牀頭隱現。

閉着眼的小孩，呱呱的在我身邊號泣，我覺得歡喜又感到悲痛。就在這小孩呱呱墜地的後一天，他纔從吳淞的C大學趕來。他剛踏進房間，祇是注視着牀邊，似乎正要探看這小孩；然而他不敢走近牀頭，似像經過了一次甚大的變革與不平衡的改造。他輕輕的問他的母親，追遡昨夜的一幕趣劇，面上表顯着欣悅的笑容，似乎慶幸這大難的已經渡過，回頭與我的母親談天，大概是關於眼前的事件。

他的父母已經到了風燭的年頭，精神還是矍鑠，操作卻也依然。但是，年老力衰總經不住狂風吹擊，就是在已往爲了長子的膝下猶虛，心中總感到個深刻的缺陷，祇希望幼子能克盡子責，生下一個可愛的孫兒。到現在，幼子居然實現了父母的希望，在白髮斑斑的老人的心境中，也取得了個甚大的慰安。

時光在不停留的轉移中，小孩的苦痛也與日俱進，形成一個薄命的嬌子。

「修海，」「晉壽，」前者是小孩的名，後者是小孩的號，都是他的祖父題取的，據說是切合小孩與祖父的關係。祖父今年是壽晉六旬，適逢小孩的誕生，所以題晉壽爲字，真表現了他遭遇的榮盛了；他又題了安晉做乳名，也是取義於他的本身，我們就叫他阿安。阿安現在是我家的嬌子了。隔壁鄉鄰更誰個不替翁姑稱喜，稱爲他倆老來得孫，孫又這樣的聰明與伶俐。

家庭從枯寂的境況漸漸的進於榮華的表面了。我自己爲了前途的關係，又重踏進課堂的生涯；但是小孩付託於粗蠢的鄉婦，心裏也常感覺到不幸與憂慮。他也爲了謀食的關係，遠遠的棲息於T城。這樣一個三角式的分離的情況，生硬硬把父、母、子離散，天下有那個鐵石心腸的人不替我們掬一把淚；我們自家除替自己流淚外，還有什麼辦法。

暑假歸來後，阿安已六個月大了。淡紅色的兩頰襯托着嫩白的皮膚，烏黑的圓珠般的眼睛旋轉於闊闊的分佈的眉毛之下，小小的口嘴時常唱出有節奏的音調，使年輕的父母感到無限止的歡愉。

「阿安奶運真歹！」這是近幾天來我們常常提起的嘆息。

記得第一個乳母因爲奶脚（註：通俗稱乳母本身生產時期的距離遠近之謂）的悠遠，兩個月後就發現乳水的缺乏。我在無辦法之中，找到了近鄉的一個靠三十歲的鄉婦來替代，不料她與第一個同樣，不到幾天就走。第三個來了以後，中間她爲了丈夫的死亡，回去了幾天。那時候，他又爲了學校的招生，不得不去T城一走；白天雇了個江北婦人來餵乳，夜上她是離不開自己的小船。我是在整個的白天裏抱持得手酸脚痛，到了晚上又要沖代乳粉給他吃，並且沒有一定的時間，整夜沒有睡眠的機會，真累得我苦極了。我不能哭，哭給那一個人聽？我不能怨，怨天下誰個人？我不敢睏，怕小孩啼泣；我不敢抱，怕這樣一個冷寂的房間與可怖的夏夜。小孩也感到許多不安適的苦痛，在這斷乳的時間中。天天望着奶娘，好容易奶娘出來了；她帶着一身白色的孝服，愈覺表示其喪偶的悲哀。在理，她自己說，她是不應該離開家門的，祇因爲官官不

可一日離開乳頭，所以，忍痛來到此地。我們倆是極端歡迎，雖是她全身孝服，在風俗上有損流年，但畢覺風俗是風俗，於吃奶的小孩有什麼不可料想的因果呢！

就在那時候，他的阿兄，也就是小孩的伯伯，見了這樣的情形，認爲這奶娘在夫婦是不孝，在禮俗是忘情，發出嚴重刻薄的口吻，吐罵她不近人情的鄉婦，致使我們這個嗷嗷待哺的小孩，重陷於飢餓號泣的境地中。我心裏充滿了憤激的怨恨的熱情，默念着我們的事情，於他有什麼相干，即使是有干，也何用這般蠻橫的火性。他也居然發怒了，爲了他是終年沒有憤慨的表情的，他與他爭論，他與他動武了。終至小孩哭了，我也哭了；哭充滿了我們這個悲戚的家庭。最後，奶媽覺得這終久不是她親生的孩子，在緊張的悲哀的一瞬中，提了她僅有的包裹，憤激着出走。我憂恐，我痛恨，人生蘊藏着的憤怒，燎燒於我狹逡的心坎。我絕食，唯有絕食；與我珍愛的小孩同歸於天上，我想。

奶娘沒有雇到，晝夜間都由我們輪流着用代乳粉餵養。我們以自己全份的精神，養活了我們的小孩。

好容易，薦頭領來了奶娘，奶又是多人又肯耐苦，我們都替小孩慶幸。

天天擁抱着小孩，真忘記了今天是何月何日。有時朋友看見了，都羨慕着我們的幸福，親眷看見了，也不免慶賀我們的將來；我們擁有人間至可寶貴的風光，我們替自己傲驕。是在這樣的人生的歡娛中，我們卻又離別了僅有的愛子，各自奔向自己的前程。

在校裏，在榮華的都市裏，雖是因爲環境美好，輕輕的把家鄉的小孩忘記，但總覺得時時有活潑潑的小孩的影象瞬息地現隱在我們的眼前。天下唯有慈母心，到今朝，自家也證實了，還有誰個來否認！

家裏祇有個祖母與奶娘照顧着，我常常憂慮，怕不能過到。而且，祖母又是年老力衰，奶娘是無知的村婦，一旦有病了，有誰能够探到小孩的內心。我恨不能拋棄了書包，擁抱着小孩，一天到晚。

那天，婆婆到我校裏來，我驚怪的問她小孩同來了沒有。她回答我小孩仍留在家裏，可是比先前更加活潑，身體也很健好。她還說她兩三日就要回去的。我心裏雖是壯了一下，但終希望她不久就回去。

五天以後，那知道，快信來了。我正在比賽排球，信也就擱置了一會。球賽完畢，我拆了信就讀，不禁眼淚直滴在信箋上；心弦也顫動了，但默禱着事實終沒有這樣凶惡，因爲信上祇不過敍述一些凶險的病狀。

車上，我是低着頭抑止我的酸辛，暗暗的拭乾我的淚水，可是內心的戰慄，四肢的顫索，與車行的速率，機聲的轆轆同樣的不斷的擴展。

黃包車將要到家門的時候，街頭巷尾的鄉鄰都集中視線在我的面上，他們似乎要發現我悲痛的表情。車後跟着不少兒童，嘴裏只輕輕的說着娘歸來了，娘歸來了。

走進了家門，心裏不住的發抖，不知道我的小孩已否死亡。將要到房門的時候，婆婆含着眼淚迎面說道：

「我眞沒有交代呀！阿安死了；昨夜死的。」

悲酸的急潮衝上我的心頭，眼淚不住的淺出，身體已至於麻木的狀態，當一個二尺多長，眼睛緊閉着，面目還是像生前一樣的清秀的已死的阿安現着在我的眼前的時候。

一個鐘頭過去，我是在不省人事的暈睡中。醒來後，含着了眼淚爲阿安穿製長眠的衣衫。我想，我忍痛的想，我那裏會夢想到今天回來見着一個已死的小孩，更那裏想到不替他做生前的衣衫，要做他死後的袍褂。針綫穿在綢衣上，猶如穿在我已碎的心腸，想着他八個月，沒有受過孩童應受的幸福，到現在又死在不明白的病狀中，死在這不堪追悔的環境中，我們爲了他歷過了幾許的奮鬬，受盡了人家的鄙視，吃完了人間所有的苦痛，遭遇了世上各種的酸辛，想望他成人，替受困的父母伸一口寃氣。現在，我們哭他，世上眞不知有幾多的惡人替我們歡笑。

他從T城回來了，這夜，他哭，他也是這樣心碎的號啕大哭。家庭又從榮華的表面轉入於悲苦的境況了。

我們倆坐在紙帛燎燒的哀苦的阿安面前，回想他呱呱以後的時日。

三○，一，一九三一，作於T城。

徵求

本社僅爲雙方介紹不負其他責任

徵求本誌美術專號及家事研究號各一冊，願以廣美善雜誌兩冊及放大美術攝影傑作一幀爲酬。（或每冊酬現金一元亦可。）來件請掛號寄上海馬斯南路一二九號聶光地君收。汚損或後至者璧還。

聶光地啓

鄙人現要徵求婦女雜誌各專號：配偶選擇號，婚姻問題號，新性道德號，職業問題號，家庭革新號，愛之專號，美術專號，女學生號，產兒限制號，十週年紀念號各一冊。讀者諸君如願割愛者，每冊願將大洋壹元或郵票壹元爲酬，願讓者請寄「汕頭外砂新興街十四號陳捷升」收。後至及汚損者原璧奉還。

陳捷升啓

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徵文當選）

母親的第一課

王春翠女士

「雯女的孕生，在我們結婚的第六年；這個遲遲的消息，對於在都市過活的我們，反而感到經濟上擔負輕鬆的愉快；對於我們雙方的父母，卻有些急盼了」

來了，畢竟來了！怪難受的風信期，雖不定要想梅子吃，平素的口味已完全變個樣兒，時常在想望新異的蔬果；但想望是一事，達到想望的目標後忽而厭棄又是一事；每每菜未下鍋，還在想望，菜一下鍋，便又作嘔，真像久病後的情形。最難當的是作嘔食物稍微逾量一些，便要吐出來才覺痛快。我這樣似病非病地在牀上臥了四星期以上，消息的真實，那是無疑的了。

在情緒上，我亦不知是喜是愁，大概是喜的成分多一些。一顆小生命神祕不可思議地萌芽着成長着，即從「好奇」這一點上，不能不有些自喜。但生產是婦女危險關頭的觀念，早在我的心頭生根，正未免有些自慮。T的心理怎樣，我可不能知道；他平素對於兒女問題全不着急；但在證實了消息以後，那麼為着小生命準備將來，則其心喜如我可知。

從春到夏，從夏到秋，已經是小生命出世的時候了。在初冬的某一天，經過一段不可避免的苦痛時期，小生命出生了；出生的是一個女孩，在醫院伴着我的那個老成婦似乎有些觖望，雖不曾對我說些什麼。我在長時期疲勞以後，讓小生命睡在我的身邊，精神上頗有些怡然，男和女簡直不成什麼問題。T從上海回來，在車上早想好兩個名字，一個叫做「霏，」一個叫做「雯」；這樣就叫做「雯」了。T是愛開玩笑的，一看見女孩便笑道：「但願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他又知道鄉中重男的觀念很深，家信中便含糊地說生了孩子，並不註明性別。聽說鄉中還當謎樣猜了一回，而我的母家畢竟送了如外甥般的禮。

一對沒有經驗的夫婦，對於過分喜愛的兒女，將怎麼辦呢？過分的疼愛並不是嬰兒的幸福，但是我們只知道疼愛。第一件事，我們共同同意的，是由自己來哺乳；我們的理由很多，乳母難找，乳母的價格太高，乳母的乳汁常不與嬰兒適宜，僱乳母常不免要嘔不必有的氣，歸結攏來還是自己餵的好，而且我自己的乳汁正多。俗語說得好：『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飢與寒。』但我們眼裏的小生命覺得她太缺

弱了，拼命圍着不讓他受風，啼了便餵奶給她吃。有一天，她吃了奶便吐。大哥告訴我們：「奶吃得太多了，要用皮硝在肚上包一包了。」於是我們暗自笑了。那年冬天，我們回鄉間去，看見我們弟婦的兒子，比雯女還小一些，早露着臉抱在風裏了，於是我們又暗自笑了。這樣，我們學習得一串名詞，「皮硝」「硼砂」「抱龍丸」「嬰兒自己藥片」這些常用藥名。T是不會抱小孩的，他把小孩看得比豆腐還嬌嫩些；這樣，也就學成會抱了。

人生生命過程上的功課大概是連續不斷的，男女從戀愛到結婚，是重要的練習題，生了兒女，又是在做重要的練習題。雯女出生以後，我們也曾找些育嬰寶鑑育兒須知之類來看看；其中講的都是外國人的老法子，適用於我們的非常之少。在育兒須知那小冊子裏說嬰兒斷乳的時期須很早，大致在吃了七八個月以後，即可從事斷乳。誰知對門篤信須知的汪先生，她的女兒如期斷乳，面黃骨瘦，簡直幾成虛癆了。我們只得讓雯女吃乳到二週年，讓她自然地斷了下來。後來我看了些別的醫學書，知道斷乳的時期以民族性而大不相同；短的固可七八月斷乳，長的即二三年斷乳亦無不可；我幸而不做書呆子，不上那個老當。依行爲心理學家的理論，通常父母對於兒女的疼愛，都是妨害兒女的身心的；我們也盡力來矯正這個習慣。但當女兒長時間哭泣的時候，我們覺無從忍耐。大抵兒童在希冀不能達到目的時，總是哭泣；依理論，不應該隨意讓她滿足她的希冀，但我們實無法來停止她的哭泣，不免和一般一樣，她要什麼就做什麼了。直到去年，我們的弟弟發明了一個秘訣！每當兒童以甲點不滿足而哭泣時，必須設法避開「甲」點，用「乙」點來移「甲」點，於是不自覺地停止了她的哭泣。這樣大家才恍然大悟，真是「生了一兒女，勝讀十年書」呢！

現在雯女是從呀呀學語到話說得成器的時候了。不知由於怎樣一個機會，闖進識字的門閾。她把識字當作遊戲，每天識幾個字，自有興趣。依坊間印行的幼稚園讀本，大概是從筆畫少的字着手；我們卻拋棄了這個觀念，以爲兒童是直覺的，只要能引起他的觀念，自能承受下去。現在所教的都是和她有關係的字，筆畫多的如「橋」如「寶」如「關」「爐」，生僻的如「宮」「孫」也已教過了。我們之間最近有一個理論，幼稚園教科書應該由父母自己來編；田漢先生所做過一面貼照片一面寫文字的辦法，纔是幼稚園教本的正當辦法。然而雯女已四歲了，我們又該做別一個練習題了！

父母對於兒女的將來，計劃一定很多；我們對於雯女也有許多美滿的計劃，但要切實去實行，那就很少。最初說在口頭的，是雯女的經濟問題，要給她一個充分的準備，讓她適當發展起來。我們先擬替她在銀行每月儲蓄一些，到十五年以後，讓她得一筆巨款；一年復一年，到如今還不曾實行過。又想替她存儲一個整數的款子，但整數款子的來源還渺茫而不可知。這是第一張不兌現的預約券。其次是她的教育問題，上海的幼稚園都是小姐養成所，

原不希望去進的。只想替她選擇一個平民化的小學，讓她呼吸一些自由空氣；在每一段落中讓她到故鄉去住些時，使他接近自然。這張預約劵，快要到兌現的時期了；而要選擇的學校還不曾找到，正如蕭伯納一樣，不知將兒女送到什麼地方去的好！生活的長鞭打在身上，萬一失了業，也許連邏輯的自由都會失去呢！再其次是她的婚姻問題，那真想得太早了。「讓她主有她自己的幸福，絕對不加干涉；」這是我們的主張，大概可以踐約的罷！其他還有一張小小的預約劵：從她入世那一天起，想替她按年寫些生命的記錄。每張照片貼在適當的地方；每個新的動作都替她詳細記載起來。可是三年來所做還不到一半；一本斷斷續續的生命冊，只是「聊勝於無」而已！

聽說有了兒女，是蝸牛背上了殼；我們只有一個女兒，自然還有些欣然，在別一方面講，更該盡一些責任。辛克萊說：「人類最可寶貴的莫過於有一個健全的心支配着一個健全的身體。」這就算是我們為愛女所懸的標準罷！

爸爸的公餘工作

江愛綸

每次在熱鬧的電車中，見到車廂裏面黏貼着某藥公司的補丸廣告，在那張彩色的圖上，一對中年男女的後面，隱約地繪着一個肥白可愛的孩子。孩子，真不知有多少人在希望着哪！可是在青年的我們，亦不過祇有很淡很淡，淡如青烟般的影象，在腦膜上輕輕溜過而已。

但是在那夜深人靜，或寂寞得可怕的時候，那電車上的廣告，和「孩子」這名詞，便如電影般在腦際逐漸地清晰起來。我們幻想着，假使那時懷中有小孩子，決計不會讓靜寂侵佔了空氣的。尤其是當星期假日，我們倆散步於公園草地森林間，更希冀着有一天我們會推着一輛童車在草地上走。或許更希望那孩子能與他的爸媽一同玩球。

蘋也時常給我提起關於孩子的談話。她說：「你愛男孩子或女孩子？」又說：「假使我們有個男孩子，或女孩子，你能預先擬一個漂亮的名字嗎？」諸如此類，我便時常被這些問題窘住了。我也時常含糊地應付她：「男孩子好些，可是有女孩子更好；名字，不妨你先擬一個。」

不過有時我們又覺得一有了小孩子之後，對於夫婦間的情愛，雖談不到有什麼危險，可是總難免為了分心給孩子的緣故，逐漸逐漸地冷淡下來。因此我們又忽然覺得有孩子幷不是十分幸福的。於是幷不十分希望達到我們的目的。

可是我們卻總經不起寂寞的威嚇，和鄰家可愛的孩童的環境引誘，我們的思想便又漸漸的活動起來。

「我假使有一個孩子，我將養成他嗜好音樂的習慣。我將教他吹口琴，彈披霞娜……
……」我說。

「你祇會叫他玩」一類說。

「你呢?」

「我會教他畫希望他成功一個畫家。」

「總之有小孩子以後的家庭,比較會活潑和生動些的。」

「……………」

經過了某一個時期之後,我們的希望終於達到了。顏的懷中終於躺着一個肥白而眼睛並不甚大顏有些像我的男孩子。那孩子的傲平的鼻樑卻與他的母親顏頗有似處。我們處於這新的生活之中,當然欣慰不已,對於孩子祇會互爭着擁抱,除此之外,我們更想不出其他的方法以表示我們對於孩子的好感。

孩子便在這樣玩弄中長大了許多,并且會叫爸爸了。在這一個短小的過程中,我們雙方都感着有了孩子以後的不自由的痛苦。母親給他拖累得不能做事之外,更還帶累父親不少。當我自外公畢回家的時候,第一個歡迎者便是他,他一定要我抱,并且因我自以為要養成他對於音樂有良好的嗜好的緣故,抱了還須輕輕地跳,口中還須唱進行曲,跳舞曲。他這樣沉醉地做笑,可是一個瘦弱的父親受到這樣雙重的壓迫便感到非常地疲勞。因此更犧牲了我一切的公餘工作。

有時候孩子為了所求不遂而號哭不止時,我們真忿怒得將預備痛打他,可是不多時他便會擒着眼淚很天真地笑,他立刻會使你的怒火消滅。我們時常因孩子的無意的玩弄而覺得哭笑皆非。我們終於同化於孩子的天真中了。

假使有人問我孩子究竟是可愛或可厭,我卻至今還不知答復。

一個最低限度的教養計劃

光墀

我們中國社會在許多方面常不講求進步,對於孩子的教養的不注意是一很顯著的例。這雖然是由於人民知識的幼稚,但也未嘗不是因為保守性深不思改善之故。做父母的只知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有後,怎樣才可以使其後健強。甚且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好像是以先學養子為可恥的。鼎革以後,雖說事事維新,然而家政一科在女校也只認為隨意科;育兒知識,除卻少數的保姆學校外恐怕沒有人致教致學。所以現在提出這一個問題,——「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會有很少數的人心目中會經想過下文應該如何的吧。

在別一方面說,就是對於這一個問題作切實的研究的書籍也沒有幾本在坊間發見過,除卻那所謂「育兒法」的一類外,就只有陳鶴琴的一本「家庭教育」和山格夫人的「家庭性教育實施法」的譯本。它們不是偏於育的一方面,就是偏於教的一方面;而且有些太偏重於理論,有些只注意於零碎的事實,或只對於某一種人家有可能性。社會的環境是如此,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又怎能有着想處?

也許我們大家都會相信中國的人口問

題是在質不在數罷。未和世界其他國家接觸以前，大家還不是說着秦符堅「投鞭可以斷流」一般自誇的話，而說「唾咳可以溺死了洋人」嗎？然而一較身手，就有「外強中乾」「多而無用」之慨了。這不盡是小孩子天賦的罪累，而是父母們對於小孩子的不負責任，和社會對於父母們不與監導的緣故。這幾年來各地市政府也都高興起來舉行嬰兒比賽了，然而我們以爲這也是舍本逐末的工夫。母性教育，和母權保護，兒童、幸福的保障和貧苦嬰兒的公育，還沒有幹得來；徒然多舉行二三十次的比賽，也只有使少數富貴人家和黨國名人的佳公子出出風頭而已。不要說得那麼大，那麼遠，只要就最細微的事實看看吧，「襁褓」（廣東人叫做孩帶，是包着兒童的臀和背，擘開兒童的兩條腿，以負兒童於背的一幅四角有帶子的四方布）這一件東西還在大行其道呢。襁褓的害處，羅素也說過：「我們的祖先爲什麼竟能那麼長久地堅持用襁褓的習慣，殊有點難於理解；但由這正可表示就連父母的愛心且難以克服懶惰，因爲手足能自由的嬰兒是需要更周密的注意。」由此可知社會對於育嬰的研究是怎樣的缺乏而愚昧的了。未來社會的盛衰和嬰兒的幸福強弱多寡成正比例。那末這一個問題——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應該爲已婚的和未婚的青年所着意研究，其重要當不在戀愛問題之下的了。

我們在組織家庭之始，就計劃過這一個問題了。無論將來事實的經驗如何，我們也始終相信這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計劃，事屬可行而且會有實益的。現在乘這個徵文的機會，發表出來，給男女青年們參考吧。不過爲節省篇幅起見，這裏祇將計劃大綱寫出，於理論方面不贅說了。

Ⅰ我們將怎樣養育小孩子

1.我們將以母乳哺小孩子理由是：（一）嬰兒的體質必與他的母親適合，（二）其他乳母的乳汁會有影響於嬰兒的身心，（三）煉乳和奶粉多屬外貨而不經濟。

2.我們將注意於小孩子的飲食的質和量及時間：

（一）不以食物誘使歡笑或壓止啼哭，

（二）寧多食鮮果，勿多食糖果，

（三）不以雜食妨礙正餐，

（四）正餐時間不常變。

3.我們將使小孩子得到充分的空氣與日光：

（一）每天晨暮帶領到公園或曠野去，

（二）不用襁褓，使不致影響於肢體和肺部呼吸，

（三）不點着燈睡，不抱着睡，最好使獨睡，（也可以練習胆量）和打開窗子睡。（但牀不可離窗太近，也不可放在過風處）。

4.我們將注意於小孩子的衣服的度與數：

（一）不使穿長衣，致失卻活潑的習性，

（二）不使慣穿厚衣多衣，致失卻皮膚的抵抗力。

5.我們將注意於小孩子的疾病的防護：

（一）謹守2.3.4.項，以減病源，

（二）當心與有傳染病的人接近，（外國小孩子有在肩上圍巾繡 Do not kiss me.—I don't like disease. 以防傳染的，）

（三）天天勤洗澡，（a.早起食後和睡前都要洗刷，b.洗刷要有一定的地方和自己的用具，）

（四）便溺有定時和定所，

（五）遇疾病須請良醫診治，勿妄信神方和庸醫。

II 我們將怎樣教導小孩子

1.我們將求小孩子的身心平行發達：

（一）不以父親名義或神鬼恐嚇他，

（二）不欺騙他也不許他作僞，或以哭要挾，

（三）同時教以兩種語言（或以方言和國語或以國語和外國語——這是可能的，我們已見過不少了。）

（四）以樂歌舞蹈做他最初的課程，

（五）擴充他的事物的經驗：

a.常常帶領出外觀察自然和社會的現象，

b.接納和解答他提出的問題，

c.按着年齡和能力使他自己做自己的事，

（六）養成他的民族的和世界的知識和觀念：

a.使多與別個小孩子接觸，不分國性和階級，

b.使多看時事畫報而解釋之。

2.我們將注意於小孩子的遊戲：

（一）試驗他的個性，

（二）發展他的模做本能，

（三）使他得到將來生活的準備，

（四）使有獨立的消遣，

（五）使習慣羣性的，集團的生活。

3.我們將注意於小孩子的習慣的養成：

（一）習慣平民化和有自動能力的生活，

（二）當心他在遊戲環境裏的人物，

（三）愛護生物，使不害怕，不虐待。

4.我們將注意於小孩子的性教育：

（一）告訴他動植物生長的道理，

（二）使睡覺的時候不要放手入被窩裏，

（三）不許他說粗鄙的俚語。

5.我們將注意於小孩子的學校教育：

（一）從幼稚園始按級升學，

（二）參加學校懇親會，展覽會，

（三）和教師常常接觸，

（四）天天檢查功課成績，並常舉行展覽或比賽，

（五）指導自修和利用假期消遣，以補助修學。

III 我們對於小孩子的特別任務

1.我們教小孩子必要以身作則，如戒吸

煙飲酒等也要先自實踐起來；

2. 我們將於小孩子生時(或在成孕期)始，替他作日記；

3. 我們將於小孩子生時始，定下一份月報（要有時事圖畫及記載的）做紀念品，到他成長識字時教他檢查他生後以來的經過；

4. 我們將於小孩子出世之日起，每日儲款若干，放入銀行，作他將來的教育費基金；

5. 我們將於小孩子出世之日起，每L替他記錄為他自己一人的消費。

這些都是平常而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教養小孩子的方法，並不是什麼偉大計劃。這不只是我們要去幹，就是讀者諸君之有兒女的也可以試行試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代一代的改良，那麼中國將來的富強可跟着嬰兒幸福的進步而漸臻了。

寶鑑三週年紀念日，于香港。

母親的心

鈍若女士

有一次我在n路上買東西，在一家鋪子裏看見一個女客，好像是我從前的同學婉。我想進去招呼她，但又不敢冒昧。倒是她似乎覺得我在走過的時候向她笑了幾次，先走了出來。

「鈍，你不認識我了麼？我不知道你也在上海，今天真巧，會不期然而碰到你，」她一面說一面牽了我的手，好像有說不出的快樂。

「老同學怎麼會不認識，不過你手裏抱了孩子，倒使我不敢信以為你了。你幾時到上海的？有幾位小弟弟了？」我說時不覺對她笑了一笑。

婉在她手裏抱的小孩臉上kiss了一下笑道：

「鈍，你是不是奇怪我也會有有小孩子的一天嗎？寶寶，叫聲舅舅。」其實她的寶寶還不會叫人咧。

婉是我在中學時的同學生，得很漂亮，很愛裝飾。她有一個怪脾氣，就是最討厭小孩。無論那個孩子去碰了她，她就會發火。同學都取笑她，問她將來自己有了孩子怎樣。她總很爽快的回答，「我一輩子也不會有小孩的。」現在我看了她那副愛護小孩的神氣，自然不免好笑，她也似乎已經覺得。

我們倆是多年的老同學，闊別了五六年，一旦相逢，自然格外親熱。她的家離n路不遠，就約我到她家午膳。一路上，她告訴我，她在中學畢業後一年就出嫁，她的丈夫是某大學的教授，她的家才新近從w故鄉搬來，現在她已是一子一女的母親了。她現在手裏抱的是女兒，生得白而玲瓏，和她母親一樣美麗。

她的家到了。我們進門的時候，她的兒子已在等着。她看見他母親和一個生人一同回家，很怕羞的過來牽了婉的手輕輕的道：

「媽，怎樣回來得這樣晚？我就要到校裏去了。」

「敏，過來和舅舅行禮。」

敏知道我是他母親的朋友了。他走到我

前面，很恭敬的鞠了一個躬。

從她家裏的佈置和她管理小孩的情形裏，知道她已從一個愛好時髦的小姐變爲一個極能幹的主母了，眞使我驚奇，佩服。

「婉，你的孩子眞壯健得可愛，是否都是自己哺乳的？」

「是的。我和彬——她的丈夫——都覺得孩子非自己哺乳不可。好在有一定的時間，還不吃力。延乳傭眞不能放心，如其乳傭是有病的，豈不害了小孩一世。」

「那你眞很辛苦了。」

「還好。他們的飲食睡眠都有定時，所以做事可以很有規則，不會覺得煩亂。敏已送在附近的一個幼稚園裏。他很喜歡念書，每天吃了午飯總催着人送他去。他已認識了好多字，會唱好幾只歌。敏，唱只歌給舅舅聽。」

敏很天眞的一些不推辭唱了一只洋囝囝歌，並且還拿兩隻小手做出手勢。

「唱得眞好，再唱一只，」我要求他說。

「媽，李先生說他今天要教我們唱一只月亮歌。停會我回來唱給舅舅聽好嗎？媽，請舅舅去吃飯能，朱媽已預備好了。吃了飯我還要到校裏去呢。」

飯後，婉剛把敏收拾好送到校裏，小的寶寶在搖牀裏哭了。婉把她抱起來，喃了一會乳，再輕輕的放上牀，她就睡着了。

她對於孩子的一舉一動眞是溫柔，母性的愛完全顯露了出來。我看了眞有說不出的妒忌。我想到沒有母親的孩子，我替沒有母親的孩子心裏難過，我要爲他們落淚。

「婉，請你原諒。我眞有些不信你就是我從前同學的婉。」

婉知道我的意思，很自然的答道：

「鈍，老實對你說，我自己也有些不明白。你是知道的，我從前是一個好玩好修飾的人，自從有了孩子我的心理就完全變了，好像我的幸福榮耀全繫在小孩身上。彬也喜歡得他們要命。這一對小孩也就成爲我們倆愛情裏不可缺少的東西。鈍，我沒有孩子的時候，倒並沒有希望他們來臨；他們來了，自會使我快樂，歡迎他們，愛他們的。」

「此之謂母親的心。母親的心本來是不可思議的，沒有做過母親的人是不會知道的，」我回答他說。

我們的小天使

伍正英

可愛的小寶貝生下地後，我們是如何的欣喜呵！圓圓的紅紅的臉頰，半睜半閉的眼睛，微弱的啼聲，一切都使得我們驚異和歡喜。小寶貝喲！你眞是我們的小天使！自從有了你，一切都變得光明快樂可愛了！

當寶寶還未出世之前，我和瀾常常幻想着，當一個胖胖的可愛的小寶寶睡在我們身邊時，那時是多麼的有趣呢？瀾說給她睡在我身邊，我卻說最好是睡在我倆的中間；往往因此而爭執；過後卻不禁又都失笑了，重新商量給她取名字。想了許多，都覺得不好，最後瀾說：

「不管她是男孩子或是女孩子，叫了寧吧！你

是江蘇人，又是在娘家生產；寧字又帶着安寧的意思，你說好不好？』我說：『這眞是很好呢！』於是便這般的決定了。

寧是個女孩子，這個名字更覺得適合。這時已有六七個月了，已經會笑並且會呀呀的喊了。有一天晚上，我們鋪被睡覺了。寧睡在中間。我一面給她吃乳，邊和她玩。一會兒給她吃，一會兒便又迅速的將乳頭拔出在給她吃的時候，笑着說：『寧又飛來了一顆甜甜的葡萄給你吃了！』瀾也不禁被我引笑。再看寧，小臉上也露着笑，兩個酒渦深深的，眞是可愛的寶寶哩，情不自禁的連連吻她了。

在寧睡熟的當兒，我常常會呆呆的癡向她瞧的。鼻息勻勻的，那雙晶瑩活潑的小眼睛也閉着了；臉兒紅紅的像個初熟的蘋果。臉上透出一個甜蜜的笑靨；看了眞使我覺得不知怎樣地愛她才好。往往這樣雙眼不瞬的看着她嬌憨的睡態，夜深了都不睡去。

去年秋天，不幸瀾生了流行性感冒，後來我也被傳染了。熱度有三十八度半，醫生叮囑不可把乳給寧吃了，因爲怕傳染到她。我們聽了當然十二分害怕，沒有法子只好把寧交給字媽帶到樓下去睡，並且不准她們上樓來看我們。那兩天眞是可憐，心裏着急，又看不到她，又怕她傳染，只能時時問服侍我們的用人寧好不好，代乳粉要不要吃。如此過了三四天，我才漸漸的好起來。可是寧因吃代乳粉人卻黃瘦了不少，看了眞是心痛得了不得。我經此一病，乳汁甚少，沒奈何僱了一個奶媽。我自己吃乳，也全是爲的怕受奶媽的麻煩，如今又有什麼法子呢？但是我究竟自己帶慣了，一則不放心奶媽的乳汁，二則也捨不得她去跟奶媽睡，終於吃了一季奶媽走了。幸而辭了奶媽後我自己是同時哺乳的，病好了以後，乳汁又漸漸的多起來了。到了今年的八月裏，寧已有二十個月。又因爲生了一場病，醫生說好斷乳了。我想就照醫生的話辦。

斷乳後的寧，正和一個呱呱失哺的小鳥一樣的可憐；可是孩子大了總要斷乳的啊！七號早晨飽飽的吃過後，在乳頭上塗了一點紅辣椒。并喊寧來道：『寶寶！吃點乳吧！』她果然笑嘻嘻的走攏來，才把乳頭一含，眉頭一皺，哇的出聲哭了。哭着儘朝那紅辣椒看，意思是說：『這樣猩紅可愛的東西，倒這樣難吃。』我一面看了好笑，一面又可憐她。然而孩子總有斷乳的一天，也只好狠一狠心腸了。寧很乖，吃了兩夜東西便不要吃奶了。到如今已有兩個月。身體也比從前好些。路也會走了。往往不要人扶，搖搖擺擺一個人走，看了也十分可愛。她有兩個洋囡囡，一個戴紅帽子穿黃衣服的不倒翁，一隻五彩斑爛的鵝，一個小貓兒，一個小狗兒，一口小口琴，……有一個洋囡囡，兩頰紅紅的，頭髮卷曲的，很有幾分像她；但是不久便被她弄破了頭，脚又折了，睡在沙發上像個受傷的孩子一樣。小孩一切一切的舉動全是可愛的。天眞無邪的孩子啊，世界上只有你們是唯一的安慰者，唯一的可愛者！我常說有了孩子固然是麻煩；可是她能解你的愁煩。大人往往爲了孩子生氣；但看見她笑便氣也消了。可愛的寧，她是我們快樂的家庭中的小天使！



丹琪點唇胭脂管
顏色天然而持久

丹琪點唇管。色彩神祕。初點似無顏色。頃刻脂色顯現。非常豔麗。可觀而不可覺。丹琪脂色。能與個人皮色吻合。點後不現痕跡。不遺油漬。點塗一次。終日存在。而且滑潤溫柔。天然持久。

丹琪化粧品除點唇管外。尚有面點花胭霜盒。頰胭膏。夜用洋膏。除頰潤膚。日用膏潤。搽妙粉。。及花粉等。

美國麥勒高夫美容公司製造
上海霍傑士洋行經理

廉價券

茲奉上大洋一元請即寄下丹琪化粧品六種共裝一小盒郵致上海郵政信箱一三七一號

姓名

住址

（婦女）



LADY'S FRIEND

她的友

節育



「她的友」外用藥片爲避孕最靈效良藥凡婦女體弱血虧不宜生育者均可用之及諳悉現代生活經濟情形者皆公認之

（全世界著名西醫介紹）

經中央衛生試驗所化驗無毒

每盒一元二角兼文說明書函索即寄

百昌洋行

從結婚問題聯想到禮服問題



諸君當備禮服時感到金錢上的困難嗎？式樣上揀選的困難嗎？ 倘有這二點的，請到 孫總理所最信任的王外長所樂爲介紹的亨利洋服公司出租部接洽，定能使君免除這二種困難，費少數金錢，能穿最入時最合式的禮服，這不是一舉兩得麼？

租用禮服附送「新婚指導」一部

地址……上海南京路沙遜大廈西華德路七號

心病（長篇小說）〔續〕

中卷

李健吾

四

早晨十點鐘，秦太太從市場回來，胸懷擁滿了各樣各式的黃粗紙包，脚下的車箱的前板上也積了一堆菜蔬。老何蹲在車旁把菜蔬揀理清楚以後，秦太太纔走下車。秦太太看着老何，未免有些驕傲，說話的聲音也帶些急躁；老何跟在她的後面，抱住菜，心裏深深地印着太太的福蔭。走近月牙門，秦太太停住步，等着老何。

——舅老爺起來沒有？

老何顯出不平而又不屑的神氣。

——人家早起來了——九點左右就出了門，舅老爺也沒有提到那裏去。

——哦！

秦太太失望地走進月牙門。為什麼她的兄弟出門也不說一聲，變得這樣地消沈，這樣地浮躁呢？他已經不是三十歲以下的人了，應該把持住自己。

在這一點上，秦太太顯然錯誤。他的自信力是很強的，而且正因為將近四十歲，帶着富有經驗的腐朽，他的自信力漸漸流於執拗這條路上。這個步驟是再自然沒有。他從家鄉投奔到濟南，抱着很奢的希望，以為姐夫那樣的人物總可以推薦他在閣衙門做個事體。姐夫同姐姐的隔閡他完全不知道；沒有人把這告訴他。姐夫很少看見他，看見以後也就忘懷；姐夫曾經允下他的事情，然而沒有人提醒，姐夫自然便忘懷了；而且姐夫明明覺出把他引到場面上很丟臉，所以只是隨便敷衍他兩句。日子久了，這種不鄭重的敷衍慢慢在他的心上留下一個不快樂的痕跡。於是他轉而申怨姐姐，以為這是她不居間說話底緣故。她沒有說話。秦太太不能彀為了兄弟，委曲她這十年同丈夫的澹淡，有失她的尊嚴。兄弟不爭氣，她已然引為恥辱；如果向斷絕牀第關係底丈夫討情，這成了她的二重恥辱。兄弟說她看不起他的本領；她忿忿起來，說他應該受人看不起的。兄弟覺得唯一的辯護的途徑只有堅持己見；他要做一件大事；什麼大事他能彀勝任呢？他不清楚，但是他深刻他能彀勝任。他執拗着。

這種執拗隱隱含有敵對的意味。他的無可奈何強他生活在勉強

的情境裏頭。他疑惑姐姐是否以誠意款待自己；她答應到了北京爲他謀事，然而看現在她張羅女兒婚事底心情，她是否還記得她的期許實在是一個問題。甚至於在姐姐這裏，他的立脚點也漸漸有些動搖了。沒有一個人正眼看他；他成爲可有可無；每一個人都彷彿譏笑地暗示着他的依人籬下；然而他每天不得不這樣挨磨下去。

吳子靑只是吳子靑；在他的愚梗之中，他自以爲是有骨頭的，或者文雅些，有氣節的。他沒有思想，或者從不自省；他是直覺的動物；他自己在石壁上碰疼了，他咒駡無辜的石壁，從來沒有回想到這是他的過錯。但是他的感覺有時銳敏極了，和針尖一樣地細，和嬰兒對於痛苦一樣地警醒；他覺得人人在羞辱他，甚至於最親的姐姐；她的幸福使他嫉妬。然而他最近忽然聰明起來；他沈靜着，期候着；在着種苦耐裏頭，藏有一種卑鄙的觀念；他要等着姐姐向他爽約。那時候他可以大大地報復她一下子，或者看着她的心神痛苦。這再快意沒有：沒有比這種預期的感覺更爲優美的！

在一點上他同姐姐的性情是相同的，俗語所謂死心眼兒。秦太太究竟在社會中見過局面，這種性情越來越衰微，雖然做起事來多少還帶些色彩。繡英的眼睛快，不時向她嚷出來。這種嚷出來很傷母親的尊嚴，但是在女兒的面前，她未嘗不承認她的弱點。在她的兄弟這便成爲一種不可救藥的人生觀。她從小沒有正正經經地進過學；他的思路的遲鈍變成塾師的例證；然而他從來沒有丟開書本。後來他丟開書本了，對書本便生出一種惡劣的見解，因爲書本不能彀容納他的才具。他致力在習字的工夫上，漸漸他的字寫得有門道了，圓圓的，潤潤的，一手上好的狀元字，然而從此再沒有變化過，他的字體總是那樣地肆乾，秀媚，臃肥，就是沒有生氣。他所缺乏的便是活潑潑的生氣。他相信他這一手好字能使他成就大業；於是他等着。他堅持着他的信心；上天不會埋沒他這一等好字的。然而沒有人肯給他事情。只有姐夫曾經請他抄過兩個案帖；抄完了，發見裏邊有幾個錯字。這當然要埋怨姐夫的手稿過於潦草。

近幾月以來，他已然荒廢了他的書法，每天也不再練習，他的意思以爲人不我知，便帶些自暴自棄的名流氣派。但是他並沒有犧牲他的主張，便是書法的優劣可以判定一個人的才分。他是有才分的，然而他是鬱鬱不得其志的。沒有人賞識他和他的書法；便是姐姐也認不出他的廬山面目，這便他灰心，傷心，最後不得不憤怒。

現在每早他不能彀像從前那樣伏在桌面上死死地臨帖了；這部金剛經每天在他的眼下過着，這沒有效果底機械式的模擬使他煩惱，而且他開始覺出——他自信他的小楷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絕非金剛經所能比擬其萬一。於是他戴上帽子，披上馬褂，逕直走出街門。他聽見老何在號房裏面問他上那裏去；他沒有答覆的必要，好像他沒有地方可去！他裝沒有聽見。好像他沒有地方可去，哼！

但是他究竟有什麼地方可去呢？站在街口，連他自己都有些躑躅

不定。

那擺僞字畫攤的從箱子裏取出一捲一捲的破字畫，掛在牆縫的木楔子上。吳子靑裝出一個鑑賞家的樣子，退後幾步望望，然後趨前幾步摸摸那陳舊的紙面表示全然欣納的意思。他們攀談起來。擺字畫攤的訴着年月的艱窮，生意的蕭條。他每天能夠賣出飯錢，就算有起色。吳子靑對他表示極端的同情，說現代非特世風不古，而且人情澆薄，有時手足反而不如外人。他自己便是這樣一個例子。他現在賦閒，因爲他的姐姐不肯在關人的面前代他吹噓，卻忙着女兒的沒來由的親事，反置兄弟於不顧。他引擺字畫攤的爲知己。但是擺字畫攤的不知道爲了什麼，忽然消失了同他閒談的興趣，張望着街心，一點不留心他還要繼續下去。吳子靑停住口，癡癡地看住他，然後不屑起來，轉過身，沿街走下去。

——傢伙多不帶勁，

他明明聽見這是擺字畫攤的詛咒的聲音；他忽然回轉身望住他，然而擺字畫攤的伏下身用雞毛撣子輕輕地拂着他的攤子，不像喀出這樣話底野人。他犯不上同下流人計較，或許他聽錯了。他繼續向前走着。他在街旁的木牌的前面立住，咀嚼着京兆尹的布告。他轉過頭向身旁的人們道：

——也不知誰起的這稿子，你看完全不通麼！

於是他徵形於色地伸手指在某行的某一個字上，說道是簡筆字，在公文上不應該這樣用的。觀衆沒有聽下去他的講演，都遠遠地離開他。吳子靑蔑視地瞥了他們一眼，然後把他們拋在身後，再向前憤憤地走着。

從鐘錶鋪的玻璃窗他望見時針已經指在十一點上。他想這樣是用飯的時節，於是加緊步子，往單牌樓奔着。他走進拐角地方的一個小飯舖。他要了四兩白乾。他叫過堂倌，特意告訴他酒的味道不壞，表示他欣賞這家飯舖的東西。堂倌沒有聽完便走開了。他一口一口地啜乾了酒杯，舐舐舌頭，然後揀些小菜或者五香的煮花生豆。最後他要了八兩餅。忽然他注意到臨街叫賣底小堂倌，他的臉因爲拼命喊唱底緣故分外地紅艷，他的嗓子是啞的，和撕竹布那樣地刺耳，他的面目很玲瓏的。吳子靑覺得這小孩的可愛。他想道簡直和女人一樣……他下了飯舖的臺階，把十枚小銀擱在小堂倌身旁的油盤上，然後向裏邊嚷道：

——小賬我擱在這裏了！

他以爲他這一手做得很漂亮。那小堂倌一定嚇了一跳。於是他得意地興奮地沿着西長安街往東走下去；他很想回頭望望那小堂倌，然而他不敢，這舉動在他未免有些可恥。一羣男女在道旁走着；有一個穿西裝的和一個時髦的少婦臂挽臂，擠眉弄眼地談笑。簡直不知羞恥！他喃喃地詛罵着，往街心吐了一口黏痰，往東走下去。

他想起天橋，天橋的馬戲班子，和馬戲班子的洋鼓洋號。昨天他沒有進去；他看見帳幕上紅紅綠綠的飛禽走獸，他覺得這和實際進去看了一趟一樣。然而那臺上的洋鼓洋號……他往天橋奔着；他脫下他的

馬褂；他用手背拭着額上的汗粒。

直到下午兩點鐘他還沒有回來。秦太太把繡英送出月牙門，在門道看着她上了洋車；等老何關上街門，她纔轉身向裏走着。她思索着，在月牙門前停住。

——老何，舅老爺還沒有回來嗎？

老何哼了哼，然後放平聲氣答道：

——還沒有回來。

繡雲坐在上房裏間的窗下，向院子出神地瞭望着。她看見母親穿過院子，慢慢踱到廚房的門首，吩咐趙媽幾句，然後踱回上房來。母親走近她的身邊，倚住方棹。

——奇怪你舅舅做什麼去了，清早出門，這時還不見回來。

繡雲已然聽見月牙門外的問答；她正想着這件事。她明白舅父的無聊的心情；他不能夠和女孩子一樣地扣在家裏，成日沒有一件事做；他究竟是男子，男子總是好動的。他們不應該這樣扣住他。而且她隱隱地覺得舅父的神情有一點神秘——可怕——都不是，她說不出她的正確的感覺。然而這在她的心上，帶着牠的奇異的真實性。

——媽給他看底事情怎麼樣了？

母親踟躕起來。

——事情？哦！自然哪，過些日子再說。

繡雲仍然看着窗外，不過她的聲音着一點興奮。她想起舅父平日

無聊賴的可憐。

——媽，你也真怪，這樣留着舅舅有什麼用？舅舅也不是那一點沒有出息的人，我聽爸爸那般秘書大人的朋友們也不過就是這樣。媽還不如卽早替他說說情，託在那個衙門做點兒事，免得成天閒着，閒得便是我們看着也膩人。

秦太太很不高興這話應該從繡英的口裏出來，繡英帶着父親的氣質，說她還沒有什麼；然而繡雲卻不應該。繡雲不像說這樣話底女兒。並且留下舅父完全爲了繡雲自己。秦太太不由得把語氣加重了。

——我打算等你婚事忙了以後……

繡雲不耐煩上來。

——誰知道那還在什麼時候！就是你老人家一個人在那裏瞎張羅。人家男家一句話都沒有說。

秦太太覺出女兒埋怨的分量。女兒未嘗不願意早一天完婚，她想。

——他爹沒有打信到濟南，讓我們瞧着辦嗎？傻丫頭！你也要出來做主張，我就不用活着了！

繡雲立起來，握住母親的顫抖的綿手。

——我又什麼時候做主張了呢？媽也真有說的！你看，媽先把舅舅事情弄妥，我就什麼主張也沒有了。媽說今兒個嫁，我就今兒個嫁。媽還要我怎樣呢？

秦太太挽住女兒在她的胸前的小手，嘆息着，覺得眼裏要滴下淚

來。

——你的心太好了！我改天就替舅舅說去。我有什麼要緊？我就是你們姐妹兩個，活着也就是爲了你們姐妹兩個。

五

繡英走進了朱宅的紅漆大門，在門道遇見朱小姐。後者的驚喜不是言語所能彀形容的；她呆住了，然後飛跑過來，把繡英的左臂挽在胸前。朱小姐縱起聲，愉快地笑着；繡英微笑着。認識繡英底男女僕厮都聞聲而出，遠遠向她請安問候。朱小姐牽住她的手往上房似跑非跑地走着。她們的步子是不穩的。繡英審察着朱小姐，隨後把頭俯在她的耳邊。

——你不正要出門嗎？

朱小姐是打扮好了的；她準備赴一個朋友的約會；然而看見繡英，她不去了，決定不去了。繡英非常抱歉。

——那不要緊嗎？你……

繡英是不情願放她走的，所以沒有說完自己的客套話。但是她立即安了心，從朱小姐的輕快的答覆同明熠的粉靨，她覺出她的不去是眞誠的；並且朱小姐說：

——我原來就沒有心赴那約會。

繡英完全安了心。她們臂挽臂地擁在一起。男女僕厮都感到一種洋溢的青春的喜悅回應在他們各自的沈悶的心裏。繡英淸朗地問道：

——我乾媽呢？

朱小姐輕輕地肘了她一下，眼睛向她柔媚地乜斜着，表示對於母親的嫉妬。繡英覺得兩年未見，朱小姐今天分外地美麗。她想，朱小姐是女學生，女學生講究的是時髦。

朱小姐覺得她有許多話要同繡英講；繡英是她的知友。但是她奇怪爲什麼自己這樣急於把她的事情告訴繡英。她們兩年沒有見面；應該有一大車的話講；然而她現在卻只有一件事在心上。這就怪了。母親和家人們再俗氣沒有，左一句，右一句，總離不掉家長家短。她不耐煩起來，驟然插進話道：

——媽的媽媽今兒也眞多！

她的聲調是煩燥的，然而她帶着笑說的。母親和家人們都讓她的話引得笑將起來。但是朱太太沒有笑出聲，不安寧地望着她。

——你不是說下午要出門嗎？

朱小姐往繡英身邊移了移，毫不在意地質直地答道：

——不去了！

朱太太說不出自己心裏是一種什麼滋味。她看着繡英忍住她要嘆底那口氣。女兒的脾氣她現在一點摸不清楚。適纔她同母親吵鬧着要出門；現在她又輕輕易易地說不去了。母親關心地問道：

——你不是有要緊事嗎？

繡英抱歉地離開座位。

——是嗎？你還是走能，我們……

朱小姐的臉飛紅上來。她有些不自然；她順勢揪起繡英的手，向外面跑着。

——到我屋子！到我屋子！別睬媽，媽剛剛同我生過氣的！

屋裏的人向她們的背影羨慕地笑着。多麼天眞！多麼自如！這世界的存在好像現在就只爲了她們這些無憂的女孩子。朱太太以爲她明白女兒現在是什麼心情；女兒在撒嬌，想從母親求到饒恕的同情。但是母親不能夠原宥女兒近月的恍惚的行徑，傷母親的心的便是對於她的行徑的愚昧。女兒有事瞞着她，這是不可瞭解的。然而女兒現在決定不出去了，母親聊可自慰。如今秦太太回到北京，女兒多一個好去處，有秦家姊妹相伴，比不三不四的學生好些。於是她微笑起來，看着繡英同她的女兒，詫異究覺兩個人裏頭那一個高些——一般高；然而女兒穿着高跟皮鞋，還是女兒低些。她從茶几上端起水煙袋，慢慢地搖起紙捻子。她回過頭望着女僕來點火。

朱小姐脫下她的夾大衣，立在梳妝臺的前面。她從鏡裏望見繡英坐在她的牀頭；她皺起眉頭；坐在她的牀頭最不爲她歡迎。但是她有許多話要告訴繡英，後者的唐突她可以容忍的。

——你看我有什麼變了嗎？

繡英搖着頭。繡英看不出她的面貌有什麼變動，還是那樣倩麗，秀麗，生動。她沒有聽出朱小姐的意思大半在精神方面。

——沒有變？你瞧我沒有變，英妹？

她的語氣顯然帶出失望；她盼她和從前不同，完全的不同；她的舊我已然蟬蛻於新我。她從鏡內仔細地檢察着繡英的面容。她驚呼起來。

——可是你變了！

——我？

繡英悲傷地微笑着，被這新觀念引誘住。

——爲什麼你那樣愁愁地看着我呢？我記起一句詩來了，「你的眼……」我有這詩稿子的，別人寫給我的。那是誇我的眼睛的，我覺得不如轉送給你。

——你知道我爲什麼這樣看你嗎？

朱小姐搖着頭；她的頭髮燙成波紋的樣式，呈出深核桃色的捲髮。

——我的眼睛還沒有離開過你。我羨慕的。我覺得你是頂快活的人。也許因爲我兩年沒有見到你；我覺得你像要飛起來，你渾身都是輕的！

朱小姐完全被繡英的讚美所征服。她是幸福的；繡英看出她是幸福的。她不是輕飄飄的總像要飛起來嗎？繡英多麼會說呀！

——讓我敲碎你的小嘴，你眞會說！

繡英再可愛也沒有，是她唯一的知友。只有她的友誼的觀察能够證明她的快樂是眞實的。她轉回身，食指伸在櫻唇的前面，彷彿威嚇，然後跳到繡英的身旁，伸臂圍住她的後腰，動情地笑着。她冷不防在繡英

的粉腮上吻了一下，又輕捷，又美觀，和飛蝶在花心上，或者浮蜓在水面上點了一下一樣。

——這孩子！

穠英怪了她一句。然而同時她們輕快地笑將起來。手心覆在手心上。朱小姐的話湧上她的舌尖。

——英妹！英妹！我沒有一天不盼着你回來，回來同姐姐在一起，分着姐姐的快樂，分着姐姐的憂愁。你知道我多麼想你！我不常寫信給你，不錯！不錯！那只因爲我氣你。現在我高興極了。我們還和從前一樣。可是你挑了今天來，你不會挑日子；你以爲星期日我準在家。從前是；現在星期日我多半不在家。可是你來了，你今天來得再好沒有了！你打斷了我想出門底意思。我說不出我該歡喜你還是恨你……

穠英縮回手，覺得非常抱歉。

——你剛纔說你……

朱小姐截短她的暗示。

——你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一點都沒有想去赴這個約會，全是媽一句話把我惹的，你來的再巧沒有了！

——你不怕爽了人家的約？人家以後又該怪罪你了。

朱小姐輕蔑地哼了一聲。

——你以爲那是誰？

——你的女同學。

朱小姐忍住笑，拍起穠英的手心。

——纔不是哪！那怎麼能是女同學呢？一個男的！我的男朋友！我的男同學！讓我告訴你，讓我悄悄地說給你聽。我一點沒有想到赴他的約會。昨天早晨他在學校門口碰見我，急忙忙趕過我道面，約我今天下午一點鐘到中央公園。我笑了笑。我沒有說別的。他跳着跳着，和岸邊的鴨子一樣。我今天早晨睡到十點鐘纔起牀。我偶然想起這個約會，這可把我難住了。你知道我是不想去的。不過……你知道，我向來……該怎麼說好呢？總之，我心裏決定不下來。我看着我的錶；我聽見客廳裏的大鐘一點一點地打，連午礮我也聽見了。我想着這時他一定已經在公園等着，或許把錶不住地在手裏搖，或許聽見午礮響。聽見嗡的一聲，和我一樣，他一定打一個楞怔。也許嚇得他跳一下子。我不覺暗暗地好笑。他昨天跳得和鴨子一樣。我催着開飯，可是飯頂早也得一點鐘。我想着有人在公園專專地等我，看着錶針走到一點鐘，心一定跟着往快裏跳，跳得和呷呷的鴨子一樣，再好笑沒有了，你說不是？我在家裏用飯，有人專誠至敬地在公園等我！等我！你說不好玩嗎？不知怎麼我就同媽頂撞起來；當然是我不好。媽不許我出門。人上了年紀就糊塗，她那裏知道這時已然一點半了哪？趕我到公園，總得三點鐘。我決定不去了。不去也好；就是玩兒還不要緊，如果他向我說起不相干的話來，叫我怎麼辦呢？你知道我不愛他。

她覺出穠英的疑問的眼光，於是加重語氣。

——我不愛他。那怎麼能夠呢？我從來不會愛人的，一輩子！我討厭那些男的，那些男的我討厭。可是我歡喜他們巴結我，看着他們出醜再有趣沒有了！我要愛他，不用他約，我先約他。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同誰訂過約會。我告訴你，一點鐘以前，我還沒有踐約的意思；可是一點鐘打了以後，我心裏就煩起來。忽然有一種欲望遏住我。那一聲沈沈的鐘響，就和一個投水底魚鈎一樣，把我的好奇心吊上來。我想看看他在公園怎麼樣等我；他一定東張張西望望，在走廊上發急，或者仆在草地上，和……什麼一樣，我記不起那外國小說的名子了。他也許跳着，跳着，正和他在水榭看見底鴨子一樣。我不知不覺便同媽吵起嘴來。可巧在門口碰見你，你來的正是時候。

——你不恨我嗎？

——你還以為我想去嗎？

——你好像是……

——我好像是就是我出了門，你以為我還是上公園嗎？

繡英有些茫然，不敢回聽這些經驗同思想她從來沒有遇見過，很有趣，很遙遠。

——好妹妹！我告訴你，我叫聽差把車僱在劉家的。劉璧雲是我的女同學；我們彼此從來沒有瞞過什麼事。我知道只有一個法子醫治我的狂症，就是把我心裏的話都說出來。說出來以後，我那陣興奮就慢慢地消散了。我不是那路小姐，有事鬱在心裏，三天兩服藥，臨了還落一個薄命。好了，我可說完了！你讓我躺躺，我累極了！

朱小姐斜身伏在綿被上，閉住眼睛，覺得腦內空空的，全身彷彿軟癱在銀霧上。繡英跳下牀，坐在對面的軟椅上。朱小姐的生活的美滿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的奇怪的空虛。朱小姐糊錫倒地睡在她的眼前，絕不像情思繁複的新女性。繡英詫異自己將來是什麼命運，這第一次進了她的腦子。當然她不再步姐姐的後塵，然而朱小姐的異常的經驗又在她的可能的想像以外。她痴痴地看着朱小姐漸漸把小嘴張開，和讀詩一樣，重複着：

——他跳着跳着……

——你們什麼時候結婚呢？

繡英以為她這句話問得最親切不過。她記起朱小姐三年前的戀人，還在她的中學時代。他發狂地戀着她，尾隨着她，給她寫信，有時說他立誓要自殺。他的名字每天在朱小姐的嘴上掛着。繡英猜想她或許如了他的意。朱小姐是這樣地快樂。於是繡英斗起膽問出那樣一句不投機宜的蠢話。

這句話在朱小姐的耳邊懸住。他的不愜貼引得她狂笑起來。多可笑！她同他結婚？她睜開眼睛，坐直了，看着喫驚底繡英。

——你以為我剛纔說的是誰呢？

——你不是說的那學生，那姓……姓……姓金的？

——哦！完全不是！這是我今年剛認識的。

——那姓金的呢？

——每逢過節的時候，他有一封信來。你知道，我不能發跟着他寫詩。我愛詩，可是我不愛他的窮。他已經死了心，曉得這沒有好處，沒有結果的。近年我也不常見他在報紙上發表新詩了。你知道，我從來總想忘掉他，可是他有時會驟然活躍到我的心裏。我把他的新詩都保留着，那都是寫給我的。我留下來做紀念，你知道，這只爲的打趣，好像一個女孩子都該有這樣一個可珍貴的可遺失的紀念……

她停住不說了。她從來沒有力量向人提起這件事。這是悲哀的；這悲哀的感覺是怡情的：有一個男子永久在膜拜她，他所焚燒底香氛籠照住她，和她的身影一樣，在她的精神上起一種神秘的作用。她最初不明白他的如癡如狂，所以她怕；現在她閱歷多了，她曉得他爲什麼那樣地追隨着她。他愛她的靈魂。這是錯誤的！她有靈魂嗎？有的！有的！然而她奇怪她從來問過她的靈魂是什麼形色沒有。她覺得驕傲，因爲她具有他所追尋底靈魂，同時這使她惱苦，因爲她不知道她的靈魂在什麼地方；如果知道，她願意把牠抓出來，全施捨給他，說一聲：去罷！別再麻煩我了！你讓我想起我最痛苦的地方！她最痛苦的地方是什麼呢？這在她的腦內的印象是很模糊的，然而痛苦是眞實的。這好像他就是她的靈魂。

繡英斜過身望着玻璃窗櫃，覺出她同朱小姐中間的隔膜。她們的思想的距離在這二年內扯得很遠了。她們的生活是不同的。繡英想，如果她自己是女學生，是否她會把自己的情思弄得這樣紛繁矛盾，不可瞭解呢？她一定變成一隻怪物，自己讓自己怕起來。然而朱小姐並沒有變成怪物，她還是美麗的，動情的，有趣的。繡英出神地望着眼前的綠水一樣的玻璃。彷彿有一層隔絕的玻璃在她同朱小姐的中間，不！不在她同所有的人的中間；和綠水一樣，環繞住一座荒蕪的孤島；她就是這座孤島。如果玻璃碰碎了，那碎片一定圍滿了她的身子；玻璃是透明的，碎了和不碎原是一樣。

她們都沈思着。朱小姐忽然仰起頭。

——剛纔我聽你同媽說雲姐，不是嗎？

繡英轉回身。

——你沒有聽見我同乾媽談底話嗎？

朱小姐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她願意說她聽見的，然而實際上她記不清她聽見些什麼。她生澀地不安地微笑着。

——你不去，他不怪罪你嗎？

朱小姐歡迎她換了題目，然而她詫異所換底題目。

——也許；我怕他一定很失望。

——你昨天不是答應下他去的嗎？

朱小姐搜索着她的記憶。她慢慢地離開牀頭。

——我沒有言語。我只是笑了笑。你知道我不歡喜他。他說着，說着，簡直和癩蛤蟆一樣。

她搬過一把軟椅，在繡英的面前坐下。

——告訴我，雲姐現在怎麼樣，我記得媽同你談她的親事，不是嗎？我記得她很早就定了親，那家不是姓陳，老家在貴州嗎？

繡英開始向她敍述起來。朱小姐握住繡英的兩隻手，直到聽完了，然後把手鬆開。

——那麼雲姐快要成親了不是？

——媽的意思是這樣，姐姐無可無不可。我順着姐姐。只要姐姐願意，我們就歡喜。

朱小姐想了想。

——他們見過面沒有？

繡英微笑着，搖頭；她知道朱小姐會驚奇的。

——這麼近還沒有見過面？這太壞了！雲姐有沒有會他底意思？

——她沒有說過。我想她不肯的。

朱小姐彷彿嘆息。

——雲姐是好人。好人有好報。我想陳少爺一定很好。

——媽見過他，誇他很用功。你曉得，媽和爹這十年來就沒有在一起過。爹在濟南時就把我們姐妹的婚費交到媽手裏。這是媽的主張。你知道，這頂傷我們做女兒的心。爹未嘗不疼我們姐妹，然而因爲媽，便把父親的情分熬得實實的。爹有時想把我們從媽跟前分開。你知道這不成的。媽苦了一輩子，老年就靠着我們姐妹，又沒有一個男兒。媽的脾氣又高傲不過，從來不肯受一些委曲。媽常常說，她的委曲在爹未發迹底時候受够了。這是實情。你曉得，我們姐妹向例沒有不聽過媽的吩咐。我們不是男孩子，這一點上已經對不起老人家。姐姐比我還柔順。你知道我的性情，只要媽和姐姐平安快樂；她們的幸福就是我的。

朱小姐非常感動。繡英的質樸的委婉的陳述透出她的深湛的可愛的靈魂——這就是靈魂，朱小姐不由地想。她重新握起繡英的抖索的發熱的手。

——你現在很快樂，我真羨慕你！

繡英低下眼睛。

——你可以這樣說。你知道我的性情。我心性活動起來，比誰都飛揚浮躁，許多事一樣糊糊就過去的；可是我不老是這樣，這只是我神不守舍的時候。有時我心裏很靜，就和那水一樣，空裏影子都映在水底下，一樣地透亮。我外面和水一樣地流動着，不過我心裏總——我說不出這種情境。你知道，我沒有念過多少書，可是我總預先覺得——好像有什麼事就要發生。這種心情是不好的。我想這許由於——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可是你很快樂。

——我很快樂，不錯。我沒有說我不快樂。你知道，我有時覺得這種快樂是浮的，好像在牠底下藏着什麼——什麼事要發生似的。

朱小姐神秘地審視着她的柔滑的前額，上面浮起兩道細絲一樣的憂慮的皺紋。朱小姐伸手替她撫平了他的前額。

——你真怪!

繡英嘆息道：

——媽常常說我怪!

她們彼此同情地沈默着。繡英極力從她的精神上的痛苦往外掙扎，向朱小姐微笑着。她們中間的隔膜似乎消滅了；她們感到呼吸的自如。朱小姐忽然神祕起來。

——你知道，英妹，我有時想着只有雲姐這樣的女孩子纔真快樂。我現在就這樣想。不用她操心，有人替她做了主張。我常常想，人要單是爲結婚的話，什麼男人女人都是好的。你，我不清楚；我曉得我要結婚的話，只要能維持生活，什麼男人我都可以將就的。他不能妨礙我社交自由，此外我都是他的。雲姐連社交自由都不想要，完全接受舊社會的規律。所以她比我們快活。那天我要嫁人，我就跟她學，給男人抱上兩個孩子，這就是生活!

繡英猜不出她的意思是真誠的，還是譏諷的。這類頹廢的論調她絕沒有想到從朱小姐這樣解放的女學生的口裏聽到。這簡直不可信。朱小姐對於結婚比自己的觀念還要陳腐。這完全是獸性的。她沒有防備到這似是而非的議論。朱小姐似乎從雲端墜在地面，這地面是她所站的；不!簡直在地面以下。繡英縮回她的手，覺得她們中間的隔膜永久地存在。

——如果你不愛他，你就肯嫁他嗎?

朱小姐搖搖頭，沒有答覆。繡英如果有靈魂，這一定是非常地懸駭；牠容涵不下人生的奧微同複雜。然而繡英應該這樣問她的，繡英從來沒有什麼情人。那完全另是一回事，另是一回事。於是朱小姐轉而想到自己的靈魂和牠的不可知的神祕的存在。她推開軟椅站起來。有一個念頭磨難着她的思想。她走到她的書棹前面，把手擱在中間的抽屜的銅孔上，回頭向繡英狡譎地微笑着。她記起姓俞的新詩；這些優美的新詩都是爲她寫的。

六

朱太太是江南人，然而像極了河北的粗頭大面的鄉寨的夫人。沒有人會相信她是朱小姐的生母。她有些肥胖，身量高過秦太太一頭的樣子；她並不是出奇的醜陋，她的五官非常端正，也許因爲太端正了，所以誹謗她的說她女生男相。她靦笑起來，聲音是很洪亮的，但是一聽就可以辨出是女的聲音，大約有時發脆，發顫和發柔的緣故。她的嗜好只有水煙，在這一點上她平日加意講究，出門時總先由下人把火棉子和水煙袋放在包月車的車廂前邊。她從來沒有吸過別人家的水煙；偶然吸一袋回家以後，她一定有半天話說。所以她來到秦太太這裏做客，不到五分鐘，便見張媽從外進來，拆着朱太太的水煙袋和火棉子。

——朱太太，您的車夫交上來的。

朱太太急忙接過那兩件東西，等着張媽給她取火。她是三點半鐘

纔到的，同着她的弟婦。她的弟婦在這羣太太中間是最年輕的一位，還沒有養成她們的豐富的經驗所帶出來底權威和氣派。她有些矜持，有些勉強，時時不出聲地陪着太太們說笑。繡雲姊妹把她約到她們的房間。她非常感謝繡雲姊妹的細心體貼，這從她挽住繡雲的手，急急地走就可以看出來。

洪太太是兩點半鐘到的。她今天分外地和悅，進門就問了一句老何好；所以在後兩天內，掛在老何口上的，只有洪太太的賢惠。她一直把熱鬧帶進秦太太的清靜的院落。她同孩子一起來的。孩子是不願意同媽出門的，媽在別人家的神氣好像對他有很大的怨恨，故意同他生疏着。他不清楚媽為什麼這樣窘他。他感到從虛僞生出底痛苦。洪太太在月牙門前碰見吳子青。他們不相識。他手裏拿着氈帽，從他的屋子出來；他聽見了洪太太的聲音，於是決定走出他的屋子。他的意思是上街，然而彷彿他有意在月牙門前迎住她。他們彼此莫明其妙地看着。洪太太拉緊了她的提意的孩子，覺得這人的神情很討厭。

秦太太從北房的石階上迎下來。

——這是我娘家兄弟。洪太太，你不認識罷？

然後秦太太望着吳子青。

——這是陳少爺的舅媽，子青。

洪太太向前慇懃地迎了一步，放亮喉音。

——這是舅老爺嗎？孩子，過來向前給吳伯伯行一個禮。

孩子縮在她的腿後面，堅決地頑抗着。洪太太再瞥了吳子青一眼，看清他一身的打扮也就不用心強迫孩子。吳子青納罕這樣知禮的母親會有那樣不長進的兒子。

——洪先生好嗎？

——哦！託您的福。不敢問，舅老爺如今在那裏高就？

吳子青的第一個感覺是對於姐姐的羞辱的快意。這裏是一個機會！讓姐姐體會一下她怎樣對不起自己的兄弟。他興奮地沈默着。他猜出她心裏的不舒貼。這不名譽是姐姐的。

——哦！還沒有做事哪。

秦太太接住洪太太的話自自然然地應着。她的簡截的痛快的答覆立即解除下吳子青的武裝。他覺出這個羞辱現在變成他自己的，他自己的！姐姐簡直沒有心肝。她的聲調那樣平易和飛簇一樣，刺在他的報復的心神上。他捏緊帽沿，點着頭，忽忽向門道那邊鑽過去。洪太太是可憎的，他想。

——說是春天到了，天氣真地就這樣好！

——可不是，棉襖都穿不住了。

秦太太忘掉她前天出門還穿皮襖了。但是天氣再晴爽沒有，她的忘性可以饒恕的。她們坐在上房的堂屋。

洪太太有切己的事體同秦太太商量。她預算好了她會來在朱太太的前面。她把話講的十分委婉曲折，慢慢地從旁文引到正題上。北方

的政局眼看要起變化，政界上的人物多半都到南邊活動去了，在這裏薪俸無着，前途也少希望，洪先生遲早是要離開北京這個死水灘。什麼時候現在還不敢預定，然而他已終有了這種意思，至晚也出不去端午節。陳蔚成以後便要一個人丟在這裏，又沒有親友照護，要不是爲了他的外甥，洪先生年前就許離開北京；蔚成那孩子再受疼不過，又是他的親姐姐的兒子，自然不忍把他獨自扔在北京。說到這裏，她低下頭看着孩子。

——你捨得你的蔚成哥嗎？

小孩子瞪住她。這問題從來沒有進過他的小腦袋。他想，他捨得開的。他遲疑着。秦太太帶笑看着他的有趣的模樣。忽然他高聲向母親表示他的情感。

——我恨他！

洪太太急忙用手堵住他的小嘴，向他皺起眉頭。

——少胡說！小孩子一點不知道輕重！

秦太太從來沒有這樣驚愕過。這般小的孩子也懂得恨！他所恨的就是她的乘龍佳壻。這小孩子未免太淘氣！她急於知道他爲什麼恨他的表哥。

——你爲什麼恨他呢？

她笑着問他，用手招他。

他沒有防備這位太太追根究底。他紊亂地恍惑着。母親的胴圍底眼睛暗示他要挨打的。他把頭藏在她的衣襟。

——你爲什麼恨他呢？

秦太太重複着。她一點不覺察她的客人的焦灼。她急切地等着他的天眞的答覆。

——他不說話！

他斗起膽吐出他的理由，頭藏在衣襟底下。他聽見秦太太同母親的寬適的笑聲。母親溺愛地撫摸着他的圓頂。

——傻孩子！這有什麼說不得呢？看把你羞得這付樣子！惹你伯母笑你小家氣！眞的，親家太太，蔚成就是不愛說話，成天在家就和一位不出門閣的千金小姐一樣。你怎麼說他，他總是那樣子。我一天不知擔了多少心，看着他著急，可是他讀他的書，就和沒有事一樣。他恨不得把書本子吞下肚子。他舅舅從前就是這種書呆子脾氣。

——只要用功就好。現在孩子多半都怕念書。

——是呀，親家太太。這孩子好處就在知道用功，從來不同人瞎跑的。他舅舅一天到晚地誇獎他這外甥，說這孩子有出息，將來不會辱沒他姐姐的。可是這樣一個不知世故底書呆子，等我們一走，沒有個親人照護，難免受人欺負。他舅舅就發愁這個，要不年前就到南邊去了。這兩天沒打算讓他住到學堂去，瞧瞧合適不合適，能不能離開自己人。親家太太明白，沒有娘親底孩子難打扮。那天親家太太走了以後，我就同他舅舅談起這件事。他舅舅的意思是早些把他的親事完結，這樣便一舉

兩好，省去多少的周折。我不贊成。陳姐夫遠在貴州，替他把孩子完了婚，自然沒有什麼不願意，而且他給親家這邊打信，請這邊一手主持。陳姐夫自然沒有問題，我們也就可以不必管他。我所以不贊成，完全是為了親家太太。親家太太明白……

她略緩一口氣，看着秦太太的注意的神色，然後溫柔地續下去：

——親家太太剛從濟南來，路途上的顛波且不說，到了北京一安置家，歇也總得歇些日子。而且事情最好不要倉倉卒卒急急忙忙，想起這樣忘那樣，倒招他們年輕夫妻埋怨。

——洪太太過於客氣，其實我這裏也沒有什麼可操心的，這層倒不必顧慮。為陳少爺起見，自然成過親，住在我這裏最好，不過這倒真有點倉卒。我一點都沒有想到。

洪太太曉得秦太太已然接受下她的提議，事情不能彀忙的，她立即改變策略。

——誰又想到了呢？這要不是他舅舅打算到南邊去，也絕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日子我瞧目下也不必就定，等我問好了他舅舅的主意，下回我再來請教親家太太。反正親家太太躲不過去，總要忙一陣子。

於是她們都快適地笑起來。秦太太覺得洪太太為人最痛快沒有，想得到，說得到，真是洪先生的福氣。她的意思都讓洪太太說破了，一時反而尋不出別的談資。於是她想起洪太太所住底房子，那條窄小的胡同和後院的陰濕。她詫異這樣精明的婦人，遇事有說有笑，會選了那種有鬼氣的居基。

——我記得你那後院有一棵很大的槐樹。

洪太太聽不出她的含意所在。

——是的，不小哪。

秦太太透出惋惜。

——那要是在大門口，該多麼好哪！

洪太太看着她的孩子，心不在焉地空口唯着。孩子很久就想到院子，然而她不肯鬆他的小手。他伏在母親懷裏打盹，她裝作沒有看見，由他立在膝前。

秦太太咳嗽着。

——那天我從府上出來，在街上瞥見了一個叫化婆子，我要扔她錢也沒有來得及。她的面孔我熟極了，就是想不起在那裏見過。我想一定是在廟上。

洪太太露出有興趣的模樣。

——可是我記不起在那一個廟上。這兩年不在北京，去過底廟我也都忘了。人真是的！一天不如一天。

——親家太太這樣慈悲，將來會成佛的！

——可不敢當！只求修個無災無罪，就滿我這生的意了。你不知道，神是有的——

朱太太同她的弟婦就在這時到的。繡雲姊妹也是這時纔走出她

們的屋子。洪太太望着繡雲發癡。這樣一個好姑娘，真可惜掉在狗嘴裏了。她想這是命裏注定的。

這是很顯然的，朱太太的氣派引起洪太太暗地的評騭。她活像一隻山樣的牛還田裏就只聽見牠嘶吼着，嘶吼出牠是收穫的根苗。秦家姊妹陪着她，向她「乾媽，乾媽」地慇懃，就和犢住奶桶在母牛身旁下乳一樣，哄着，撫愛着。至少繡英有些彷彿野丫頭。她簡直少同洪太太親近；裝她是閨門小姐，直到「乾媽」親臨，她纔出面。繡雲不先出來拜見洪太太，還可以原諒，她不肯見「他」家的人。然而在繡英便說不過去。於是洪太太忽然忿忿上來，使力推動她膝前的孩子。

——醒來！別睡了！

她的酷烈的聲調挽來秦太太最先的注意。大家都向她驚訝地望着。

——這孩子真死，一點不曉得做客的規矩！

她發氣地教訓着孩子。孩子從朦朧中驚醒過來，睜起兩隻圓豆似的小眼。秦太太很不過意。

——讓孩子睡罷！讓張媽把他抱到裏間好了！

——不！不！親家太太您別慣他，他就是這樣兒的。這樣慣他，將來益發不成人樣兒了！

朱太太十分不忍，然而這是洪家的孩子，便不曾語。朱太太見過大塲面，而且是最慈悲的，這樣做客底母親實在不能較入她的眼。她轉身看着繡雲；繡雲猜不出「乾媽」為什麼癡癡地看她。但是「乾媽」一定在思索她，有關於她。繡雲轉身看着朱三太太微笑。朱三太太對她表示好意的同情。

是的！「乾媽」悠悠地說起老人家的話來了，向着母親，雖然眼睛沒有離開繡雲。

——我說這些姑娘們還就是繡雲的運氣好。我這乾女兒天生來底忠厚像，我看過底人雖然不多，端相繡雲這份眼力還有的。你瞧，她的小手生得圓嫩嫩的，臉盤子也沒有繡英那麼長。這樣的相貌沒有人折磨的。要是有人折蹬她，這人一定會打到地獄裏去。你說我這話不是嗎？

秦太太得意地虛謙着。

——你這乾媽怕有一點歪心眼兒。我瞧朱小姐就比她們姐妹都好。朱小姐認字就比她們認得多。

洪太太笑着。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瞧三位小姐都較大方，都沒好。

繡英向姐姐擠眼。她絲毫不嫉妬朱太太的譽揚，姐姐的幸福是她日夜所祈求的。

——可別提我那位小姐了！昨天二小姐去，她剛剛同我吵完。我一點都不曉得她發的那宗脾氣。我起誓再不睬她了。二小姐剛一走，她就左一句娘右一句娘把我哄得和糖還蜜。現在這些女學生我可嚕嗦了。成天到晚，嘻嘻哈哈，從來不見拿過針線。她那些學伴都是那樣子，讓人

又心疼又可氣。而且眼眶子食得可高着哪！左提一家親，不成！右提一家親，還是不成！這一年我同她爹一發氣，再也不給她提親了。眞是的！要都像我繡雲，那多好！做爹娘的少了不少心事。我就歡喜繡雲這點兒。

繡雲截住她的慈愛的供狀，走到朱三太太跟前，挽住她的袖口。

——到我屋裏去，嬸子。

朱三太太坐在那裏就等她一聲邀請。繡英向她們合攏過來。朱三太太站起，同她們姊妹往裏間踱着。張媽跟隨在後面。

還有比秦太太幸福的人嗎？在她的心上只有一件事，就是從朱太太這裏探聽如今那一座廟的香火旺盛。然而那個窮老婆子的印象又升在她的霧似的記憶裏；她很想再把這個表白一番。過浸潤住她的全心神，簡直攪擾她所有的計畫。她自己覺察不出這單調的重複是怎樣地可笑；在她這是自然的，誠摯的。沒有人能彀替她解開廟名的迷團。她的最後的唯一的希望是在朱太太，然而她怕朱太太一樣地不知道。她不願沁自己走到絕路，所以遲疑着。

朱太太繼續着她的感慨。

——這些女學生你以爲她們不忙，忙的很！她們從來沒有閒過，你不淸楚她們做些什麽。她們是自由的。我有時看着你那乾女兒眞可憐，她想到那裏忙到那裏。我小時沒有那樣子過，我們都沒有那樣子過。她們要的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把她們趕趁的要死。自由平等是她們的神；她們做學生的就信這個，我也說不淸那裏來的這座神。

洪太太加入她的意見。

——那怕就是耶穌。

朱太太沒有想到洪太太這樣地瀾博。她把頭轉向洪太太這面。

——我可也就說的哪！這一定是耶穌。外國人都信耶穌。可是他究竟沒有我們佛法靈驗。我常常對你乾女兒講，天下的教只有佛法無邊，只要心誠，沒有不靈的。我拜底那位師傅就這樣講。你乾女兒這一點還好，佛堂裏的油有時她肯替我上的。其實世道變了，她年輕的孩子我也不過着她信。不過她信的。

秦太太急忙接住，轉入自己的思路。

——這兩年你還到廟裏去嗎？

——我去的。不過家裏事情忙，我也難得偸些閒工夫，到廟裏淸靜一天。

——我這兩年在濟南把工夫全就擱了。這回到北京，我總想燒香許個願，可是一直沒有去成。也不知道那一個佛堂的香火好。改天還得朱太太領我一同去。我的記性壞極了。

洪太太急於說出一個廟名。她從來不願落在人後。

——我有一天從皮庫胡同過，看見西口上有一個廟；我還沒有見過那樣盛的香火，隔着老遠就聞見香氣。

朱太太顯出鄙夷的樣子。那土地廟她見過的！但是在那裏燒香的多半都是窮苦人。那怎麽會靈呢？而且那個拐灣抹角的地方！洪太太的

淵博只是偶然的。那樣的小廟她也會說出口！真是未免見識狹隘了。她把臉完全轉向秦太太。

——要是許願的話，還是到前門那裏好。

——我記得那裏有兩個廟的。

——西面的是關老爺，東面的觀音菩薩。我說的是這個娘娘廟。那裏再靈驗沒有了！你乾女兒上年病了一場，我就是這裏許的願。那天你要去，我陪着你。初一，十五，這兩天是正日子。

秦太太想起另一件心事。她從來不閒着手，或者閒着腦子。

——我想起一件事來。剛纔我還同洪太太提哪。前天我從她府上出來，在街上瞥見了一個老叫化婆子，怪可憐的！我坐在馬車上，要丟她一個錢也丟不及。她的模樣我熟極了，就是想不起在那裏見過。我想一定在廟上。可是什個廟呢？我再也想不起來。繡雲還替我說了些廟，沒有一個是。可是我自己也想不起在那一個廟上見過。而且總有兩年多了。

朱太太望住空裏，想着。

——不是寶禪寺？

秦太太搖搖頭。

——那一定是護國寺！

秦太太敍望起來。看見張媽從裏間走出，她轉過題目。

——我瞧咱們打個小牌罷，好在離晚飯還早，坐着也是沒有事。

朱太太心上不願意同洪太太在一棹打牌的。但是她沒有推辭。洪太太的藉口是怕孩子噪鬧。張媽走到對面的裏間鋪棹子。

秦太太耕着這個時機到廚房看了一趟。她很滿意，趙媽沒有忘掉她的囑咐。院裏的陽光已經讓西屋的房脊影住，天色仍然很清明，秦太太的心地好像把所有的陽春都吸收進來，非常地旭和，非常地怡適。這樣快活的自主的日子是她所最喜愛的。她的前途是無窮的，開滿了各色的鮮花，每一朵都象徵着她的女兒的美滿的姻緣！她完全忘掉她的丈夫的負心和遺留在她的心裏的傷痕；為了他們的女兒的幸福，她如今可以饒恕他。她只要同朱太太到前門許個願，這一切就好像都完成了。她還有什麼可遺憾的呢？

——太太！

正當她輕快地往上房走，老何在後面向她喊着。她詫異地轉回身；他的臉紋縱橫起來，顯出神祕的樣子

——什麼事，老何？

老何趨前一步，

——太太，外面有一位學生急着見洪太太。

秦太太不相信她的耳朵。

——見誰？

——洪太太。

洪太太在屋內已然聽見他們的對話，牽住孩子，向外面走。

——是問我嗎？

老何低下頭回一聲是。

洪太太走下右階。

——你問他姓什麼了沒有？

老何隨在她的後面。

——他說他姓胡，跟您住同院。

——噢！

秦太太看着洪太太轉出月牙門，心裏惶惑着。她走進屋子。朱太太坐在軟椅上安閒地吸煙。她有兩件嗜好，一件是信佛，一件是打牌，兩件事以前都得吸足她的水煙。張媽從裏間探出頭。

——太太，牌擺好了。

——好了，你先擺電燈開開；等洪太太回來，你再請三太太。

張媽是喜色盈盈的。

但是洪太太的心出奇地跳着。胡先生跑到秦家來見她！這裏頭一定有緣故。她的小脚在裙幅下面踉蹌着，和雞爪一樣。胡先生的蒼白的生動的焦灼面孔在她的眼前豁亮着，和從噩夢走出來一樣。孩子掙脫母親的手，向胡先生歡迎着。胡先生走近她的身前，但是留着老何遲疑起來。老何退出門道。胡先生放低聲音，努力約束住他的狂放的情感。

——你外甥中了電！快回去！已經打電話給洪先生了。我這就請大夫去。

胡先生的急促同他的語音的沈重證明這不假。她變了顏色。

——他爸爸……

胡先生不耐煩起來。

——等着你哪！

他差不多一轉眼就在洪太太的面前消失了。這簡直和一場噩夢一樣。她機械地跳過月牙門。

——媽媽！

孩子在後面狂喊着。他止住母親的怱促。她冷靜過來，扭回身牽住他伸出底小手。

——爸爸怎麼？

孩子在石階下怯怯地問着。

——沒有怎麼！

她的口氣告訴他家中有嚴重的事情發生。

秦太太迎出門外。她聽見孩子的問話。

——洪先生怎麼了？

洪太太苦笑着。

——哦！沒有什麼要緊。他爹從洋車上摔下來，受了點兒浮傷，託人給我報個信。

秦太太代她憂慮起來。

——那人已經走了嗎？

——走了。

——真不重嗎？

洪太太輕忽地回道：

——不重的。

秦太太看出她的全身微微地發顫，並且容色有些蒼白。

——我看你還是早點兒回去好了，省得洪先生著急。改天我再打發人過去問候。

洪太太是急於行的。老何把車價講妥付過以後，就上來回稟。秦太太母女都送出月牙門，極力向她安慰。洪太太是說不出地抱歉的。她連張媽的賞錢都忘記了。她坐在洋車上胡思亂想，孩子的話她自己都不清楚她答些什麼。她第一次覺得運命向她覆壓下來。她苦猜着。

（中卷完）（留）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

從家庭到政治……………………金仲華
從金蓮說到高跟鞋……………………李一粟
寫給在海外幾個朋友的信……………………白　蒲
馬可孛羅游記中所紀的中國女俗……………………黃　石
我丈夫的書（英國巴音）（小說）……………………諒　夫
父母之友……………………沈百英
東京小品……………………廬　隱
心病（長篇小說）……………………李健吾
適宜於運動不足的孕婦之體操……………………程瀚章
告購買無線電收音機的朋友……………………林履彬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第二十三號要目

國際

英印圓桌會議……育幹
美國改選南院的結果……頌華
修改和約運動……明養
臺灣番變……幼雄

產業合理化研究

產業合理化運動……楊春芳
產業合理化與資本主義當前的各種問題……黃宗瀛
德國之產業合理化運動……李宗文
美國之產業合理化運動……劉聚數
日本之產業合理化運動……李鈞

特載

國際勞工組織的目的及其歷年成績……國際勞工局

新語林

希德斐—德國的棒喝黨領袖……哲生
意保二國王室的締婚……良甫
世界三大高峯攀登的失敗……叢知
梅德林克的蟻之生活……哲生
新工業與世界防盲運動……哲生

文藝

任先生(小說)……唐錫如
絕交的樂趣(獨幕劇)(法國勒納爾著)……王了一譯

插圖

「希望」號之佛繪(三色版)……一幅
全國工商會議……一幅
國防聯盟裁軍籌備委員會之……一幅
巴西之革命……四幅
航空界新聞……一二幅

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四號要目

國際

現代關稅政策的特質與我國新稅則……育幹
歐美日本失業問題對於中國的影響……頌華
英帝國會議的經過……幼雄
最近歐洲的新均勢局面……明發

資本主義經濟之危機與俄國之「採併」政策(柏林通訊)……朱偰
最近世界經濟恐慌之發展……朱介民
最近世界經濟大勢與美國……仲英

世界論壇

泛世界的失業問題……N. S. Rane
英國最近失業救濟的方策……Le Journal
意大利最近失業救濟的方策……Actalio Oldach

德國新憲起草者柏呂斯之國家觀念及其在德國政治學說史上之地位……君勱
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完)……梁園東

新語林

柯倫泰—世界唯一的女大使……飛鳥
國際的間諜網……叢知
神秘的馬耶曆法……叢知
我們能否與行星通信……陳駿
歷史上的滄桑—海島的突起與沉沒……梁蓋

父女倆(小說)……巴金
W鎮的貞操(小說)(日本武田麟太郎)
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總目錄

插圖

[illegible]……二幅
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一幅
英印圓桌會議……一幅
台灣番地寫眞……四幅

商務印書館發行

姙娠期中的疾病和其他異常

程瀚章

姙娠中的疾病

一姙娠中的急性和慢性病　平素比較的保持健康狀態的心臟瓣膜病的婦人，在姙娠中和娩產時往往有發作危及生命的症狀的。因爲心臟瓣膜病祇有在非姙娠時可以有完全的代償機能的。

凡少女有結核體質的遺傳，並且有輕微的肺尖卡他爾的，在出嫁時雖保全佳良的營養狀態，但經過第一回姙娠後，因結核病（肺癆）而死亡的頗不少。

又普通不甚危　作，也有危害到婦人的生命的。

此外姙婦因急性或慢性病而致早期的姙娠中絕，排出生活或死亡的胎兒的事情，是常常見到的。這大概有兩樣狀態：（甲）因爲胎體的疾病而胎兒先死亡。這種死兒和他種早期死亡的胎兒相同，是軟化之後才產出的。這種情形是因爲胎兒的死亡而引起娩產的。（乙）胎兒依然生活而早期娩產，或在娩產中死亡。在這種情形的時候，是因爲疾病本身而引起娩產的。

（甲）胎兒先死亡的，是左列幾種情形：

a、生殖的時候，胎兒已經從卵或精子受得病菌，以致死在子宮內。像這類可以證明姙孕傳染的惟一疾病，就是梅毒。b、母體在姙娠時纔感到一種可能證明的傳染病。胎兒本來雖健康，但從母體傳染而致死亡的。像這樣的胎盤傳染，在痘瘡（天花）時見之。c、病母忽然發極高之熱度，常致胎兒於死亡。試觀彼母體之熱型，與胎兒心音之增減，顯然平行，則胎兒受強度熱的影響，也不難察知。熱度達四十度時，胎兒屢起活潑的運動，他的心跳非常急速。若體溫再昇騰，那心跳差不多不能計數。到了昇到四十二度或四十二度半，則胎兒大多死亡。但這與溫度的迅速昇騰很有著明的關係。反之，在漸進性發熱時，胎兒卻能耐比較的高熱，並不受危害的。d、母的呼吸和血行十分起障礙時，像肺病和心瓣膜病時，能減弱胎盤的氣體交換，使胎兒死亡；其死胎呈窒死的徵象。e、母親的血壓在長時而很甚的沉降狀態，像心臟病，強劇的出血，長時的假死時，起胎盤的氧氣缺乏，以致胎兒窒死。f、因爲母體疾病而發生蛻膜的解剖的變化，也使胎兒的生命危險。

（乙）胎兒生活而早期娩產，或在娩產中死亡的說明，還沒有確

實。大概母體血液的十分變爲靜脈性和急性貧血，引起子宮收縮的事情，在試驗上和臨證上已經證明的了。母體的高熱度的血液，也得間接亢進子宮的興奮性。此外蛻膜的炎性疾患，無論它伴有出血與否，往往能使生活兒排出的。

姙娠疾患中占重要地位的，有以下三種：

a、梅毒　受胎之際，若男女的任何一方面害着全身梅毒的時候，常遺傳到胎兒的。假如是比較新染的全身梅毒，那末起早期流產，或者到第六第七個月排出有梅毒徵候的軟化兒。他的徵候是梅毒性軟骨炎，就是大管狀骨的骨端和骨幹之間的化骨線變成廣層，向軟骨頂挺出不正之突起，在軟骨內生有散在的病變；又在骨內見軟骨的增殖。骨端很容易分離。肝和脾有通常的三倍大。胎盤重和體重成一與三或一、與四的比例。

也有早產生活兒的。但兒體的重要臟器受梅毒性變化而不能生存。他的變化是肝、心、肺的膠皮腫，肺的白色肝化，間質性肝臟炎，胰腺的硬化等。

等到父母的梅毒已經減弱的時候，所成的胎能滿月而產出生活兒；但已有梅毒的徵候，尤於手掌和足蹠生膿疱疹，到後來大多死亡。

患梅毒的孕婦，務必趕早請花柳病專門醫師行驅梅療法（六〇六注射，鋅劑及水銀療法等。）這對於孕婦自不必說，對於胎兒也屬必要。又局部療法也不可怠忽。若既經一度因爲梅毒而致流產，那更不可不行嚴重的驅梅法。倘幸而得到一個生活兒，對於這個嬰兒的治療，尤不可疏忽。父親有梅毒時也是這樣。

b、淋病　不問這種病是姙娠前就存在的或姙娠後纔感染的，都要發劇烈的炎性症狀，累得孕婦非常苦楚。又往往有因爲淋病而起流產的。初生兒的眼病和失明，差不多全部是娩產的時候感受母體淋毒之故。所以母親患淋病的自不必說，就是父親有淋病之疑的，也應當趕快請醫師治療。尤其是慢性淋病，兩親自覺的症狀很輕微，往往放任不治，致有使該病變成惡性的危險。所以凡欲得壯健小兒的夫婦，必須就專門醫師治療淋病。但淋病決非單用注射療法或洗滌療法所得治癒的，應根本的用理學療法，即器械的除去病毒的巢窟之深部尿道的淺濶，纔得治愈。

c、腎臟病和腎臟內的變化　孕婦的三——五%發蛋白尿。尤於因雙胎或羊膜水腫而子宮增大時更多。蛋白質的量或較少，或很多，並且見有透明或顆粒圓壔，及脂變的細尿管上皮，時或見赤白血球，此乃基因於絲球體和細尿管的脂肪變性之故；Leiten 氏稱此種變化爲姙娠腎。本症來於第一姙娠的後半期，尤多於最末的一星期，以發生全身水腫爲規例；但不十分增劇而治愈，或反之，蛋白質漸次增量，或到分娩前起子癇性搐搦，或並不這樣，而早期中絕姙娠的也有。若幸而經過分娩，那末蛋白質和水腫常驟然減退；有時也有在分娩後起子癇的。末了，往往移行於慢性腎臟炎。

姙娠腎和腎臟炎，有時在姙娠中或陣痛機能初起時，剝離正常位的胎盤，對於母體，至少起貧血，對於胎兒，差不多常致死亡。但也有因爲胎盤組織的變化，先使胎兒死亡，以致姙娠中絕的。

此外，急性黃色肝瘦削症，心臟瓣膜病，肺結核，精神障礙等，都是姙娠中所起的疾患，應當注意。

二　起因於全身變化的疾患　姙娠中所起的全身生理變態，若達高度，不但使孕婦痛苦，並且害健康而危及生命。

血液的變化達高度，於是起惡性貧血或水血症。其不快的結果，是下肢和腹壁的油光狀水腫；而在子宮的擴張很大，壓迫靜脈，而妨礙血液的還流時，最爲著明·到了兼起廣泛的靜脈擴張，陰唇之類腫脹像兒頭大小的時候，很妨礙步行。若因壓迫而有陷於皮膚壞疽的危險時，不得不行穿刺。下肢的水腫，由利尿劑，和發汗劑，和該部擡高等而減少。但這許多症候到第九個月末或第十個月初，子宮底低降，並且傾向前方，那就很顯著的消失了。

下肢的靜脈瘤受了外傷，有起出血的事情，但大概由壓迫就能止血的。

子宮壓迫直腸的時候，起頑固的便秘；若壓迫膀胱，那就要起尿意頻數，尿淋瀝，和尿閉。對於前者，投以緩和瀉劑；對於後者，可用尿導管來排尿。

頑固的嘔吐，就是惡阻，是孕婦所起的一種危險症狀。在姙娠第二個月的時候，早晨胃腑空虛之際或食後所發生的惡心或嘔吐，並不起十分的營養障礙，大多到姙娠的中期，自然消失，從第三個月的終末，也有到姙娠的後半期，食後立即發生頑固嘔吐之症，飲食物一點都不能吃喝，以致肌肉消瘦，漸致萎頓。到末期的時候，不吃嘔吐很覺口渴，感胃部劇痛，舌面乾燥，呈鮮紅色，齒齦發煤舌苔，口內放惡臭，大多兼發便祕，脈搏頻細，時有發熱。又尿量十分減少。往往致死。至於它的原因，大概是因爲胎盤的內分泌對於母體血液，是一種異性蛋白，而現毒性作用的緣故。

生殖器的異常

一　子宮位置的異常　子宮通常是已經有些前傾的，到姙娠的時候，因子宮體部的增量，它的程度愈深。很高度的傾屈，是妨礙姙娠的所以子宮前屈和前傾症常常成爲不姙的一個原因；即幸而受胎，也一定要起一種懸垂腹，致利尿困難，發便祕，且有喚起惡心嘔吐，卒倒，出血和流產的。但是因子宮的傾屈而致難產的卻很少。至於胎兒，容易發位置轉向，體勢的變常。前屈症反有因一度姙娠而就此治愈的。

後屈和後傾症，也是不姙的原因。後傾症其成爲子宮的持續性變異的很少；若到了姙娠，往往跟着子宮的增大而自然起立，不致起嵌頓的。反之，後屈症在經產婦差不多是常見的變位，並非絕對的是後天性不姙的原因。但尚未經姙娠的婦人的後屈症雖很少，卻是不姙的原因。

若後屈的子宮姙娠的時候，就在牠的原位漸增大，到了小骨盆不能容納牠的時候，子宮纔起立，牠的底部超過薦骨部而上昇，大都隨後就前傾，所以常不致妨礙姙娠經過的。但往往在第一個月或第二個月，因爲陣痛的亢奮或卵的死亡等而起流產。

二鄰近臟器的腫瘍和陰道的異常　影響於姙娠的，常常是卵巢的腫瘍。腫瘍小的和中等大的，不很妨礙姙娠經過；但巨大的到了姙娠的末期，因爲下腹的強劇擴張，而在腹壁下半部起水腫，或把膈膜壓上，而起呼吸困難，很屬危險。就是不免要起流產，或妨礙分娩，或致囊腫破裂，有時要起兒軸迴轉的。

療法，據實驗知道在姙娠第一個至第二個月時，須行卵巢囊腫的切除術。姑息療法，可行穿刺法。

陰道的畸形大多合併子宮的畸形的。陰道壁脫出是常有的事情，尤其在初姙婦，出黏膜乳嘴腫的非常肥大的顆粒性陰道炎最多。其他，有時於黏膜形成一種特別的無數結節狀的小囊腫。這是陰道囊狀肥大症，恐怕是因爲向來開放的黏膜的腺狀組織被阻塞而發生氣體的緣故。間或發卡他爾性炎症，排泄物增劇而變爲膿狀。這種病症大多有淋毒性之疑。

卵和卵膜的異常

一子宮外姙娠　姙卵若不存在於子宮腔，而在腹腔，卵巢，或喇叭管，而和卵膜與胎盤一同發育的時候，叫做子宮外姙娠。這時候，子宮也像正規姙娠時那樣肥大，牠的黏膜變化爲完全的蛻膜，外陰部和乳房等也發育通姙娠的狀態。子宮外姙娠中，最多的是喇叭管姙娠，間或有姙娠於卵巢，腹腔等的。

．這大多來於經產婦而最後姙娠後好久不孕的人。至於腹腔姙娠的一般症狀，也和普通的姙娠同，最初來所謂不確徵。但隨發育的進行，漸見腹腔姙娠的徵候。常發生局部腹膜炎的症狀，後來起子宮出血，到第三至第五個月，排出子宮蛻膜的一部或全部，屢屢伴有反復的劇痛，胃的障害，腹部膨滿，輕微的發熱等，終呈惡液質。合併內出血的胎囊破裂和姙娠末期的胎兒死亡的徵候，有很特別的。牠的破裂時，起猛烈的虛脫症狀。而當胎兒死亡的時候，本來感到的胎動，忽然消失。若周圍已造成被囊，則下腹感炎性疼痛，並且惡寒發熱而覺疲勞。曾經增大的乳房也縮小了，她的分泌同時乾涸。這時候，患婦完全變爲安靜。或惡寒發熱反復而起裏急後重，經過若干時間，由直腸漏洩胎兒骨。這樣的症狀，持續很久。比較良好的是胎囊的穿破腹壁，最不良的是穿通膀胱。從前這叫做膀胱姙娠。其他，姙卵遊離於腹腔內的時候，到姙娠的後半期，因爲胎動而起很不快而劇烈的障害，往往使姙婦因衰弱而死亡。

療法，視姙娠的時期而異，其主要的目標，是對於母體。如果要生活兒，只要等到姙娠末期，行腹壁切開術，就可得到。不過剝離胎盤時候起出血，對於母體是很危險的；所以祇限於生活力完全的胎兒而幸能遂

姙娠末期的，尤其是兩親熱望小兒的，纔可施行。若比較的早纔知是子宮外姙娠的時候，還不如用電氣或藥劑使胎兒不生，或迅速切開腹腔取出全囊爲要。

二葡萄狀鬼胎　構成脈絡膜絨毛的基礎的結締組織和絨毛上皮，有時有不規則的增殖，成爲水腫狀，並且起黏液變性的。這時候，多數肥大的絨毛，好像是含有稀薄液體的，多發性囊腫的樣子。這叫做葡萄狀鬼胎（肉塊）。若是這種變化限於局部，就是胎盤的一小部，或卵膜的一部時，並不障害胎兒的生活；但若姙娠的早期已經發生，而蔓延於卵的全周圍時，那末胎兒死亡，盡被吸收，大多不留一些痕跡。子宮的內容物全化爲小囊腫的團塊，成爲小兒頭大，重約數磅。

葡萄狀鬼胎的原因尚未明。但以經產婦和患子宮黏膜的慢性卡他爾的人居多。又往往於同一婦人反復發生。也有人說基因於尿膜發育的異常。貧血，衰弱，心臟瓣膜病，慢性腎臟炎，既往的重症病患，老年，似皆有多少誘因。和梅毒或有關係。

凡是子宮的增大比姙娠的時期來得快，而且彈性的膨滿，不能觸知胎兒的體部；又從子宮排出血液物，或有劇甚的發作性出血，繼來心悸亢進，面色蒼白，下腹痛和下腿，外陰部腹壁等的腫脹，發劇烈的嘔吐，呼吸困難等，那就得推測是本症。預後大概不良；療法大概都無效。只有對症的制止子宮出血，催促卵胞的排出。若肉塊的排出開始，那末縱使沒有強出血，也須清洗陰道，用沃度仿或 Vioform 堅塞之。到那子宮口開大能通一指，必須使患婦服大量的麥角或 Secacornin, Ergotin, Stypticin 等的皮下注射，以防流血過多。


月經病
達越氏婦女調經止痛丸
DRAGEES OF HEMAGENE TAILLEUR
本品為最有功效之婦女正經藥專治婦女各種經病如痛經經閉經少陣痛性子宮收縮產後腹痛及出血等症服法簡便功效迅速誠為女界之珍寶也
大瓶　每瓶二元半
小瓶　每瓶一元半
各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12 Dragées
HEMAGÈNE TAILLEUR
DOSE
4 to 6 dragee a day
two at a time
HEMAGENE
TAILLEUR
(12 Dragees)
中國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一號
法商百部洋行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醫師

—規　則—

(一)每函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爲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必須寫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直寄本社。
(五)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關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覆。
(七)關於製藥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不答覆。
(八)關於兩性問題之不便答覆者，概不答覆。

(一千〇十九)

問　(一)鄙人向來身體尙健，而於十天前校中全體學生軍去某山野外演習之際，忽然暈倒，回來後覺全身發冷，據某醫言係腦充血症，彼云余是時之臉發紅，且余之面部時發劇熱。後由校醫診斷，云係腦貧血症，剛剛相反。從前余亦係一般體弱，可服過多之補血補身現成藥。余今所服者係散拿吐瑾，擬以愛蘭百利代乳精，未知余爲何症？所服之藥品倘可否？請先生示知。(二)鄙人之父，經營禿頂，鄙人年纔十九，然頭髮已漸漸減少，且頭上之髮垢多得異常，因此每日須以梳子梳之，而髮梳落不少。不知有何法可預防禿髮及使髮垢減少？(三)據云狐臭西醫有法可治確否？(四)吾妻前曾五十餘日經水不來，但此次才十餘日又來一次，量並不多，且隔日有之。此爲何故？服用汽巴藥廠之阿葛滿薪可否？

走　水

答　(一)演習行軍之際卒然暈倒，而身體又覺發冷，大致是腦內充血，以後只要當心些，頭部避日光直射就是了。所吃的藥都不相關的，何必耗費有用的金錢呢？(二)預防禿髮只要每天洗髮。(三)狐臭，可用滑石粉氧化鋅粉各半混和撒布腋下。(四)Agomensine 可服用。

(一千〇二十)

問　(一)我的母親眼病近視已多年了，去年夏忽覺左眼似一蜻蜓飛來飛去，眼閉不見，看亮即見，請示何故？(二)我身體很好，並無別病，就是每逢秋冬時就鼻塞，暖和好，冷益塞難過，我的小孩也是這樣，不知用何法治？(三)我飲食也好，就是臉白無血色，眼下一黑圈，我十六歲就結婚的，不知與以上有關係否？(四)我的小孩三歲，去年病腸胃，今已好，我想每月服兩次寶塔糖片，不知能免不再發否？

姚秀芳

答　(一)恐是眼珠的玻璃體內有脫落的組織浮游其中的緣故，所感覺的像蜻蜓狀的飛來飛去，大概就是組織的影子，最好須診視後可以決定。(二)可常用三%硼酸水洗鼻道。(三)大約是貧血，宜多食青菜並服含鐵質的補血藥，像 Arsenoferratose, Sirup dé Haemoglobine 等。與早婚或有關係。(四)只要飲食當心，就可防止小兒的胃腸病，不必服藥。

(一千〇二十一)

問　余小便處時流白汁，其色如牛乳。若久染布上，則蒸黃，每逢月經將近時，此汁最多，然癢不可隱。乃請本地醫士醫之，則服藥卽無，若藥不服而又如前。先生有何方治之？

張麗和

答　這是白帶症。應請西醫婦科專家診治。或向藥房購買 Antifluolin 片，每天插

入一二斤。

(一千〇二十二)

問　余每夜睡眠容易入睡，近二年來，每夜皆有夢，且夢非日間所思所做之事，而又不止一次。閱貴刊十六卷第十期，謂為神經衰弱，若不補救，有無遠患，未悉用鎮靜神經之劑(如先生此次所示)是何名，并在市上何處有出售？　鄒佩蘭

答　睡後多夢，實係睡眠不能充分的緣故，若常有這樣情形，易陷於神經衰弱的。你可以請醫師處方服安眠鎮靜的藥物，因為近頻藥品非經醫師處方不可。

(一千〇二十三)

問　(一)余自十三歲時因在夜間讀古文用腦過度，後每在晚間讀書時間是整面次日早晨必感頭暈眼花之痛，須經過十餘小時方好，並且因頭暈關係，頭髮已漸變成紅色，實是什麼病症？可是我的身體很強壯，此症能否對於身體發生障礙？用何方法醫治？(二)我現在十七歲，今年三月間臉上起了很多疙瘩，不知用何藥醫治？　黃鑑升

答　(一)頭暈對於身體並無十分妨礙，治法宜每晨行運動，須赤金身浴。(二)可用硫黃皂洗臉或 Afridol 皂也好，藥房中都有出售的。

(一千〇二十四)

問　(一)余於前年初冬，偶受風寒感冒，旬餘，忽在痰咯中帶血三四口，後稍加調治，旋即昔癒。去年九月，又偶感冒，初不介意，竟延長匝月，又略吐紅血一口，隨即又四五口，血成點狀，後休養旬餘，感冒漸漸昔癒，痰咯亦停止。最近數日又由感冒咯血一二口，惟每次癒後，絕對無痰，且不咳嗽，請問先生是否肺病初步？並示何藥能治？(二)余在五六年前左頸間生一核，大如豌豆，隨即蔓生三四累累如串珠，不數月消去兩核，又於右頸生三顆，至今左右各有二三，按之不痛，平時亦不覺有何妨礙，請問不治將來對于身體有何影響？並示何法可愈？　張蘭

答　統觀二問，你的身體，至少是結核性體質，應從攝靜養，常服可拿脫，乳白魚肝油或含鐵性補物托等劑，內類可多吃些。

(一千〇二十五)

問　(一)余姊入梅疏賓，距七年七月間，經過十六日，姊丈由外回，因而受孕，越二百六十五六日產一男，查中醫書，均謂經過七日內受孕，過期則否，姊丈略知中醫，深滋不滿，疑姊有外遇，姊亦鬱鬱無告，究竟此項妊娠係中醫書不足信，抑果係外遇？(二)中醫種子篇有謂經盡七日內單日受孕成男，雙日受孕成女，有謂精先至裹血成男，血先至裹精成女，此說孰是？(三)看七六九問，謂妊娠至臨產期間，自經終止日起算，實計二百八十日，而法律乃謂一百八十二日至三百六十一日，何相差如許？(四)家父四十九歲，患頭痛，每於兩點鐘顯，余弟隨亦頭痛，月而愈，余及長兄亦頭痛，逾午時痛，時止，醫治乏效，於頭痛病亦遺傳否？　王芝英

答　(一)受孕的確實日期，據近來西洋醫學家之實驗，正是在經盡後八日至十八日間的任何一天，尤以第十五六日最易受孕。經盡後三日之內，絕對不受孕，七日之內很難受孕，經前七日之內亦不受孕，所以中醫書的記載，完全不可靠。(二)更不可信，都是無稽的荒唐話。(三)二百八十日是從上次月經終止之日起算的，普照現在的計算須減去八天到十八天，所以你第一問所問的日數，恰是很對的，法律所說的，是包括早產兒遲產兒計算的，因為早產兒離了一百八十二日的，產出後也得生活，而遲產兒有的竟達十二個足月纔分娩的，這無非防止糾紛的美意。(四)頭痛病決無遺傳之理，恐頭部血管構造上或有同樣的缺點，以致容易起頭痛，亦未可知。

(一千〇二十六)

問　內子今年二十歲，其發育很遲，至十九歲的十一月，就是結婚後半月，才開始月經，但是來了一次，忽然停止，直至二十歲的五月纔來，不過來的期間，或在三十三四天，或在三十天左右，未知何病，然而她的身體十分強壯，亦無痛苦，可是病麼？有無早之治法嗎？抑於生育前途有礙否？　吳虹亭

答　女子月經初潮，自有遲早，初潮時的月經往往不能十分準確，所以不能認她是病。但你可以購 Agomensine 給她在每月初期服十餘天，以後可望準期了。

（一千○二十七）

問　余面鼻部，起有紅粒，不覺痛癢，時多時少，勸為硬發，成熟時擠而出膿，次出血，最後滿貫水，若不注射藥針，倘有他法以治否？不治何時可愈？　黃靜平

答　這是面疱。少年時都有的。最簡便的治法，可向藥房買一塊 Afridol Soap，每天洗面，可愈。

（一千○二十八）

問　（一）小兒年十二歲，今冬起每於睡夜嚼牙，致礙同床安眠。嘗見本誌七百零一號答案云：一方服些安靜藥，但不知此習慣自何處？（二）余每於早晨呼吸空氣時，若驟氣時稍久，即咳嗽隨之以起，不卜是否肺病？有何方法挽救？（三）余於十六年夏肛門左旁起患一物，中醫或云痔瘡，痔癧莫衷一是。醫治各藥，亦終歸無效。逍遙去秋，始用高麗參米治好。今春因受劇烈影響，致又復發，雖仍用原法治之，乃至時好時壞，究竟何物？怎樣醫治方能痊愈？久之生命有無危險？　殷辰金

答　（一）小兒的嚼牙，和大人不同，有時腸內有寄生蟲，也會這樣，有時因晝間遊戲太劇而睡後嚼牙的，所以不可胡亂投藥，須請醫師診治。（二）這因為氣管受冷氣的刺戟而起的咳嗽，並非肺內有病，經常閉口由鼻道慢慢的呼吸，藉得使空氣溫暖。（三）大概是痔核，宜常通大便以防再發，總之痔核不過是一時的腫核。

（一千○二十九）

問　我全身的皮膚，不知怎的，一到了冬天，皮膚的腺體便停止分泌作用，以致手像龜皮似的，足和雞腳一樣，被人一見，慚愧萬分，但不有何法何藥可醫？　黃麟平

答　試以蘇膚塗布，一方面請醫師注射補血藥劑，如 Sodium Cacodylate, Arsylen 等。

（一千○三十）

問　（一）鄙人是一二十歲的女子，身體很健，自十八歲春間開始行經，至今尚無一次準期，或一二月或三四五六個月不等，亦有不滿四星期者，不知何故？將來會否妨礙生育？用何藥治之？（二）自幼患有手汗，近年來多較人特異者，不但在夏間，即是冬間亦能揮之如雨，每逢手汗一出，萬事不便，對於女紅尤其為難，有何藥可治？　陸蕾英

答　（一）月經初潮時，大多不很準期的，可不必服藥，將來自能照常。（二）可用千倍單寧酸水洗手，再以氧化鋅滑石等分撒布。

（一千○三十一）

問　（一）我每於食飯過飽，或心中煩悶時，口中酸吐黃綠色液之清液，涎涎不竭，請問我患的是何病症，有什麼藥可以醫治？（二）我右耳有時紅腫作痛，嘗用硼酸溶液注射，覺有效，但愈後復發，不知是什麼緣故？是否因身體衰弱？有什麼藥可以醫治？　李瑞華

答　（一）這是唾液分泌太多的緣故，不必用藥治療，可每天用鹽水漱口。（二）須請醫師診療，但這不是身體衰弱，服藥是沒有效的。

（一千○三十二）

問　（一）余產後體甚弱，經本地日籍醫生（此地最佳為日醫生）勸服凡白魚肝油，體稍健。余素有胃病，發時痛甚，產後亦然，經服魚肝油後，再不復發，一面仍如前的不致食難消化之物，惟閱（衛生顧問）八百二號云，魚肝油對於胃弱者不很合宜，是否有害，可照常服否？（二）余女生後兩月餘，臉上生有如癬之瘡，遍擴喉間，據日醫云此瘡須俟略大後，能吸飲時始能愈，服藥後，雖屢愈，復屢發，據兒如前期已八月，亦能稍吸稀飯，但仍未愈，未悉為何瘡？可根本醫治否？　林逸亭

答　（一）魚肝油如製品優良，像乳白魚肝油，常服不妨。（二）此是小兒濕疹，將來確能自愈，不必憂慮。目下可塗以氧化鋅硼酸軟膏，其處方如下。

（處方）氧化鋅（Zinic Oxidi）　一〇・〇

硼酸（Acidi Borici）　五・〇

凡士林（Vaselin）　一〇〇・〇

（一千○三十三）

問　小兒現年十二歲，數年前左眼角上發現白翳一點，延請中醫服藥，謂係肺經毒聯所致。更用日月光明藥水點入，均未消退，反漸擴大。今已接近眼珠。翳膜頗厚，且其上滿佈細微血筋，極似努肉攀睛之狀，惟尚未遮蔽瞳孔，幸無礙於視覺。近數月來，忽右眼角又現薄翳一條，亦近眼珠。敝處現無高明眼醫，無法醫治。深恐遷延日久，翳膜遮蔽瞳孔，妨害視覺。請問此病究竟何起？翳膜如何可去？用何藥品？　李希甫

答　這叫做翼狀贅片。點藥水是沒有用的。必須請眼科專門醫師用手術割離。

（一千〇三十四）

問　（一）我的鼻中在前數年生有一條肉筍，現漸漸長大，呼吸很不方便，有人說是「鼻痔，」有人說是「黏液鼻贅，」究竟是什麼名稱？如何醫治？　（二）我每當天冷的時候，每一小時必有一兩次小便。（天熱時則否）我每天除食稀飯之外，還飲了頗多開水，是由於飲水量太多嗎？或是腎虛？有何方法醫治？　（三）參和茸是否有補於身體？與魚肝油相比，何種較佳？　（四）頭髮帶有些黃色，有何方法使變爲黑？是不是由於身體衰弱所致。　周天鵬

答　（一）這叫做鼻茸腫。是因爲鼻黏膜受一定的慢性刺激而生。應當請鼻科專家醫生割去。　（二）因爲冷天身汗太少，而飲水又多，則小便自然增量。但一半是你的膀胱不能容納忍耐之故。並非腎病。　（三）當然魚肝油可靠。　（四）無法。

（一千〇三十五）

問　余自幼頸上即患瘰癧，不痛不癢，摸之能轉動。至今十餘年，尚無變動。未知於身體有害否？有何藥可治？　黃顯元

答　這是淋巴腺腫，如你的營養能充分，便不致有害於身體。

（一千〇三十六）

問　（一）鄙人在三年前患偷鍼眼一症，迄今雖已全愈，但時常有眼淚，殊爲可怪。曾以沃古林(Oculin)眼藥水搽過，但結果仍歸無效。不知其他還有別種藥水否？　（二）內子在四年前生產一孩，產後月經僅來過一次。但頸上忽發現有瘰子一顆疾病。現在用「內消瘰癧藥水，」故未穿破。但總未好。月經至今仍未來過。然身體如常，飲食亦未減少。長此以往，於生育困難，欲恢復原狀，不知以何種方法有效？　顧尉先

答　（一）你所患的，大概是沙眼症。可向藥房購取百分之三的 Protargol 液點眼，一天四五回，可望減輕。　（二）可服補血藥如 Arsenferratose, Sirup de Haemoglobine 之類。同時常服魚肝油以滋補身體。

（一千〇三十七）

問　曾閱十六卷第四號（總號一八四）婦女雜誌，見醫事衛生顧問內，有賞鴻興問狐臭（腋臭）病的起源及治療。所用的是那些藥，請詳細見示。雖答該病之起源，及治療方法，可用乾燥收斂性藥粉撒在腋下。但究竟乾燥收斂性藥粉係什麼藥？　檀良

答　狐臭所用的乾燥性藥粉，處方如下：可向各西藥店配用。

處方	滑石粉（Talcum）	一〇·〇
	氧化鋅（Zinci Oxidi）	二〇·〇
	硼酸（Acidi borici）	一〇·〇
	單寧酸（Acidi tannici）	一〇·〇

（一千〇三十八）

問　（一）兩下眼皮生有無數如面皮色之小粒，比針眼較大，已十餘年，不痛不癢，夏季天熱時，小粒較顯明，覺不雅觀，欲治無方，特請指教。　（二）身體瘠瘦，面無血色，但飲食尚好，不知如何調養方能增起血色，而不增加體胖？　（三）每逢月經來潮，腹覺疼痛，來潮時夾有血塊頗多，形如生肉，及將閉經時，覺下部氣墜，痛不能稍動，隔數分鐘即止，如此數次，不知是何病？　孫蘭英

答　（一）恐係該部皮膚的汗腺腫脹，或係粉刺。試每天用硫黃皂洗面。　（二）可用 Parke Davis 公司出品 Thyreoid gland 片劑。　（三）購服 Agomensine 錠片。於月經來潮之前十日連服至來潮爲止，每月照樣服一回。

（一千〇三十九）

問　（一）我每日吃這樣多食品過多了嗎？大約二磅飯，六兩麵，一磅菜。（二）我的肌肉很疏鬆，所以覺得非常肥胖，作起事來甚不便，請問如何可以使我能稍瘦些。（三）我的鼻涕很多，聽其自然，有無害處？怎樣可愈？（四）當我比現在瘦的時候，腦筋覺得很平靜，所以讀書較易記憶，現在就是念書也覺疲倦不堪，時時欲睡，請問與體肥有沒有關係？

徐　騫

答　（一）可稍減少些肉類，應當多吃些。（二）宜多運動，使肌肉發達，又可減少脂肪。藥品大多無效。（三）可用百分之二的硼酸水洗鼻道，再向藥房購些 Ephedrine Inhalant 吸入鼻道內，或用 mistol 點入。（四）照第二答施行之後，久之自能恢復。這與肥胖確有關係。

（一千〇四十）

問　（一）食吡補劑多種，對於常人，可作補品服否？（二）其藥性發熱否？（三）鮮牛奶，煉牛奶及代乳粉以何者為最佳？

汪學賢

答　（一）當然是補品。（二）或有引起大便祕結的，可多飲水及脂肪類食物，便能矯正。這種藥無所謂熱或涼的，因為這許多玄妙的話不合科學原理的。（三）鮮牛奶，只要能消毒而不攙水的，自得最佳。

（一千〇四十一）

問　（一）余年十七，生長很快，但甚瘦不肥胖，每事蹲下少頃立起，就覺頭昏目暗，而記憶性很壞，究竟是何病？應服何藥？（二）每次吃較有滋養品如（燕窩，白木耳，中藥和雞鴨）就要洩，是何病？應服何藥？（三）小便有白色沈澱，是何病？應服何藥？魚肝魚可以治愈否？

陳惠光

答　（一）恐係貧血，應服補血藥品，如 Arsenoferratose, Blutose, Deschiens's Hæmoglobine Syrup 等，休養也好。（二）只要多運動，常行溫水浴。（三）恐腎臟內有病，診察後可以決定。

（一千〇四十二）

問　（一）鄙人是女子，二十六歲，身體素弱，自從產生兩小孩後，體質益虛，夜間常常整夜不寐，即或入睡，而至十二點鐘或三四點鐘時必醒，無論如何，不能安眠，故日間頭昏眼花，精神委頓，痛苦不堪，不知何法可以醫治？安眠水能服否？（二）余體甚瘦，形寒，請問用何法使胖？除寒？（三）產後髮脫不止，何法可使原有之髮不脫？有何藥更生新髮？

江韻芬

答　（一）目下可暫時用安眠藥使你睡眠，或行電氣透熱療法，或臨睡前行溫水浴。一方面服些補血劑強壯劑，減少思慮，多行遊玩都好。（二）增加脂肪性食物，或常服魚肝油。（三）身體健全之後，自然能恢復新生。

（一千〇四十三）

問　（一）余今年二十一歲，五年前曾患劇烈肺疾，休養五年，今年覺精神稍稍復原，能看小說，並能出外行走。忽於前星期晚間一氣寫完近千餘字之論文，忽覺右肺部作響，又吐血十餘口（余從前係左肺部不好），醫生診視云係氣管中血，不知與肺部有無關係？（二）余因肺病靜臥三四年，今年始能行走，致成胃病，每日只能吃一餐飯，有時肋骨下常鼓作響，如此已年餘，不知何故？每日一餐飯需需助消化之藥方能消化（常服蘇打片）大便每日一次，並不祕結，不過有時患腹瀉，不知如何能令食量增加？

周　倩

答　（一）疑係肺內舊病復發，最好請醫師用X光線攝影，觀察肺內有無結核病竈。（二）現在只能暫服消化之藥，待身體全愈後，另想永久辦法。

（一千〇四十四）

問　（一）內人今年廿一歲，自前年五月間分娩後，迄今二年餘，內腹部常時作痛，係屬何病症？應用何藥可以治愈？（二）我的食性異常，自幼以來，凡關於魚、肉、雞、鴨等少許油葷食品，概不入口，於身體營養上有無妨礙？將來能否改變，祈示覆為荷！

張毓成

答　（一）恐分娩時受助產人的惡劣操作，致子宮位置發生變動不整之故，應請婦科專門西醫診斷後，整復之，可望治愈。（二）食性異常，如身體並不因此瘦削，不妨隨其自

然否則可服 Acidol-pepsin 以助消化。（此藥是德國拜耳藥廠出品，實處如無處可購，杭州各藥房一定有的。）

（一千〇四十五）

問　（一）我母親年已五十六歲了，不行經已有了數年，可是在今年春間，她赤着脚渡江，因受了冷水激刺，約過二小時，便血崩出了；隨後每天按期便漏一次，似乎婦女的行經一般。至九月尾又生了一個背瘡。不知血按期崩漏，是屬什麼病？可有什麼藥治否？什麼藥爲最宜服？　（二）我常想學催眠術，但不知什麼書籍可以示人施術的方法，能使被施術者成眠？再者什麼地方有函授催眠術社？究竟催眠術是不是能醫小病？能偵查別人的心理否？

趙梅芳

答　（一）恐子宮內患有癌腫。應速請婦科西醫診治，因爲這是危險的病症。除手術或鐳錠照射療法外，並無他藥可服。背瘡須自瞧後可決定，或許與癌腫有關。　（二）催眠術學會後除治療精神性疾病或心理作用之病外，毫無他用。但能否得到這樣程度，很是難說。所以不必去學。倘你於心理學沒有根底，尤難學催眠術。

（一千〇四十六）

問　鄙人於二十歲時卽吸煙，現年四十三歲。去臘遂實行戒絕。今年夏後，身體康漸，入冬以來，每晚咳嗽不止，痰水頗多。請問除烟而外，乞先生示我止咳之藥。醫士命服寬利西佛，有效否？身體有無重大關係？

朱玉成

答　「寬利西佛」可以服用。此外如 Cocillana Compound Syrup, Ephedra Syrup, 都可服用。久咳與身體自屬不利。

（一千〇四十七）

問　（一）鄙人現年二十四歲，患咳嗽已有年餘，尤於早晚更甚，稍有白痰，有藥可治嗎？　（二）我到冬天穿棉褲時，兩腿癢得異常。把棉褲脫掉，此癢無形消滅了。不診有害身體嗎？　（三）內人年二十六歲，二十歲時生一男，長近六歲，不幸夭殤。現沒有再生，這是何故？她行經的日子也準確，不過血色很淡，不多，是否貧血？

譚溪人

答　（一）須請西醫診治服藥。　（二）恐棉褲內面污穢刺戟皮膚而起癢，試把衣服常曬日光，並洗澡身體，自能不癢。　（三）恐是貧血，可服補血強壯劑，同時服一種丸劑叫 Hormotone 的日久可望再妊。

（一千〇四十八）

問　余去年十月生一女，小孩出世時左頸耳下之部卽有一物，狀如小雞蛋，摸之很軟，裏面則有一小囊。現該囊稍大且硬，但周圍仍很軟。該物時小時大。西醫說是水瘤，將來要割。中醫說是痰結，但服藥無效。不知究是什麼？有何藥可治？如無藥，割有無危險？

陳淑容

答　這種贅物，大概是皮下腺液瀦留。如既已生囊，殊難自然吸收，只能割出。割時並無危險。中醫之說，實是胡言。試問皮膚之下，如何會有痰流入而結成硬塊？服藥當然是欺人的方法了。

（一千〇四十九）

問　（一）我鼻中常有極濃之涕，其色黃，無臭，已數年之久。近左孔且帶血少許，是何病象？　（二）每早起時，口中常有多量之涎水，何故？有無治法？　（三）手足冰冷，是否體弱之徵？運動能否補救？

堅甚芬

答　（一）宜常用百分之二的硼酸水洗鼻道，或用 mistol 點入。　（二）可用百分之二的氯酸鉀水嗽口。　（三）運動自然可愈。

（一千〇五十）

問　（一）我自幼常患眼疾，不過八歲以後，就漸次減少了。最近每年或有一次，在前年（十八年）春夏之交，眼疾又發，但此次愈好之後，常有眼淚——多在每日下午，量尚不多，一日一二次。翌晨醒時，眼內生有許多眼眵（卽眼眵糊）。至現在還是如此，不知是否沙眼？宜服何藥？　（二）我鼻頗多鼻涕，不知是何原故？有何醫法？

孫蓮桂

答　（一）確是沙眼，可用百分之五的 Protargol 液點眼。如仍無效，只有請醫院眼科割去顆粒。　（二）用硼酸水洗鼻道。